

第四部 玉手

楔子 烛影椎风

高烛独照，烛影轻摇。室内一老一少，正端坐几之两方对弈，在子夜里一攻一守，一守一攻。

他们弈棋时很专注，白眉黑眉俱下沉又上扬；两人也在说着话，说话的声音很低。

只听得那老的一声唱叹：“无情，你的棋艺又有精进了。”

那少年静默一阵，然后道：“世叔若下杀着，半盏茶时分我必败北。”

那老人笑了笑，道：“无情，你才不过二十出头，但心思缜密，已逾四十之龄。不过，你自己倒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年少老成，痛苦自寻。”

那少年毕恭毕敬的道：“晚辈不是着意执迷，而是勘不破。”

那老者垂眉笑道：“你杀孽重，自然勘不破。”

忽然间，窗棂碎裂，木条震飞，三名黑衣精悍的汉子，同时掠了进来，分三个方向把这一老一少两人包围。

冷冷的月光洒进来，少年一抬眼，锐气暴射，又垂目道：“如何消弥杀孽，勘得破红尘？”

那老者连目也没抬，静静地道：“何须消弥杀劫？不必勘破红尘！”

那三名黑衣人掠了进来，杀气顿盛，本来稳稳的站在那里，但见二人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内，早已沉不住气，其中一名暴喝道：“你是诸葛先生？”

那老者叹了口气，拾起一粒白子，下了一着，道：“该杀的，还是要杀的。”

那少年白衣微微一动，薄如剑身的唇紧紧一抿道：“是！”

那发话的大汉忍无可忍，怒叱道：“我不管你是谁，枉死城中，可别怪我！”锵然出刀，刀风虎虎，直劈老者的后脑，这一刀劈出，攻七分守三分，遇危时有五记变招，不敌时可以前封而后退。这一出手，便知其人在江湖上必是成名刀客。

老者还是没有动。眼看刀就要劈中老者的后颈时，那白衣少年一剔眉毛，杀气大盛，袖一扬，白光一闪，这黑衣人惨叫一声，叫声未断，人已毙命。

白衣少年仿佛连动都没有动，仍端坐在几旁。

黑衣人横尸地上，咽喉多了一枝蓝光闪闪的精钢白骨追魂钉。

其余两名黑衣人大惊失色，互觑一眼，一人反手拔出九节蜈蚣鞭，一人倒抽出一口缅甸刀，一左一右，左击老者，右攻少年。

那少年冷冷地道：“对诸葛先生无礼者死！”

九节蜈蚣鞭已向诸葛先生迎头盖下，那少年一说完，忽然全身一震，又是白光一闪！

那使九节蜈蚣鞭对付的虽是诸葛先生，但眼见那少年一出手便毙了自己的伙伴，所以注意力乃集中在少年身上。

那少年一震，使九节蜈蚣鞭的大汉立时化攻为守，但意念甫生，白光已至，胸前一痛，垂目一望，一支钢镖已深深嵌入胸中。

这大汉惨叫道：“你……你是……你是无情？”

那少年仍在烛火摇晃中注视棋盘，诸葛先生回头叹道：“他一向杀手无情！”

大汉仰天而倒。另一名使缅甸刀的大汉，那一刀早已砍不下去了，左右一望，倒飞向窗逃去。

诸葛先生长叹道：“回来。”

他说“回”字的时候，人仍在几旁；说“来”的时候，人已在窗前，那使缅甸刀的大汉几乎撞上了他！

使缅甸刀的大汉惊惶失措，匆忙中一刀横劈，情急拼命，势不可当！

但这一刀使到半途，忽然断成三截，是给诸葛先生食中二指夹断的，一夹一断，一连夹了三次，刀断了三截，而这一刀才使到中途。

诸葛先生微笑道：“徐州快刀曹敬雄？”

这大汉情知逃也没用，长叹一声，弃刀恨声道：“你管我是谁，要杀要缚随你便！”

诸葛先生轻轻用手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回去告诉你们的魔姑，要诸葛的人头请她自己来取，叫人送死则是免了，否则老夫自会遣人找她。”

那曹敬雄眼睛骨溜溜地转，不知如何是好，诸葛先生道：“去吧！”伸手一推，曹敬雄的人立时飞跌出窗外，好一会才听见他爬起身来，再呆半晌才飞奔远去。

白衣少年无情静静聆听那曹敬雄落荒而逃的声音，好一会儿，忽然道：“我去追踪。”

诸葛先生微笑道：“曹敬雄显然直属于‘魔姑’的部下，‘魔姑’的‘四方巡使’不会让人跟踪他回去的。”

无情“哦”了一声，道：“那么，只怕曹敬雄很快便回来了。”

诸葛先生叹了一口气。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巨颚般的声音，急划过静夜，红影一惊而过窗前，诸葛先生蓦然一低头，一枚飞椎击空而打入墙内。墙碎裂，轰然巨响。

椎尾连有一根钢丝，钢丝一抽，飞椎倒飞窗外，红影已不见，砰地跌入一个人，黑夜又立时恢复了平静。

只听诸葛先生淡淡地一笑道：“来的是‘东方红衣巡使’‘幽魂索魄椎’臧其克。”

无情双手一按桌面，借势欲起，诸葛先生道：“不必追赶，这件事我迟早都要交给你办。”

无情望向跌落地上的那人，腹中被击中一椎，血肉模糊，死状奇惨，正是曹敬雄。

无情冷笑道：“这‘魔姑’对自己手下也恁地狠毒！”

诸葛先生道：“这‘魔姑’向来身份莫测。‘四大天魔’中，有谓‘姑、头、仙、神’。‘魔神’淳于洋虽雄霸天下，论武功却不如‘魔仙’雷小屈；‘魔仙’虽强，却强不过‘魔头’薛狐悲；而‘魔姑’据说比他们三人更强，而且，还会施展狐媚之术，使这三大高手，都服服帖帖，为她做事。而‘魔姑’是谁，只知道是年逾半百的女子外，就不得而知了……跟她交过手的人，无一能够活命，死状奇惨……”

无情道：“那她为何要杀世叔您？”

诸葛先生笑道：“我是京城里四大名捕的‘世叔’，她不杀我可要杀谁？”

无情道：“若她亲自来杀您，是自取灭亡。”

诸葛先生道：“非也，今晚来的刺客三名，是她声东击西之策，因为她目前正在‘武林四大名家’之‘北城’处干那伤天害理的事。”

无情剑眉一扬道：“什么事？”

诸葛先生道：“制造药人。”

诸葛先生道：“不错。这‘魔姑’不但武功诡异，而且是东海劫余门那一脉门人，擅于用毒，最可怕的是她可用毒物来迷失人之本性，使其失去意志，为她所奴役，忠心不二，活着还不如死去，只听命于‘魔姑’一人耳，是为药人。”

无情冷哂道：“她敢打‘北城’的主意！”

诸葛先生道：“她还打算集手下魔徒们攻陷‘北城’后，制造‘北城’的药人，再攻打‘四大世家’之‘东堡’、‘南寨’及‘西镇’，非赶尽杀绝不可。”

无情道：“她与‘武林四大世家’有何宿怨？”

诸葛先生道：“十年前此‘魔’已是为患天下，‘武林四大世家’的南寨主、西镇主、北城主合力围剿‘魔姑’，使其重伤，终被逃去。十年后的今日，‘魔姑’自然是非雪此仇不可了。十年前‘北城’老城主伤她最重，而今她第一个便是找老城主之子报仇。”

无情道：“北城新任城主周白宇，内外兼修，剑法奇精，虽年轻但亦绝不易惹啊！何况还有东堡、西镇、南寨的人，四家联手合击，只怕那‘魔姑’、‘魔头’、‘魔仙’、‘魔神，也讨不了好。”

诸葛先生道：“这四大魔王此番出道，扬言要四大魔王取代四大世家，自有一番周详策略。目下西镇、南寨两家人马，正在陕西一带遇上天大麻烦，自顾不暇，东堡堡主‘金刀无敌’黄天星亦已派出堡中高手赴援，而他自己将会亲赴北城营救。这四大魔王是算准四大世家各遇奇难，无法联合才出击北城的。”

无情道：“那么，‘魔姑’今晚来搏杀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以为她在京城，刻意迎御，而不往北城营救？”

诸葛先生道：“不错。她深知我们必会派人援救北城的。而且这四大天魔作患多端，专侍劫精壮男子以供她药人之用，这件案子，你我职责所在，也非管不可。……她今晚等于是告诉我们说，她的人，已潜伏在京城，而皇上这几天之内就要出巡，她可以随时命人对皇上不利，这样以牵制我出动之念，得随时留在紫禁城，保护皇上——”

无情冷笑道：“难道她忘了您座下的四大弟子吗？”

诸葛先生道：“她倒是不会忘记，可是目前冷血、追命、铁手皆已远赴陕西，卷入西镇、南寨的漩涡中，你虽是我座下最有名的高手，可是行动不便……”

无情道：“别人不知我，世叔定必知晓，我这一双腿虽已废了，可是追缉侦查，向未有负重任。”

诸葛先生道：“不错。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派你去这一趟。不过这一行十分凶险，你腿虽废但轻功佳，浸淫于暗器而疏于学武，这对敌人来说，以为你腿不便而不知你轻功如此之高，自是防不胜防。但你内力全无，这点也是人所皆知，所以你那一招最后的致人于命之法，尽可能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你的深谋远虑，冷血等亦不能与你相较，只是未能真个无情，又不能洒然忘情，难免身受其苦。”

无情垂首道：“多谢世叔教诲。既是时机紧逼，我这就出发。”

诸葛先生道：“你若从京道入川，必会在陕西一带，遇着东堡黄天星等

人。随他同行的，还有‘逢打必败’邝无极，‘飞仙’姬摇花，‘小天山燕’戚红菊等人……”

无情的眼睛不禁也有了笑意：“‘逢打必败’中无极？这人据说武功不弱，是东堡的护堡高手，勇气十分，胆色过人，忠心耿耿，只是打运不佳，每次都遇上武功比他更高的人，但对方也杀他不死，总是给他逃得性命。他武功越高，遇到的对手偏偏也是武功更高，所以打一次败一次，听说出道以来，已败过一百二十四次，难得的是他虽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而且也从从不找一些武功远不如他的人挑战。……后来也人人敬重他，打败了他之后，总是不忍杀他。白道中人敬他义勇，黑道中人敬他不怕死……可是素来重男轻女的‘大猛龙、金刀无敌’黄天星怎么会跟姬摇花、戚红菊等在一起呢？”

诸葛先生道：“姬摇花的两个同门师弟，据说给‘魔姑’等抓去当药人了；戚红菊的兄长‘千里一点痕，戚三功，也中了‘魔姑’的道儿，横尸雪地，戚红菊正要找‘魔姑’算帐！你知道姬摇花的那一张嘴，黄天星是鲁直君子，又怎说得过她！”

无情道：“我明天就出发，想必能在三天内于陕西道上会合黄老堡主等人。”

诸葛先生忽然脸色一沉道：“又来了，这家伙一直在监视我们。”话未说完，外面的寒夜风声，忽然响起一道尽盖过其他风声的巨飚，在东面响起，刹那间已至窗前，“飚”地一物自西窗飞打而入。

诸葛先生飞身而起，飞椎自足底擦过，轰然钉入墙内。

椎打入墙，索链抖直，诸葛先生足尖沾链，竟随链飞泻向窗外去。

那人一击不中，立时收椎，椎虽收，诸葛先生已至，那人蓦然见诸葛先生已在身前，大惊！

诸葛先生手一抓，那人弃椎急退，“嘶”地一声，诸葛先生在月色下，手上抓着一片红布，雪衣飘飘，而那红衣人已闪没在夜色中。

诸葛先生做然立了一会，一翻身“细胸穿巧云”，毫无声息的已落入房中。

房中无一人，烛光高照，墙上有几行墨迹未干的字：

魔姑手下，

二度截杀；

挫其锋锐，

先灭巡使！

诸葛先生在烛光中略有所思，微笑而喃喃道：“无情，你要西往北城，自然少不免一番恶斗，杀了‘幽魂索魄椎’，去一大敌，自是甚好。臧其克双椎成名，我已夺其一椎，尚有一椎也非等闲。你自小有哮喘症，久战不支，希望这次西战群魔，平安就好，否则又叫我心怎生得安？”

“幽魂索魄椎”臧其克出道二十五年，跟随‘魔姑’整整一十七年，手上杀戮无数，但在一招间被夺去成名双椎之一的，今晚尚是第一次。

他犹自心寒。因为他牢记得，诸葛先生随椎而出时，那一种英华，那一种神采，他是断不敢樱其锋锐的，若不是当机立断，撒椎得快，他就断断躲不过那一抓。

可是更令他心寒的是：以他“东方巡使”向以昼没夜行称著的轻功，而今竟给人牢牢地钉上了。而且来人轻功又高又怪，仿佛是一飞行的物体，急追半晌后又下沉，在地上一沾又飘在半空，浮沉起落直追而来。

臧其克是听见几乎半里外有轻轻按地声，不断响起，始不在意，但这声音竟渐渐近了，离自己不过百丈，难道是那在诸葛先生房中的无腿少年？

臧其克几乎不敢相信，那少年脸色那么苍白，人那么瘦，连腿也没生完全，竟能靠一双手之力，追上了自己？

臧其克心中一动：他听说诸葛先生座下四大高手，有一名就叫做“无情”，容貌与传说正吻合。

臧其克忽然停步，嘴边带了个恶毒的微笑，既然杀不了诸葛先生，先杀无情，也好向“魔姑”复命。

何况他最不喜欢被人跟踪的。

无情的身形忽然在夜色里、寒风中冻结。

因为他忽然已失去臧其克的踪迹——那尖锐的、急促的、狂飚般的风声，已不可闻。

无情略一犹疑，双手向地一拍，三起三落间，又飞行十数丈，然后二度僵住。

因为他发觉杀气侵衣、侵肤，简直要侵入骨子里去了。

“幽魂索魄椎”臧其克生平杀人无数，虽未出手，但似无情这等人，早已感觉得出杀气来。

无情停顿。只见这是一片旷野，他的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几棵树，月色自树时间，冷冷洒下来。

臧其克必定就在这些树其中一棵树上，待机欲动，且一击必杀！

可是无情不知道对手在哪一方向的树上？哪一棵树上，哪一枝桠上！

万一判断错误，他自知仅凭他的轻功，未必能躲得过那夺命的一椎！

但臧其克是“魔姑”手下四大巡使之一，若他连臧其克也制不住，更遑论要与“魔姑”决一胜负了。

无情唯有等待。等待那致命的一击来临前，先予截杀！

臧其克冷眼看着无情以双手一按一拍的迫了近来，他惊讶的是：居然有人废了双腿，轻功仍那未好！江湖中人知道无情年少多谋，暗器无双，而且善布制机关，他坐的轿子上，说如非一流高手，根本靠不近一丈内，就算他贴身的四僮，也武功奇精。

只是他从未听说过，无情的轻功也是这么好。

他暗暗为无情惋惜，因为他将要脱手的这一椎，就立即要了这少年的命！

他已经从无情的身法中看得出来，无情虽轻功不错，但内力不足，功力浅薄，断断接不下他这一椎的！

更何况他在暗处，敌方在明，只要椎先发，无情便躲不及！

无情毕竟不是武林泰斗诸葛先生！

臧其克暗蓄功力，准备在无情下一次跃起之前，一椎必杀。

他只有这一椎，另一椎已被诸葛先生一招夺去。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刹那，无情忽然停滞下来，全身每一寸每一分都是防卫。

这一停，就再也没动过；仿佛全身已融在月色中，再也化不开来一般。

难道，难道这少年已知道他隐身在此处不成？

臧其克暗中捏了把汗，他平生对手无故，竟从未有一人，会像无情给他的威胁这么大！

究竟他是猎人，还是无情才是猎人？

究竟谁是猎物？

无情没有抬头，但耳朵在听，十丈以内的一叶落声，他都可以听得见，偏偏听不见臧其克的喘息声。

而他自己的喘息却慢慢急速了，紧张对一个功力不深的来说，是最大的压力。

可是无情的外表很冷静，月色西垂，已过四更，无情知道不能枯候下去。他在明处，而敌手在暗处，除非他使敌手也在明处。

敌手当然不会自动地走出来，但只要他发出任何声响，无情便能确定他在哪里了。

无情忽然冷冷地道：“‘幽魂索魄椎’名动江湖，今晚我只见其幽魂本色，不见其索魄本事！”

旷野无声，连一片叶子也未曾落下。

无情冷冷道：“‘魔姑’座下的‘四大巡使’也不过如此，我看‘魔姑’也不过虚有其名罢了。”

树无声，冷月斜照。

无情继续道：“不过我看南方、西方、北方巡使，不致于像这位东方巡使那么畏首藏尾，只怕丢人现眼罢。”

依旧是一无声息。无情额上有微汗。

无情笑道：“臧其克，你既没有胆量，少爷我可要走了。”

乍然急风陡起！

急风来自东面三棵大树中央的一棵上，不起则已，一起破空划出，尖锐、急迅、势不可当，正是夺命飞椎！

无情本面向西南，风甫起，他的手已向东面急挥！

手一挥出，脸已向东，只见飞椎破空而来，他真的避不了。

可是他手挥出的同时，白光一闪！跟着惨呼响起，飞椎中途软落，离无情身前不过尺半。

“噗”地一人自树上跌下，一身红衣，但胸前更红，血红！

一尺长的利刃，薄而细，完全没入臧其克的胸口。

只有这么长的刀，才能即时击溃了臧其克的功力！

臧其克倒下，充满不信与绝望。他在地面上勉力抬目，只见白衣少年无情冷然的贴近他，把飞椎轻轻放在他身侧，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臧其克痛苦地望望胸前的刀，无情会意，拔出利刃，鲜血飞喷，只听臧其克嘶声道：“‘魔姑’会为我报仇的……”

无情淡淡的点了一点头；臧其克的嘶声在寒夜中断。无情仰望长空，他知道有更遥远更艰难的路要走。

第十六章 战魔神

陕西道上，烈日当空。一列行人，在小道上艰辛地走着，一共是十六匹快马。

首先的一匹马是一名虬髯大汉，手持一面大旗，大旗上绣有一条金龙，龙爪上抓着一柄大刀，刀上刻有“黄”字，正是东堡“撼天堡”堡主黄天星的旗帜。

这大旗之后有两个人，各据一匹高大神骏的马上，左边的人年已花甲，但神采凛然，白髯如戟，不怒而威；右边的人短小精悍，肌肤如铁，虬髯满脸，目不斜视，右手则持着一枝丈八长戟，看来怕有五十斤以上。

那年近花甲的老者背后，尚有一匹马紧随，马上一青僮，这青僮什么也没有，只在右手小心翼翼的捧着一大柄大刀，看来也不止七十斤重。

左边的这人正是“大猛龙、金刀无敌”黄天星，右边的是“东堡”副堡主“逢打必败”邝无极。

青僮背后有两个人，两位妇人，衣饰一红一黄，极是夺目。右边的妇人，身着淡黄劲衣，目光流盼，风情而不妖冶，举手投足间俱有三分娇美，五分慵懒，三分妩媚与一分英挺。左边的妇人，比右边的妇人还要年轻一些，约莫二十六岁，一身红衣劲装，剑眉紧蹙，薄唇紧抿，鬓上一朵披孝用的白花，有一种淡薄如冰霜的杀气。后面有四名红衣女子，背负长剑，紧随其后。

右边的妇人正是江湖上人称神出鬼没但美若天仙的“飞仙”姬摇花，左边的却是使武林中人又爱又畏的“小天山燕”戚红菊。

除先行的壮丁及青僮，与黄天星、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与四名女侍外，后面还有六名黄衣大汉，各配带不同的兵器，精壮勇悍，骑在马上，英武生风。正是东堡的六名护院高手：“过关刀”尤疾，“钱塘蛟龙”游敬堂，“暗器漫天”姚一江，“过山步”马六甲，“雷电锤”李开山，“碎碑手”鲁万乘。

这一行十六人，出现于西川道上之右栈道经大散关，再去褒城，绕剑门，出凤翔入留坝县，紫柏山上，便是北城“舞阳城”了。

东堡“撼天堡”与北城“舞阳城”，是三代世交，而今北城有难，东堡自是全力出动赶赴拯救。

宝鸡镇在望。“逢打必败”邝无极抹了把汗，骂道：“妈拉巴子，这种天气硬是要命，日寒夜冻的，护那圣僧三藏赴西天之行也不曾这样熬炼法！”

黄天星年纪虽老，但精力充沛，朗声笑道：“这种天气，还难不倒咱哥儿俩，记得咱们曾赴黑龙江混过，西藏盆谷熬过，还不是活生生的，把敌人的首级带了回来！”

后面的青僮忽然小声叫道：“老爷，老爷。”

黄天星兴致方高，好不耐烦地应道：“什么事？”

青僮悄声道：“您老人家当然不累，可是后面的六位姐儿们……她们可没老爷的功力呀！”

黄天星愕了一愕，才叹道：“真麻烦，真麻烦，跟娘儿们一道走，总是麻烦得紧！”

邝无极道：“不如到了宝鸡镇，就打发她们走。”

黄天星摇首道：“打发她们？二弟，不容易哪，这两个娘儿的嘴，可尖厉得很，一个说我不够江湖道义，一个说我瞧不起巾帼英雄，这，这个罪名，

我可担待不起！”

忽然一阵蹄声，只见姬摇花与戚红菊双双策马奔近，姬摇花笑道：“黄老英雄，怎么啦？大热天，你老嘀咕些什么？”

黄天星勉强地说道：“没什么，没什么。”

戚红菊冷冷地道：“我们不必休息，只要黄堡主主张赶路，我们就赶路，我们累不着别人的麻烦。”

邝无极笑逐颜开地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戚红菊冷冷地瞪他一眼，便与姬摇花落到后面去了。

邝无极满不是味道，向黄天星道：“大哥，这女人可不近人情得很。”

黄天星道：“老二，这戚红菊的兄长‘千里一点痕’戚三功在三个月前死于‘魔姑’之手，听说拿去制药人去了，七天前她的丈夫‘凌霄飞力手’巫赐雄也惨死于‘魔姑’手下，她与巫赐雄的感情虽坏透了，但毕竟他们是结发夫妻啊，心情坏是难免的——咱们少惹她。”

邝无极正想说话，忽然破空急啸，一物直射黄天星。

黄天星翻手按住，座下白骑长嘶倒退，黄天星却在鞍上纹风不动。

邝无极反手抄起丈八风戟，飞上小丘，怒叱一声，宛若焦雷：“滚出来！”

姬摇花与戚红菊皆双双策骑到了黄天星身侧，只见黄天星脸色凝重的招招手，邝无极立即下来，黄天星手上夹着一支箭，箭头摊着一张皱纸，纸上书有血字！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一入宝鸡

超生

具名“淳于”二字，旁边又有四道闪电的构图。姬摇花变色道：“是‘魔神’淳于洋！”

戚红菊冷冷地道：“还有他身边的四大护卫‘行雷闪电，四大恶神，！”

邝无极忍不住道：“两位若是害怕，现在折回去还来得及，我请言护院、鲁护院相送。”

戚红菊冷冷地盯住他，道：“邝副堡主，希望你以后莫要说这种话，否则，恕戚红菊要先与你较量一场！”

邝无极心中也有气，仰天长笑道：“我是为你好！好！如果要打架，我邝无极怕过谁来！”

黄天星沉声道：“大敌当前，两位还要自扰人心，是跟我黄天星过不去么！”

姬摇花柔声道：“‘魔神’虽是‘四大天魔’中武功较弱的的一个，但其力大能开碑碎石，其功深不可测，他手下四大恶神，也是不弱，现下黄老英雄有何打算？”

黄天星道：“打算？我们今晚就在宝鸡镇住下来，以逸待劳，结网捕鱼，反正迟早都有一战，不如先在此逐个击破！”

东堡饮誉江湖，名列武林四大名家之首，自然是名不虚传，江湖走惯。他们在镇中最大的一家客栈住下来，人未进店，已把店中前后左右的情势打量得一清二楚，人未入房，全店自掌柜到伙计及至房客，俱已有了个关照，行李尚未放好，各方的防卫布置已安排妥当；不管是饮食起居，都由东堡的人亲自监督。

这都只为了确定了一件事，就算有人想在茶里下毒，也要他立时血溅五步。

黄天星早已遣人发下银子，请店中客人另投他店，并发下银子以安店家之心，万一有什么事，他们也绝不会冒然出来，免造成混乱情况。

入夜，静无声，宝鸡镇的人都习惯早眠。

这“平安客栈”里却灯火通明。衙门的公差早都闻讯来过，但知道是东堡主黄天星已在此，便都没有他们插手的份了。

这小镇里的二三十名公差，只怕还拿不下东堡的一名护院高手，除非是请县衙门的捕快，但那最快也是三天后的事，何况黄天星饮誉江湖，镇长只望一切平安，切莫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就好。

黄天星、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四人同一桌上，桌上有酒有菜，但却吃的很少，黄天星与邝无极正在纵论江湖沧桑史，姬摇花与戚红菊却在细细的谈，轻轻的笑。

外面天色阴暗，风雨欲来。

邝无极打开窗子，只觉风寒且涉，酒意为之一醒，招一招手，屋脊上立时冒出一人，腰插长刀，正是“过关刀”尤疾。

邝无极道：“风声？”

尤疾道：“全无。”

邝无极点了点头，尤疾又隐没入黑暗中。

邝无极回过身来，关上了窗，只觉外头风更急了。

戚红菊冷冷地道：“只怕这厮不敢来了。”

姬摇花肯定而温柔地摇首道：“不可能；‘四大天魔’胆大包天，虽对我们有三分忌讳，却还不见得会怕了我们。”

外面“轰隆”一声，有雷闪过，灰暗的天光一闪而没，室内烛光急摇。

黄天星忙用宽厚的手掌遮着烛光，邝无极亦觉心头沉重，勉强笑道：“行雷闪电，正是个绝妙的杀人夜！”

黄天星没有笑，却沉重地道：“二弟，你再到外头看看，刚才那阵雷，我感觉到还有什么似的！”

邝无极应了一声，又打开窗，招了招手。

窗外漫空雨丝，暴雨临前，漆黑的屋脊上，什么动静也没有。

邝无极脸色一变，急声叫道：“尤护院！”

没有半声回应。邝无极立时窜了出去，也几乎立时看到，屋脊上有一具尸首，手上长刀已拔出，但胸前背后，身左身右，俱有一道大裂口，似在同时间受到四面雷殛，正是“过关刀”尤疾。

黄天星、姬摇花、戚红菊也立时到了屋脊上。

风急雨急，漫空都是风雨声疾。

黄天星扬声道：“有敌来犯，大家集合！”

声音滚滚地压过了风雨之声，传了开去。

而在同时，两件事几乎一齐发生。

“蓬”地一声，房里忽然火焰冒升，火光又青又蓝，冲天而起。

店内院子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兵器碰击之声，似有极尖细的兵器与极沉重的武器在交上了手。

紧接着两件事也同时发生，屋沿四面出现七个人，手持兵器，正是五名护院，以及持旗大汉与捧刀青僮。

随着房中火焰高涨，一人在烈焰中若隐若现的步出，身高八尺，全身犹着龙鳞，一目都是邪杀之气，桀桀狂笑，站在屋檐上，得意至极。

戚红菊侧耳一听，疾道：“梅、兰、菊、竹正与四大恶神拼斗！”立时如一飞燕，直冒过风雨，掠入后院里去。

黄天星人立于屋顶上，须发翻飞，瞳孔收缩，道：“‘四大天魔’：‘魔神’淳于洋？”

那怪人桀桀笑道：“不错，我既已现身，你们要退也来不及了。”

“钱塘蛟龙”游敬堂叱道：“我们来此，为的就是取你狗命，怎会退身！”

“雷电锤”李开山大喝道：“还我尤六弟命来。”人随声上，劈空双锤击出，锤声居然盖过风声，直压“魔神”淳于洋！

“雷电锤”直压淳于洋，可是谁也压不倒淳于洋！

李开山施展起“雷电锤”，确有开山雷电之势，可惜淳于洋本身就是雷电！

淳于洋长身而起，宛若一头怪鸟，手中多了一柄漆黑的丈八长矛，已迎上雷电锤！

“砰！”地一声，雷电锤与钢矛碰击，星花四溅，雷电锤上已多了一道缺口，长矛乘机直戟李开山的心口！

长矛来势又快又猛，李开山无从招架，又退避不及，眼看就要丧命，忽然有人抓住了长矛，这人的手就像鱼一般滑，却牢牢地扣住了长矛！

淳于洋冷笑，把长矛一抡，足足抡起丈八高！

“钱塘蛟龙”游敬堂虽然又滑又精，却是受不住这一抡，立时被抡了出去。

淳于洋大鹏展翅，长矛半空插戳游敬堂。

“钱塘蛟龙”游敬堂人在半空，无从着力，眼看就要丧命，一人扑空而来，一脚踢去，竟踢歪了钢矛的准头，正是“过山步”马六甲！

淳于洋的左手立时伸了出去。

这一伸手，竟比闪电还快，已扣住了马六甲的咽喉。

淳于洋马上要发刀，但他的手却给一人反搭扣住，这人力量奇巨，竟制住了他的运力，正是“碎碑手”鲁万乘！

淳于洋顿也不顿，连环脚扫出，鲁万乘全力抵挡淳于洋的左手奇劲，不料一足扫来，立时摔倒！

淳于洋的左手顺势压下，眼看就要击碎鲁万乘的天灵盖，忽然暗器四射，五枚透骨钉直向淳于洋五大要穴飞了过来，正是“暗器漫天”姚一江。

淳于洋只得易掌反拍，五枚透骨钉俱被击落！

淳于洋右手丈八长矛往下一扎！

中途有人长戴一格，暗夜中星花四溅，淳于洋只觉手中一震，长矛竟被格回，淳于洋自恃神力无敌，不料竟有人可以格住他的长矛，大喝一声，又一矛戳出！

对方也毫不示弱，一戟攻来，两人一矛一戟，硬接三招，碰击之声大作，二人寸步未退，而足下屋瓦，已抵受不住，“轰隆”一声，翻坍下去。

淳于洋目下面对的敌手正是“逢打必败”邝无极！

邝无极与淳于洋身于一沉落下屋去，那五名护院也跃了下去。

李开山、游敬堂、马六甲、鲁万乘、姚一江等五人，在江湖上也非无名之辈，但五人合击淳于洋，几乎均一招送命，不由得不心惊。

可是东堡的人，从来就不会因恐惧而临阵退缩的。

他们五人一跃下去，屋内的战局也有了分晓。

淳于洋与邝无极交手十一招，砂尘滚滚，风雨侵入，淳于洋与邝无极皆愈战愈勇，但邝无极虎口已震裂。

只要再打下去十一招，邝无极就要败上第一百二十五次了。

黄天星兀然站立于尘沙之中，沉声道：“刀来，让我一会‘魔神’！”

那青僮“嗯”了一声，送刀前来，黄天星拔刀而出，金光四射，耀芒刺目，黄天星龙吟啸道：“吃我一刀！”

“魔神”淳于洋也为其声势所震，回身以长矛一架，“砰”地一声，星光再溅，黄天星震出八步，沉马稳身，渊停岳峙；淳于洋半步未退，但长矛上已有了一道缺口，两人脸色俱为之一变。

淳于洋一上来以为可以以一敌众，不费吹灰之力而把诸人搏杀，不料竟杀不了那五名护院，却遇上邝无极斗了一阵，而今与黄天星拼这一招，便知对方确是一名好手，胜之十分不易。

可是淳于洋纵横江湖，没有什么人他会看在眼里，于是他长矛一拖，横扫黄天星！

黄天星刀光一展，反扑了过去。

姬摇花在一旁向那五名护院道：“我们要遇的敌手还多，不宜耗损人力，而且对付这种狂魔，不必顾到什么江湖道义，待会儿黄老堡主稍有不支，咱们一道上去，毙了淳于洋！”

那五名护院本来就对姬摇花的印象极好，又吃过淳于洋的亏，忙唯唯诺诺点头称是。邝无极道：“戚女侠到什么地方去了！”

姬摇花道：“她大概是去助那四名婢女，力战‘四大恶神’吧？希望平安就好。”

任谁与“魔神”手下的“四大恶神”交手，都很难平安无事的，而且不可能平安无事。

戚红菊身段如燕，身轻如燕，身快如燕，可是冲到后院时，情形已十万火急。

“四大恶神”身着紧身黑色水靠，手持雷电闪，梅剑、竹剑在苦苦支撑，兰剑、菊剑皆已负伤。

戚红菊娇叱一声，手一扬，射出七枚飞燕镖，长剑一震，急刺一名恶神。

“行雷闪电”四人互觑一眼，一名恶神以雷电闪炸开飞燕镖，反迎了上来，另一名回身一架，架住了戚红菊的剑势。

就在这一架的同时，戚红菊手中的一剑，忽然变成了两剑，剑头分叉，宛若燕尾，这名恶神大惊，但已闪避不及，剑刺入腹。

这恶神惨叫一声，怒叱道：“你这婆娘——”

戚红菊左手已掷出三枚飞燕镖，全打入他的口中，这恶神的声音立时中断。

戚红菊正要拔剑，但那名反迎上的恶神已到，雷电闪“轰隆”一声，劈了过来。

戚红菊当机立断，立时弃剑，“燕子三抄水”，避过一击！

这边的兰剑与菊剑，也已负伤加上战团，与梅剑、竹剑，合战两大恶神。

这边的戚红菊虽杀去一名大敌，但手下也没了剑，仗着轻功与飞燕镖，与一名恶神周旋。

淳于洋、黄天星已打到三十四回合，两人愈战愈酣，黄天星金刀纵横，旋刀飞砍，势不可当，当真犹如龙游于天；可是淳于洋宛若神魔，狂飚迭起，力大无穷，黄天星也战之不下。

淳于洋没料到这群人中有一个黄天星武功竟如此之高，他久战不下，见“四大恶神”又声息全无，心中不免浮躁，大喝一声，只见长矛一荡接一荡，如巨大的漩涡，四面八方地把黄天星包围！

黄天星犹如猛龙出洞，不顾一切，持刀往漩涡中心猛劈，全力砍刺。

“砰！”两件重兵器又撞在一起，两条人影陡分，各退八步，身子摇晃不已。

就在此同时，姬摇花娇呼一声，道：“上！”

七八件暗器，同时打向淳于洋。淳于洋一声暴喝，暗器打在身上，皆反弹了回去，姚一江忙个不迭。

可是在这刹那间，鲁万乘的“碎碑手”，已拊制在“魔神”淳于洋双手，“过山步”马六甲挟制住淳于洋的双腿，淳于洋运力猛挣，但游敬堂却似鱼一般地控制着他的穴道，李开山却一锤劈了下来。

淳于洋大怒，却挣扎不开，李开山的“雷电锤”正敲在淳于洋的额上。

雷电锤震飞，淳于洋头破血流，同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吼！

这一声大吼，远甚于巨雷之鸣，众人被震得金星乱冒。

淳于洋一抡一转，把游敬堂、马六甲、鲁万乘都摔了出去，左手一拳打出，击碎了李开山的头！

可是在这一瞬间，邝无极已冲入，丈二长戟，全刺入淳于洋腹中，自腰脊穿了出去。

淳于洋惨叫，右手力握长戟，邝无极拔之不出，淳于洋右手长矛已到，眼看邝无极亦不能倖免时，忽然一条丝缎已卷住了长矛，长矛锋头刺歪，邝无极趁机弃戟就地一滚，跃出丈外。

飞絮救人是姬摇花，这时天上一个雷电，映照着满身浴血的淳于洋，淳于洋双眼望着姬摇花，目眦尽裂，嘶声叫道：“你——”

这时那青僮与持旗壮汉亦已扑上，青僮手中短剑，壮汉掌中巨斧，皆打入淳于洋背上，淳于洋摇晃了一阵，终于倒在泥尘中。

天空又一阵行雷闪电，黄天星呼息急促，走了近来，看清淳于洋已死，叹道：“这‘魔神’果然厉害——我们去看戚女侠去！”

那名恶神穷追戚红菊，开始仗着巨力，十分威猛，但慢慢轻功不敌戚红菊，被逗得累了，又得刻意防范戚红菊的飞镖，渐觉力不从心。

四婢力战二恶，仍险象环生，但比起适才以一战一，已不知轻松了多少倍！

正在这时，淳于洋的第一声惨叫传来，三恶脸色倏然一变，戚红菊一俯身，剑已拔在手，一连十八剑，把这名恶神逼得手忙脚乱，忽然一转身，剑已刺入另一名力战四婢的恶神的背脊！

这名恶神惨叫一声，负痛返身，竹剑长剑一卷，已砍下他的头颅。

剩下的两名恶神相顾失色，这时又传来淳于洋的第二声惨叫，两人更是慌乱，戚红菊以分叉剑拊住了雷电闪，那恶神见夺不过来，撒手就逃。

这恶神一掠而上屋顶，戚红菊的三枚飞燕镖齐齐钉入他的背脊，这恶神晃了几晃，终于滚了下来。

这边剩下的一名恶神吓得魂飞魄散，雷电闪几招狠着，逼退四婢，趁戚

红菊未回过身来，已掠上屋檐，正欲落荒而逃，忽然屋顶上出现一人。

一个目光炯炯有神，眉须皆白的金刀老人。

“看刀！”

暗夜中刀光一闪，这恶神正在心慌意乱，刚脱四婢之围而出，又惧戚红菊之飞镖，黄天星这一刀横研，忙用雷电闪一挡，“啷！”一声，雷电闪竟被一刀斫断，这恶神也被斩为两段！

这时倾盆大雨而下。院中摆着六具尸首，血水被冲流成殷红一片。

邝无极看看尸首，沉声道：“这一役我们牺牲了尤护院与李护院二人，但却杀了‘魔神’淳于洋及‘四大恶神’，我们这一场恶战算是惨胜了！”

黄天星沉重地道：“这‘四大天魔’确是名不虚传，若他们一齐来犯，我们就算是再多三倍的人，也未必抵挡得住。”

戚红菊冷冷地道：“他们一上来就落了单，给我们放倒了第一批，这是他们失算了，因为他们要围攻北城，便决不可能全部出动来对付我们，只要这三大天魔是分头行事，我们就能逐个击破！”

姬摇花柔声道：“据悉这‘四大天魔’，‘姑、头、仙、神’中以‘魔神’武功最弱，其他的武功，一个比一个高，我们还是小心的好。”

雨水连绵，但仍冲不去各人心头，上的隐忧。

大晴天，依然是烈日当空。

黄天星这一行人，已出了宝鸡，沿右栈道乃经大散关入川，右栈道是三国时魏蜀必争之地，大散关以险著称，魏蜀三国曾在此地争战数十年，人民涂炭。关内奇岩异石，峻险莫及，杜工部逃避兵难时曾有：“铁马秋风大散关”之句，大散关距和尚原很近，又曾是秦蜀咽喉之地，山势迂回而险阻。

黄天星是数十年的老江湖，行到此处，已打起十二分精神戒备，两旁险壁夹道，黄天星心内忧忡，行了差不多半天，邝无极上前悄声道：“大哥，在这一带行走，不宜过分疲惫，不如找个安全处，歇息一会再说。”

黄天星点了点头，率诸人找了个阴凉处歇脚，持旗壮汉在分配干粮，其他的护院都在扇凉驱热，姬摇花与戚红菊低声说话，青僮悄悄到一处岩石后小解。

壮汉分好了粮食，却见青僮还没有回来，叫了几声，没有回应，笑骂着走过去道：“小兔崽子，别人吃东西你却拉屎，德性——啊”这时壮汉已走到岩石后，忽话语中断，变成一声惊呼！

声呼响起的同时，黄天星、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四人已到了岩石后，同时看见，岩石后倒着那青僮，裤裆掀开，嘴巴张开，似要叫喊，但咽喉已给人即时捏碎！

敌人竟然这么狠，连一个小孩也不放过！

更可怕的是，敌人竟已潜身到了如许之近，杀人之后安然离开，众人竟然毫无所觉。

这青僮武功虽不如护院高，可是也不是泛泛之辈，武功曾得黄天星的亲自指点，现在却了无声息地、一点反抗力也没有的遭到了毒手。

姬摇花仔细观察青僮碎裂的喉骨，半晌才道：“是‘魔仙’雷小屈下的手，这是他仗以成名的‘大还神仙手’，江湖人背地里叫‘阎王鬼爪’。”

黄天星怒道：“他既已来了，何不现身，咱们来一决雄雌！”

姬摇花沉着地道：“这雷小屈武功很高，又足智多谋，他手下‘索命仙童’四人，武功亦在‘四恶神’之上，黄老英雄千万要小心。”

话说至此，忽闻一阵“叮铃儿铃铃，叮葛儿铃儿铃……”的响声，一人从栈道上洒步行来，头戴白帽，身态颀长，下颏三路长须，剑眉星目，一身白衣黑裤，十分道骨仙风，手里还抓住面竹竿，竹竿上有白布，白布上书着：

一笑人间事

非我莫神仙

看来是个走江湖的郎中！

邝无极舒了一口气，不耐烦的走了开去；这仙风道骨的郎中却似十分好奇，一面行走，一面浏览众人，忽然住足向邝无极叹道：“啫啫啫，啫啫啫，先生相貌堂堂，定必贵人，背厚腹圆，福寿多孙，啫啫啫，只是——”

邝无极才没那末好气，皱眉道：“去去去，我不着相——”正待绕过去，忽听这郎中道：“只是，印堂发黑，眉心显赤，天黑之前，必见血光——”邝无极一反身，脸对这郎中，这郎中眯着眼睛笑道：“大爷，在下莫神仙，走遍三江四海，灵过神仙，大爷要不要看个相，只要一吊钱……”

邝无极望了望黄天星，黄天星缓缓点了点头，那四名护院与壮汉也围了上来，郎中笑嘻嘻地道：“慢慢来，谁都不急，谁都有得看……”伸手向邝无极脸上比了比，笑道：“大爷额头高而明，不惧邪魔——”又摇向邝无极下颊点了点，脸色一沉，叹道：“可惜后天未能留福，杀气太重，让我看看人和如何……”

一面伸手在邝无极双颊指指点点，就在同时，邝无极忽然望见郎中满是笑意的脸上，眯着的眼睛精明机灵，却一点笑意也没有。

邝无极心中一凛，向后一缩！

同时，这郎中的手已“飏”地戳了过来，竟比飞矢还快！

邝无极避得虽快，郎中的手却更快，已捏住了他的咽喉。

邝无极咽喉一被捏，犹如被钢箍夹住，全身无力，拼死运功挣扎！

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这郎中右手的白旗，连竹带帛，竟全刺入“过山步”马六甲的腹中去！

鲁万乘、游敬堂、姚一江纷纷大惊，正欲拔出武器，但这郎中已快得像一头豹，双足连环踢出，鲁万乘、游敬堂俱被踢飞，姚一江善于暗器，但副堡主被制，唯恐误伤，苦不敢发！

几乎在同一刹那，这郎中腰间的金铃亦突飞，击中那举斧欲劈的壮汉天灵盖上，那汉子惨叫一声，撞出七八步，摔下万丈深崖去！

只听“虎”地一声，黄天星的金刀，在烈日下卷起千堆芒，直向郎中的手腕砍劈！

郎中大笑道：“好！”

手一缩，同时如飞雁掠起，避过戚红菊背后一记分叉剑，左穿右插，避过梅、兰、菊、竹四剑，一伏身，躲开姬摇花的飞絮，三起三落，闪过三枚飞燕镖，衣袖一挥，卷开姚一江的钢镖，犹如飞矢一般地逸出三丈开外！

这等艰难而险死还生的轻功，在这郎中施展开来，真个飘然若仙，鲁万乘、游敬堂脱口齐声叫道：“‘魔仙’！”

只听郎中在远远大笑道：“在下雷小屈！”

黄天星扶着邝无极，脸色如铁，喝道：“追！”

邝无极到现在仍觉呼吸困难，因他咽喉上多了五个黑印，只要黄天星的刀再迟落片刻，他颈上的瘀血就要变成狂喷的鲜血。

若不是在雷小屈的爪下逃生，谁也感觉不出死神离自己有多近，近得像

就贴在颈上，以代自己呼吸！

邝无极脚步踉跄，但仍急起直追，步程仍不落游敬堂等人之后，而今已败了第一百二十六次，但还未听说他怕过谁来。

前面的黄天星、姬摇花、戚红菊几乎三人一道，戚红菊似一只翩翩而翔的燕子，姬摇花却似随风飞飘，脚程绝不亚于戚红菊。

黄天星的轻功不如姬摇花与戚红菊，但尤其在比衬之下，黄天星深厚的内力，就更是难得；黄天星是提着一口真气飞行的，时间愈久，步程愈快。

可是“魔仙”雷小屈仍一直在前面，飘飘欲仙，不时还发出轻松已极的笑声。

这些人，就在右栈道上追行，在两壁的巨石奇岩下狠命追踪，不觉已从大散关追到剑门关。剑门关夙有“天险”之誉。李白诗云：“剑门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三国时代，交通险阻，蜀魏之争数十年，战痕处处。左边是削壁数十丈，右边是千丈悬崖，栈道羊肠，十分凶险。

姬摇花心中一动，向黄天星悄声说道：“此人轻功高绝，不战而逃，只怕其中有诈！”

黄天星猛稳住身形，只见雷小屈的白影已穿过剑门关，黄天星审顾形势，不禁一惊，猛吸一口气喝道：“穷寇莫追！”

众人刚刚停下，“魔仙”已从疾飞中陡停，反身拦于剑门隘口，潇洒俐落，
蓦然仰天长笑。

第十七章 杀魔仙

“魔仙”长笑甫起，左边山壁隐有雷动之声，黄天星脸色突变，这时邝无极诸人正弯过山峡，黄天星春雷暴喝：“快退！”只见沙尘滚滚，巨石翻下，退已无及，邝无极等向前急冲，七八块巨石，尽皆打在来路的栈道上，把退路封死。

黄天星仰首一望，只见壁上隐然有四道人影，正用力将大石推落；这些巨石本就悬布在山崖边上，若稍一用力，即可向下坠落。这些巨石，起码在三百斤以上，无论功力多高，一撞之下，必成肉酱，栈道路窄，闪避不易，且每落下一石，栈道上的路又毁却几分，万一闪得不好，就要往右边深崖落下去。

黄天星一见情势，情知唯一去路便是剑门关隘道，大喝道：“冲！”

金刀撩起一阵夺目金光，直冲剑门。

“魔仙”雷小屈含笑屹立于剑门上倏然出手！

黄天星欲过剑门隘口，但栈道上泥土十分松陷，稍一错步便是悬崖，要冲过剑门，必须从雷小屈顶上飞过。

“魔仙”就在此时出手！

黄天星金刀下砍，雷小屈一伏，已到了黄天星腹下。

黄天星人在半空，功力大打折扣，全身空门大开！

雷小屈五指如钢，直插黄天星心口！

黄天星猛一吸气，硬生生上升半尺。

雷小屈一探手，仍抓中黄天星腰带，运力一抡，把黄天星摔向右边山崖去！

黄天星虎吼一声，施展“千斤坠”往下沉，无奈已冲出山沿，往崖下沉去！

邝无极手中丈二长戟及时一拦，托住黄天星，黄天星左手一抓，整个人就挂在长戟上，邝无极抽回长戟，黄天星安然落地，但已惊出所有人一身冷汗。

雷小屈也不追施杀手，只微笑守在剑门隘口，他一招便差点要了黄天星的命，别的人再也不敢作冒死冲隘口的尝试；何况这隘口只能一人当道，要冲过去也只能一个人冲，谁也不认为在这情势极端不利的情势下能冲得过雷小屈的十指。

只听“轰隆轰隆”，又有巨石滚下，雷小屈笑道：“这是我的‘索命四仙童’之礼物，你们收下吧！”

戚红菊娇叱道：“雷小屈，你有种的就过来一决胜负，用此等卑污手法暗算人，算什么英雄！”

雷小屈仰天长笑道：“只要能胜，便是英雄，管他什么手法。”

巨石已击下，雷小屈人在隘口下，仗着天险，隘口上有奇岩挡着，反而无事，黄天星等人在栈道上，左闪右避，十分凶险！

一轮落石过去后，栈道上已落石横堆，简直寸步难移，姬摇花及邝无极、竹剑、兰剑四人，被巨石隔开丈余远。黄天星、戚红菊及菊剑、梅剑和三名护院，尚在隘口上与雷小屈对峙着。

雷小屈大笑，道：“孩儿们，再来一次！”

一阵雷动，又有巨石翻下，众人又手忙脚乱的闪躲，四婢身形纤细，较

有闪躲的机会，“碎碑手”鲁万乘身形魁巨，闪动不灵，终于挨了一记巨石，喷血而倒，又有一颗巨石打下，把他压在下面，立时身亡。

戚红菊趁巨石落下，烟腾尘翻之际，陡打出三枚飞燕镖，直闯入剑门隘口。

同时间游敬堂也闪身掠去，他宁愿与雷小屈一拼，也不愿像鲁万乘一样枉死在岩石下！

戚红菊三镖一出，雷小屈便已避过，戚红菊冲出隘口，雷小屈已在她面前。

戚红菊一剑刺出，雷小屈一反手已抓住她的剑。

戚红菊心中一凛，情知冲不过去，当机立断，毅然撒剑，倒飞出隘口。

只听雷小屈笑道：“好！聪明！”

接着下来一声惨叫，“钱塘蛟龙”游敬堂的身子“呼”地飞出了悬崖，心胸口上插着戚红菊适才撒手的分叉剑，落下深谷里去。

一阵死寂。这一轮滚石又告一段落。

雷小屈仍守在隘口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黄天星眼睛也红了，向戚红菊道：“待会儿我去拼了，挡他一阵，你们趁机冲过去，不要管我，你们非其所敌。”

戚红菊冷然道：“你若拼了，我们得脱，那还有价值；万一你白白牺牲，这里的人，更加逃不出去！”

雷小屈大笑道：“孩子们，再来第三趟硬馍馍！”

巨石又“轰轰”推下，众人左闪右避，菊剑本已为“四大恶神”所伤，所以避得十分吃力，不知不觉已贴近隘口，猛然省觉，便已迟了，雷小屈出手已如迅雷，已抓碎了她的咽喉。

又一阵死寂，只有栈道上石灰簌簌脱落。

栈道上已几无立锥之地，只要再多一轮落石，黄天星诸人就非丧生于剑门关上不可了。

黄天星沉声向姚一江道：“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一拼，好过坐以待毙，待一会儿你发射暗器，我冲过去，威女侠也请全力施为！”

姚一江道：“是。”

戚红菊叹道：“好吧。”

就在这时，崖壁上忽然有异动。

黄天星抬目望去，只见崖上的四个人都停了手，却又出现四个青衣人，远远看去，好像只是四个童子，肩上抬着一顶轿子，轿子里有谁，可不分晓。

只见那身着紫衣的“索命仙童”围了上去，仿佛还说了几句话，然后四名紫衣人中的一名，忽然软倒了下去。

随后另一名紫衣人，长身而起，在烈日下高处，轻巧地一波三折，眼看就要冲入轿里，蓦然身子在半空一挺，直摔下崖来，经过栈道，惨呼落下深谷里去！这一瞬间仍可见到这“仙童”胸前插有三支蓝殷殷的羽箭！

没有人知道崖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轿子里的是谁，但轿子里要是有人话，那么一出手间便放倒了两名“索命仙童”，足以令人耸然动容。

雷小屈的脸色也变了，扬声呼道：“孩儿们下来。”

既然一个人有两只手仍打不过人，断断不会在被砍了一只手后反而能打败对方的。与其让剩下的两童与轿中人拼命，不如保留精锐，再待机反击！

黄天星等也不急着闯过剑门，只要崖上巨石不再落下，雷小屈充其量只不过能困住他们而已。姬摇花、邝无极等已乘机越过乱石，与戚红菊等会集在一起。

剩下的两名“仙童”，一听“魔仙”召唤，匆忙走下来，峭壁虽险，但凭他们的功力，走下来还是不难的。

那四名青衣童子也抬起轿子，缓缓的自崖壁步下。一个人要从峭壁下来，已是万分不易，这四名童子背了顶轿子，却走得四平八稳，如履平地；黄天星等不禁大为惊叹，轿子里的究竟是谁，这一场崖顶之战，在远距离的山腰望去，不过是举手投足，宛若舞蹈般的刹那工夫，但其实是经过了一场颇为惊险的恶斗。

“索命四仙童”其实不是童子，只是四个兄弟，身体发育自十岁就停顿下来了，所以，身形十分矮小，可是心肠非常恶毒。

在他们手上所染的鲜血，也不知凡几了，而今雷小屈命他们在崖上推石下山，他们就像拿着冒着火头的香，一下一下去烙死几只小蚂蚁一般，既残忍，又奋亢。

他们正准备第四次推石下山的时候，忽然听见有异声，在他们转过身来的同时，有一个冷而有力的声音响起：“索命四童？”

“索命四童”立时围了上去，他们因像貌似小童，所以最恨幼童，尤其是漂亮的童子，他们恨不得烹之吞之，事实上，他们手下亡魂中，以天真幼童为最多。

这四名紫衣“童”围了过去，那四名青衣童身上各配一柄长短形状不同但都很精致的剑，却毫不惊慌。

一名紫衣“童”不禁问道：“轿里的是什么东西，还不爬出来就死！”

四名青衣童子中的一名忽然道：“我家公子，行动不便，就凭你，尚用不着他出驾。”

紫衣“童”怒极大笑：“好个牙尖嘴利，你家什么公子行动不便，莫不是断了腿的窝囊废不成！”

他一说完这句话，轿里便微光一闪，他只觉眉心一麻，眼前一黑，立时就倒了下去。旁边的三“童”皆看见轿里闪电般飞出一物，那紫衣“童”立时“咕咚”一声倒下，眉心插了一根半寸长的银针！

这紫衣“童”一倒下，那三名紫衣“童”脸色齐变，其中一人拔身而起。

这人是四“童”中武功最高，也最精明能干的一员，他长身而起，使的是“草上平波”的轻功，忽然轻轻巧巧的一转，已跃上半空，正是“鱼跃龙门”！

这人半空一翻，“飞鸟投林”，侧攻木轿，这人在半空一连三折，看来平常，但这三下转换，身法诡异已极，先行欺到侧处，轿中人武功再高，也无法透过木板发射暗器。

而他掌中长枪，却可以穿过木板，使轿中人立时丧命，就算对方猝然发难，他至少还有三种身法可变。

他盯着轿里的人影，一枪刺了过去。

轿里的人没有动。

但在突然之间，这紫衣“童”但觉胸前一麻，全身一震，便往山下翻落。他至死也不知道是怎么着了道儿的。

只有那两名在一旁戒备的紫衣“童”看见，轿顶四角中靠那紫衣“童”

攻击位置之角，“崩”地一声，闪电射出三枚蓝羽箭，全钉入紫衣“童”的胸口上。

紫衣童就立时栽倒下去。

剩下的二名紫衣童，惊吓得呆住了。出道以来，一上来就折了两名兄弟的事，他们就连做梦也没有想过。

他们就是敢动手，一时也不知如何动手是好。

这时雷小屈的话语正从山腰传来，他们巴不得有这道命令，如飞地往下走去。

那两名紫衣童气急败坏地走了下来，在雷小屈耳侧说了一阵话，雷小屈一脸阴深，忽然拔身而起，自峭壁反登了上去。

只有在峭壁之上下手，才是最好的时机。

黄天星立时洞悉雷小屈的意图，虎步奔上峭壁。

只是雷小屈的轻功更快，眼看就要截住轿子时，忽然一条丝缎，反缠在雷小屈足踝上。

姬摇花全力一抽，雷小屈坐马稳腰，砂石飞落，居然拉不动他。

但就是这么一阻，黄天星已到，金刀一招“霸王过江”，拦腰斩去！

黄天星对“魔仙”雷小屈，可说是已恨到了极点，因为刚才就在他手上吃了一个大亏，而且鲁万乘、游敬堂、马六甲、壮汉、青僮全死于雷小屈手下，怎叫他不悲怒若狂！

他一刀算准雷小屈因足上被丝带所缠，决避不开去，唯有硬接，他就是要和雷小屈硬拼。

黄天星的武功与“魔仙”可谓是伯仲之间，但“魔仙”雷小屈的武功比淳于洋高。可是雷小屈的武功再高，也不敢与“大猛龙”黄天星的金刀硬拼。

雷小屈既不能上纵，又不能硬接，只好悠然下沉。

这一沉，刀自头上划过，而雷小屈十指如钩，抓向姬摇花！

姬摇花一闪身，自腰间抽出一柄金光闪闪的短剑，反刺了过去。

雷小屈忽然飞起，那一剑刺不中“魔仙”，反而割断了他腿上的丝缎。

雷小屈身形一起，红影一闪，戚红菊已一剑刺来。

雷小屈一侧身，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攻出一爪。

两人交错而过，雷小屈胸前衣襟被割裂一道剑缝，戚红菊鬓发凌乱，雷小屈的爪再低半分，她就要头破血流了。

两人身影始交错而过，戚红菊两枚飞燕镖已追魂般射出；戚红菊的爱婢菊剑就是死在“魔仙”手上，戚红菊现下挺着的就是菊剑的剑，矢志报仇。

雷小屈冷哼一声，身形倒飞而起，两镖均接在手。

背后，风声大起，雷小屈疾退的身形，突然间作绝大的转变，反成了闪电般往前直冲！

他背后是一片刀影，黄天星夹金刀开山之势，连环猛劈。

黄天星一共劈了一十八刀，稍稍一歇，雷小屈猛地转身，左手抓住黄天星的右肩！

黄天星右肩被制，手中刀再也劈不下去，但他的左手同时压在雷小屈的右肩上。

雷小屈五指深深嵌入黄天星的肩肉里，可是黄天星的手一搭在雷小屈的右肩上，便是一阵骨头的声响，雷小屈的身子竟沉下地面半尺之深！

黄天星涨得满脸通红，雷小屈脸色发白。

而在这时，姬摇花与戚红菊已双双扑上。

雷小屈临危不乱，衣袖一扬，两枚飞燕镖反射而出。

戚红菊左右一折，雷小屈忽然松左手，反抓黄天星咽喉！

这一下若被抓中，黄天星必然当场身死，黄天星虽豪气万千，也不敢轻试，只得松手身退。

黄天星一退，雷小屈鹞子翻身，立时身退：“扯呼！”

“扯呼”就是“撤走”的意思。雷小屈以一敌黄天星、姬摇花、戚红菊三大高手，虽可立于不败之境，但他绝未忘记，还有“逢打必败”邝无极以及那四名青衣童子与轿中人。

雷小屈长身而起，“暗器漫天”姚一江至少打出十七八件暗器。

雷小屈人在半空，衣袖纷飞，所有的暗器都被轻轻松松接了过去，在半空三个翻身，眼看就要翻过剑门，猛见剑门关上，停着一顶轿子。

这顶轿子好像一直在等他。

雷小屈的人立即往下沉，心也往下沉，他不希望适才他对付黄天星等人的手法会实现在他身上。

可是，他身子往下沉，手里一阵扬动，把刚接过来姚一江的暗器，全打向轿子里去！

这一下，无论如何也可以把轿子里的人逼出来。

雷小屈所发的暗器，虽然乍看是一齐发出，其实是有先有后，敌人躲过第一轮，躲不过第二轮，乃百无一失。

开始是一颗青莲子，接着是两枚三角锥，接下来是四根月牙钩，跟着是八支透骨针，眼看就要打入轿子里去时，忽然轿中人一动，射出一颗铁弹。

这一颗铁弹，不偏不倚，正撞在青莲子上，“波”的一声，铁弹去势不止，青莲子却被撞得倒飞，反撞在两枚三角锥上。

铁弹青莲子力未尽，倒射，两枚三角锥却撞得倒飞出去，四物撞在后面两根月牙钩上，再倒撞在八支透骨针上，然后十六件暗器，才一起落了下来，一时“叮叮”，响了好一阵子。

以暗器成名的“暗器漫天”姚一江，早被雷小屈发射暗器的手法震慑住了，没料到轿中人以一颗铁弹，连破十五件暗器，更把他惊傻了。

雷小屈没有作声，山风吹来，衣襟俱动，脸色铁青，目光收缩，盯着轿内。

轿内没有动静。雷小屈好一会，才沉声道：“无情？”

轿子的垂帘慢慢掀开。

天下能以一件暗器打落十五件暗器的人，绝不超过十个。

而能以一件暗器打落雷小屈十五件暗器的人，绝不多过五个。

无情恰巧便是其中一个。

轿子的垂帘慢慢掀开，可是雷小屈并没有等他掀开，他双手如钢，似箭一般标了出去，这一招已运用了全力。

掀帘的人一定是用手掀帘，当他一眼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也同时第一眼看众人，任谁都不可能在此时能完全完成戒备。

用手掀帘时手便发不出暗器，况且雷小屈知道无情是没有腿的。

雷小屈电一般冲了过去，因为这已是最好的时机！

帘刚卷起，雷小屈钢爪已至。

“飏”！轿内白影一闪，间不容发在雷小屈头顶飞了过去。

无腿的人怎么有这样的轻功！

雷小屈来不及细想，帘子“霍”地又垂下，敌人已在身后。

雷小屈必须在敌人立定前出击！

雷小屈反身，双爪再变冲出。

丈外落下一人，冷冷地盯着他。

雷小屈心中一寒，猛觉背后“飕飕”两声。

雷小屈心知不妙，大翻身，腿上仍然一麻，七支丧门钉一排钉在大腿上。

雷小屈身形甫起，那白衣人手一震，三道白光电射而出。

雷小屈猛一吸气，冲天而起，两道白光自左右腋下闪过，一道却没入他腹中。

雷小屈没有叫，只是平静地沉下，绝望地望着坐在地上的白衣少年。

黄天星等这才看清楚，雷小屈脸色惨白，双目赤红，一柄六寸二分长的柳叶飞刀，连柄没入他腹里。

另外两柄，却深深打入坚硬的石壁之中。

较胆小的兰剑，竟忍不住失声叫了一下。

只见蹲坐在地上的少年，双腿齐膝没去，剑眉星目，清瘦凌峻，淡淡地说：“我知道你在奇怪轿子里是不是还有一个人。”

雷小屈返头望一望那垂帘的木轿，痛苦的点了一点头。

要不是在他回身对付无情时轿中忽射出暗器，分了他心，伤了他的腿，无情的三柄飞刀，他不一定躲不开去。无情静静地道：“帘后没有人，只是我料定你会施杀手，所以在掀帘的同时，已按下丧门钉的枢纽，你一击不中，我飞身而出，你反身向后，轿里的暗器便向你背后招呼——”

“你不暗算我在先，我也不会这样暗算你。”

“你注意力全在我身上，仍能躲过致命的两排丧门钉，在江湖上，已经值得骄傲了——”

雷小屈痛苦地摇摇头，白衣下襟尽是淋漓鲜血，双膝半屈，双手分开，手心向上，仰身望天，长叹一声，终于缓缓向后倒下，溘然长逝。

雷小屈冲上石壁，欲暗算轿中人而与黄天星大打出手之际，“逢打必败”邝无极，已挥动二丈长戟，与一名紫衣童大战不休，而竹剑、兰剑与梅剑，亦三剑围攻一名紫衣童。

这两名紫衣童使的都是长枪，而且武功比“四大恶神”高多了。

所不同的是，“四大恶神”时是四人战梅、兰、菊、竹四剑，而今是三剑斗一枪，战了一阵，紫衣童攻的少，守得多！

这紫衣童几招狠着，正想冲出剑门，忽然青影一闪，一名幼童已冲了过来。

紫衣童笑叱道：“螳螂之臂，也来挡车！”

话说未完，那青衣童已拔出银光闪闪的剑，一出手便是“清风十三式”，剑势飘忽不定，剑意若清风徐来！

紫衣童心中一凛，回枪连守，十三式已过，已退了七步，青衣童短剑一收，退身叫道：“小二子，到你了。”

“飕”地一声，又一名青衣童闪至，拔出一柄金光闪闪的小剑，剑势一展，居然是沉着诡奥的青城派“断肠剑法”！

紫衣童知道非同小可，打醒十二分精神，招架了一阵，汗湿重衫，正欲反攻，谁知这小童剑招一点，边退边道：“小三子，该你了。”

又一青衣童飞扑而至，“刷刷刷刷”一连四剑，又急又快，居然是天山派“落鹰剑法”，辛辣无常！

紫衣童边打边退，差点挨了一剑，额上披下一道血痕；他生平残杀童子无数，而今第一次给几个幼童逼得大汗淋漓，狼狈非常。

这青衣童把他逼至石壁，剑势一收，又叫道：“小四子，现在到你来打发打发了！”

又一名青衣童持剑逼来，剑法居然是大开大合，是泰山派“开碑回天剑”，紫衣童退无可退，一枪掷去，青衣童回剑一架，剑招一慢，紫衣童趁机飞溜。

但他忘了还有梅、兰、竹三剑。

梅剑回剑一拦，拦住紫衣童，同时间竹剑的剑，已刺中了他的腿，紫衣童砰然跌下，兰剑一剑了结了他罪恶的生命。

这紫衣童毙命之际，另一名紫衣童也在万分危急的时候。

“逢打必败”邝无极已决心要赢这一仗，一根丈二长戟，给他使得虎虎生风，越使越猛，紫衣童越打越乏力，到最后简直没有力了。

这紫衣童武功跟邝无极差不多，不过这时雷小屈已叫出“扯呼”，三名紫衣童俱已死亡，致使这紫衣童的武功更因心惊大大打了个折扣。

谁要是害怕，谁都无法全力施为。

邝无极了无所惧，越战越勇，眼看二十招之内便可要这紫衣童送命，邝无极忽然有恻隐之心。

他虽愤恨这些人无耻暗算，不是他见到紫衣童满目都是乞饶之色，又不能肯定这人的年龄，只见他身材细小，状若幼童，也不忍下杀手。

邝无极硬生生把长戟一收，“兢喀”一声倒划在地上，拖出一串星火，指着紫衣童道：“你滚吧！”

那紫衣童没料到邝无极忽然会放过他的，脸上先是狐疑，后是感激，居然扶枪跪地拜道：“谢谢大爷不杀之恩。”

邝无极心想这回总算是打胜了一战，又没有杀人，心中忍不住高兴，就要过去扶起，忽然枪影一闪，长枪已急刺心胸！

邝无极胸门大开，回就不及，只得急闪，不料这一闪，已闪出悬崖，邝无极急想收步，紫衣童可手辣心狠，又一枪刺来，邝无极又是一让，身子已往崖下沉去！

眼看邝无极就要粉身碎骨之际，邝无极却灵光乍现，手中丈二长戟戳出，“当”地刺入石壁中，邝无极的身子硬生生在长戟上托住。

紫衣童怎肯放过，俯近崖边，又是一枪刺落。

邝无极无戟挡架，又无法闪避，情急中左手抓住长枪，牢握不放。

邝无极又怒又恨，只气自己一念之仁，便败了第一百二十次——只怕也是最后一次。

正在这时，四点青影掠来。

紫衣童回枪不及，前面的悬崖，不能前扑，只好回身，只见四种不同的剑招同时袭来，他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招架是好！

四柄剑同时刺入他左右肩，左右腿，紫衣童大嚎一声，力一松弛，邝无极于崖下运力一拖，四童同时拔剑，四道血泉随着紫衣童的身影翻过邝无极头顶，直落向崖底去。

邝无极惊心动魄，好一会才爬上来——毕竟他还有命，还可以败第一百二十八次。

却在这时，雷小屈也中刀毙命。

过剑门关，随右栈道，出凤翔，已入留坝县，这一行十三人正行在紫柏山上。

只要翻过了这座紫关岭，北城便在望了。

这两天来，无情就坐在轿子中，由“金银四剑童”抬着，走了最艰辛的一段路，而无情等与黄天星、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等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黄天星等人对无情又敬又佩，既惊奇他年少而艺高，足智而多谋，也同情他已废了腿，又迷惑于其眉宇间的悲愤与忧虑。

这些人中，特别关怀无情与那四位天真活泼的青衣童子的，要算是“飞仙”姬摇花，其次是“小天山燕”戚红菊与那三位剑婢。

黄天星、邝无极、姚一江对无情自然也好，但男人对着男人，又不是深交，怎样好也不致于谈个不休。

姬摇花本来就是亲切柔媚的妇人，她对无情特别关怀与照顾；戚红菊本来就心高气傲，但她更同情废了腿的无情，她总觉得要是无情不断腿，必定更有大成！

其实无情要是不断腿，他不一定能这般苦习轻功，暗器手法只怕也不一定能那么高，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戚红菊更喜欢那四个精灵的小孩子，尤其是那三个犹未完全长大成熟的梅剑、兰剑及竹剑，常常闹在一起，互相逗笑。

但是大家心知肚明了一点，就是离得北城愈近，危险就愈迫近，“魔神”淳于洋力大无穷，威震四方，却比不上“魔仙”雷小屈机智狡诈，双爪索魂，至于“魔头”薛狐悲，在江湖传说里，要比“魔仙”更高更可怕，何况“魔头”之上还有魁首“魔姑”呢？

“魔姑”姓甚名谁，江湖人无所知，唯其“四大巡使”，无情已亲手搏杀其一，单止这巡使的武功，已直逼淳于洋了。“魔头”薛狐悲“惊天动地疯魔拐杖”，江湖上人莫不闻名色变；他手下“修罗四妖”，善于暗器、易容、下毒、搏杀，名声也远较“魔仙”手下四童来得大！

所以无情等人时时刻刻，无不在小心防范。

第十八章 斗魔头

无论怎样小心防范，人总有疏忽的时候。

暮色已依，月兔东升，是个凉爽的晚上。

紫柏山上，这一群人怎么迫忙，也不想黑夜赶路，所以就在山上扎营。

野火生起，姚一江的暗器猎了两只野兔，邝无极戮死了一头野猪，烤肉的香味袅袅升绕，围过松柏间，在清爽的明月间飞绕。

无情选了个干净的地方，端坐在一块大石上，在吃着干粮。

戚红菊随手横了把笛子，在吹着古曲，一曲既毕，邝无极拍手笑道：“戚女侠吹得真好，吹得真好！”

黄天星却眺望山下，半晌沉声道：“从前我来北城，匆匆在这里过宿，还可以看见山下远远的地方，就是那边，还有一簇簇灯火，现在，都没有啦，唉，也不知周世侄他们怎么了。”

姚一江在他身侧，仿佛是老将军身旁的老部属一般，在此际少不免要说一两句安慰的话。

“老堡主，您请放心，我想我们一定会赶得及的。北城既然有敌来犯，晚间怎会灯火通明呢！”姚一江尝试移开令人担忧的话题，笑问道：“从前老堡主跟谁来此地？”

黄天星“呵”了一声，声音一片苍凉：“从前么……从前常跟西镇故镇主蓝敬天，南寨老寨主伍刚中来此，一齐访北城老城主周逢春，呵呵呵，到晚上一齐策马至此观望，纵论江湖，何等豪情……而今蓝敬天已先走一步，前几个月伍刚中也……唉，就只剩下我老黄一个，要是此番救不及周世侄，也不知他日阴曹地府里，何以见逢春老弟了……”

姚一江不料这么一问，反而撩起黄天星的伤心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边的姬摇花轻轻走近无情的身侧，不惊尘烟一般地轻声问：“你要不要多吃一些？”

无情猛地一醒，看见姬摇花在月色下像月宫的逍遥仙子，又像人间里的最温柔的小母亲，不禁心头一震，道：“我……我在想事情……”

姬摇花摇首笑道：“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要不要多吃一些。嗯？要不要？”

无情苍白的脸颊，不禁一红，嗫嚅道：“姬姐姐……抱歉……我没听……听清楚。”

姬摇花却似根本不听他说什么的，像小孩子掏出什么秘密的东西给大人瞧，她自背后腰间递出块烧兔腿，笑道：“哪，趁热，快吃了它。”

月色下，松风轻摇，松柏山是个好地方，虽然不是什么名胜，但通常名胜之地都没有这般幽静。

无情望去，只见姬摇花的神情既像疼爱孩童的最母性的母亲，又像是天真烂漫最少女的女孩，奇怪的是两种女性的特征，都在她柔媚的笑靥里怒放，无情似看得痴了。

很少男人会不喜欢这样的女性的，因为，有一种特性已属难得，何况是两种皆有！

无情也是人，甚至是很年轻的男人，他怎能完全无情呢？

姬摇花和他并肩坐在石上谈，她的年纪比无情大了将近十年，像这种少年的心事，她是相当了解的。

这种年龄的男子，有作为的多是趾高气扬，只会向情人倾吐其雄姿英发的轶事和可歌可泣的悲喜，却不会在松山下，月色下听情人的低诉。

姬摇花准备听，可是无情跟一般的少男不同。

无情没有倾诉，他也准备听。

于是他们什么也没讲，都在仔细聆听。

听那风如何吹动那发，听那低低且细细的呼息，看，看那水雾如何在月华下降落，听，听彼此的心跳是急是缓。

姬摇花把无情当作孩子还是弟弟，甚或爱人？

无情呢？他把姬摇花看作是母亲还是姐姐，甚或情人？

总之这是两个天涯落魄的江湖人。

还是姬摇花先说话，她的声音像那风穿过松针一般柔，一般和蔼：“你为什么不问我结过婚没有？”

无情笑了，笑得很天真，很无邪：“这并不重要，是不是？”

姬摇花也笑了，她的笑不仅可以摇花，就算是树，就算是山，也会一齐随之轻摇，更何况是心？然后她问：“可是我要问你。”

无情奇异道：“问我？问我结过婚没有？”

姬摇花阵道：“你呀你，怎会是！”

无情脸上一热，笑：“那——那我猜不出。”

姬摇花道：“你的腿……”

无情的脸色倏然变了。

姬摇花不再说下去，她看见无情慢慢别过脸，脸向山壁，看着漆黑的夜色，像一座充满心事的雕像。

姬摇花垂首道：“要是我触伤了你，你不要见怪。你不必回答我的话。”

过了好一会，无情的声音方从静夜里传来：“不，我会告诉你。”然后深深地望了姬摇花一眼，看见她抬目时深注的眸子，到卡续道：“因为我没跟别人说过，所以不知如何开始。”

姬摇花“哦”了一声，然后静待他说话。

无情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很遥远，声调也很奇怪：“我的故事很长，因为一共有十六年的血和汗，我的故事也很短，我的故事都很不好听。”

“只要你说的，我都喜欢听，不管长或短。”

“十六年前我是六岁的孩童，生长在一个富有之家，一家三十二口，父亲高中过，能文善武，诗才京城称绝。母亲一口细针，能绣出皇宫御园里也无以培植出的花朵，而且一口绣针，能刺七十二穴道，百发百中能治病杀……”

“那时我很快活，很天真，无忧无虑……然后，有一天晚上，十三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无情脸色在夜色中变得煞白一片，接着又道：“尖叫、惨呼、鲜血、格杀、强暴……父亲在浴血中倒下了，中了一背的暗器……母亲俯视父亲，就在那时被擒，用最残酷的手法杀了……全家三十二口，鸡犬不留……”

一个大胡子走过来，逼问我家里的藏宝和针诀，并向我施刑，就这样我的双腿……我没有哭，我不会哭……另一个瘦子哈哈大笑，飞起一脚把我踢到后院去……”

“然后他们扬长而去，临走时放了一把大火，连走过来救火的邻居也一一被杀后，抛入火中——我是在草丛里，火海中，用这一双手，一步一步爬

出来，然后晕在黑暗里的……”

“我那时候之所以能爬出来，是因为我记住了他们的行为，记住这笔血海深仇，记住他们的这一晚……”

无情的身子在冷风中抖索，突然看着双手，声音中断。呼吸急促地响了一会，然后才逐渐较为平复地道：“我昏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是个星光灿烂的星天……一个清矍的老人怜惜地抱着我——我记得很清楚。我知道他是好人，仿佛天生就是照顾我的人，于是我大声哭了，扯他拉他，问他官差爷爷们为何不替爹妈报仇？……”

说到这里，无情冷笑了几声，然后道：“这老者告诉我说：没有用的，一般的差役只能欺善怕恶，管束良民罢了，遇到富豪土霸，或黑道高人，皇亲国戚，就没办法了。然后他说：我告诉你这些，你不会懂的。我说：我懂，我懂……”

“他老人家仿佛很惊讶，然后他告诉我说，天意使他遇着了，他也是公门里的人，不过，还没有一个人他不敢抓的，也没有人他不敢杀的，只要是该杀的，他可以担得起来……他怜悯地问我：想不想我替你报仇？……”

“我忽然不哭了，告诉他说：不想。他更惊讶。我说：求您教我本领，我要自己报仇。他开始时坚持不答应，我又哭了，而且是嚎陶大哭。……后来他看了看我已毁了的双腿，我说：您不答应我，不如不要救我更好。我不仅要自己报仇，而且要学到本领，和您一样，为天下人报仇。他笑了：想不到你这个年龄，能说出这种话。……”

“最后他答应了，并且告诉我，从此他悉心的培养我、教导我，也同时教导几位师弟，……我迄今仍惊奇那时我年纪那么小会说那样的话……直至我长大后，才知道他老人家便是名动江湖的诸葛先生，渐渐的，我们师兄弟也成了武林中所称的‘四大名捕’……”

无情在夜色中无奈地笑了笑。

风停了，什么声音也没有。

这世界上一旦完全沉寂时，也不知它是在悲哀，还是在伤情。

好一会儿，姬摇花才幽幽地一叹，说道：“那屠杀你家的强盗，最后都找到了吗？”

无情木然在风中，然后扬了扬手，淡淡地道：“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总有一天……所以，我每天都是在报仇，不止替自己，也替天下孤苦无告的人……他们就叫我无情，因为，我下手的确无情……”

风静，人静。

姬摇花的肩挨着无情，淡淡的香气袭人，无情心中一阵温馨。

没有再说话，因为，此时已不需要言语。

倏然，在静夜中，忽有马嘶自山腰传来，片刻已冲上山峰，又快又急！

无情只说了一句话：“一共两骑。”

邝无极与姚一江立时窜了出去，隐没于黑暗中。

黑夜中两匹马四蹄飞，顷刻已冲上山坡；黑夜中尚且赶路如此惶急，就像是冲着他们来的。

两匹马同时出现，马高且壮，马上的人，十分精悍，且一脸惶急之色，一见山峰上居然有人，惶急登时变成疑惑。

而在这时两道人影闪出，一左一右，包抄在马匹两旁，正是邝无极与姚一江。

邝无极扬声问道：“来者何人？”

一名黑衣壮汉怒道：“干你屁事！”

姚一江带笑问道：“两位黑夜赶路，所为何事？”

另一名壮汉也是穿黑衣，衣襟上似乎还绣了朵黄花，却一鞭抽了过去叱道：“莫妨你大爷办事！”

邝无极一朝挡过，“虎”地一声扫了回去，然后是一阵乒乒乓乓的打了起来。

黄天星望了望，觉得那使马鞭的汉子很面熟，这时另一名壮汉手持大斧，打得急了，吼道：“妈拉巴子，你们欺负咱北城也欺负得够了，老子跟你拼啦！”

黄天星人虽老，眼却尖，一瞥见这黑衣壮汉襟上也有一朵黄花时，不禁失声叫道：“住手！是自己人！”

这一叱，宛若焦雷，人影倏分，使双斧的大汉循声望去，愤怒成了惊喜，大嚷道：“黄老堡主，你怎么来了！您怎么来了！”

黄天星仰天豪笑道：“果然是你，杨四海，怎么你的‘开山斧’，也没以前的劲了？”

杨四海笑得嘴巴阖不起来，仿佛见到久别了的亲人，拖着另一名粗黑汉子的手，走过来打揖道：“黄老堡主，适才四海有眼无珠，竟敢和您老的人动手，实是该死……这位是城里兄弟，叫刁胜，快来见过黄老堡主……”

黄天星笑道：“不必多礼，”没料刁胜却一把跪了下去，黄天星忙待扶起，刁胜悲道：“我们星夜杀出重围，为的就是要找黄堡主您，还有‘南寨，殷少寨主，‘西镇’蓝镇主……北城已被‘四大天魔’围了个把月，粮食全断了，城里的人都饿得半死不活，偏偏又有瘟疫，最惨的妇孺幼儿，个把月来，战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城里的人死了近半，救兵却迟迟未到……黄老堡主，您来了，这就好了，我们周少城主等得好急啊，要不是白姑娘劝住，他早就不顾一切，出城决一死战了。”

黄天星动容道：“你快起来……北城怎样了？”

刁胜不单没起来，就连杨四海也一起跪下去了，哭丧着脸道：“北城快要撑不下去了，‘四大天魔’率十六名手下攻了三次城，我们快守不下去了。城内十大护法，已战死三名，另三名被抓去制成‘药人’反过来攻城，还有两位受了重伤，唉……”

黄天星沉声道：“快起来，起来好说话。”

刁胜老大不情愿地站了起来，道：“我们剩下几十个还能打的，再聚几个敢死的，一共十个人，趁夜赶出城去，就只有我们两个冲得出来，其他的……”

黄天星歉道：“南寨与西镇都各遇奇难，无法救援你们，我已把堡中的力量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去援助南寨西镇，一部份坚守东堡，其他的都随我来北城，一路上杀着来，也只剩下这几个人。”

杨四海喃喃地道：“只要老堡主来了，北城就一定有救了……奇怪，我们之所以还能冲得出来，倒是大半因为对方的人力似减弱了一半……”

黄天星道：“这倒是不奇怪，因为‘四大天魔’中的‘魔神’淳于洋及其‘四大恶神’，‘魔仙’雷小屈与手下‘索命四童’，都死于我们手上。”

刁胜、杨四海二人的目光闪过一种奇异的光芒，忽然雀跃道：“那太好了……老堡主，现下你们就请赴北城好不好，真是刻不容缓了。”

黄天星断然道：“好！我们不趁夜赶路，怕的是路不熟，怕遭到了暗算，又怕有误会，现在有你们带路，则是最好不过了。”

黄天星回头想问无情，却见四名青衣童子已扛起轿子，随时待发，刁胜、杨四海望着那顶轿子，也若有所思。

一点声音也没有。

马就留在山下，在月色下，森阴的树丛中，一小群人在迅速移动，连一点声息都不带。

他们的行动迅速，利落且无声，两更工夫，便已打从小径到了紫柏山下，翻过了紫关岭，一座幢然的古城，便远远的站立于山腰间，像一头飞不走的龙。

此刻的北城，不再是昔日的繁华，连一盏灯也没有。众人慢慢逼了近去，只见城门书着三个大字：

“舞阳城”！

旁边还有几个龙飞凤舞的字，是为：“周敬述题”。周敬述乃北城始祖，也是第一代城主，下传三代，迄今第四代周白宇掌管，北城从没有一天像今晚这么沉寂，这么惨淡过！

黄天星心中感触甚多，不禁轻叹了一声，刁胜“嘘”了一声，悄悄道：“敌人就潜伏在左近，随时都会出来，黄老堡主请稍安毋躁，我打个暗号，与周少城主取得联络了再说。”

黄天星点了点头，杨四海一扬手，向天打出三点星光，一闪而没，跟着黑暗的城顶，也有三点星光升起，黄天星吃了一惊，城里看来平静，其实是守卫森严，无时无刻不在戒备防范。

接着城门口打出一盏惨白色的孔明灯。刁胜疾道：“城门已开了，我们快进去，莫为敌人所乘。”

敌人仍包围着城外，里面的人当然不会大开城门来接人，唯有挂一盏灯作为暗号，晓得的人自然心知肚明，不知者则莫名其妙，不敢妄动。

杨四海道：“快。”大步冲出，众人急随他身后，往城门口奔去。

掩近城门，杨四海用力一推，整幢巨大的铁门竟“咿呀”一声开了半尺，杨四海喜道：“快进去。”

敌人迄此居然还未发现他们，可说是件庆幸的事，现下各人在明，而敌人仍在暗中，没有人愿在城外多留，巴不得都立即在城里会集，于是急急潜入。

城里有一位老头子，一脸灰花的白胡子，又老又驼，手里拿着又粗又黑的拐杖，似没拐杖他就站不起来，可是还是在催促着人。

“快快进去，快快进去，堡主在里面等着。”

黄天星大步而入，邝无极急随而入，四名青衣童抬着轿子走了进去，戚红菊、姬摇花、梅、兰、竹三剑及姚一江正待步入，忽然一名青衣童在黄天星耳际悄声说了几句话。

黄天星一步入门，忽然站住，问：“老王呢？守门的老王呢？”

那老头子眯着眼睛叹道：“死了，给那些十恶不赦的杀了。”

黄天星突然厉声大喝道：“你是什么人？”

那老头儿忽然“呼”地一声退了开去，发出了一声惊心动魄的尖啸，手中拐杖忽然旋转而出，正旋入轿中，“蓬”地击中轿里的事物，又飞旋出来，落入老头的手中。

这只不过是刹那工夫，无情显然已遭暗算！

黄天星又悲又愤，暴喝拔刀，就在他拔刀的一刹那队刹下有了破绽，杨四海就一斧砍了上去。

斧快如电。

何况黄天星根本料不着身旁的人竟来暗算自己！

可是那四名青衣童子就似料着了一般，两柄银剑交叉，“锵”地接下一斧，另两柄金剑，已刺向杨四海身后要穴！

四名青衣童同时出手，轿子就重重地摔在地上，城门前。

杨四海居然临危不乱，蓦地拔出另一斧，虎虎地格开双剑，这双斧舞起来，比两个更次以前力战郎无极与姚一江的时候，不知快了多少倍，猛了多少倍！

这时，刁胜忽然冲出，一连十几下马鞭，迫退四童，只听老头怪叫着喝道：“退下！”

杨四海与刁胜一缕烟似的“飏”地射到城角，众人正不知怎么一回事，只见老头儿仰首喝道：“倒！”

黄天星等抬头一望，此惊非同小可，在城墙上有两个黑衣，手里各有一大桶煮得热沸沸的滚油，正待淋下。

黄天星大喝道：“退！”

但前面的人已退入城内，后边的人尚不知发生何事，城门只有半尺，进退谈何容易，前冲已然不及，城内又是一片旷场，无处可躲，（沸油又不是双手可以接得下的）眼看黄天星等立即就要遭殃。

就在这时，在城门正面墙头上，忽然射出一道白光，其快和急，已到了无法形容的阶段，“飏”地插入城墙上两名正欲倒油的大汉其中一人的额头上。

那大汉立时倒栽下城墙去。

另一名大汉一惊，不敢再倒油，长身而起，半空拔刀，而那墙头上又是白光一道，闪电射出！

这时老头拄杖大喝道：“下来。”

那持刀大汉急急沉下，白光自他发顶急划而过，待这大汉落地时，几络被白光削下的发丝，兀在空中飘浮！

这大汉唬得脸都青了。

那两桶滚沸沸的油，仍留在城上。

那黑暗的围墙上，正冷冷地端坐着一个人，一个腿部被废去的白衣青年。无情竟不在轿子中！

他是在什么时候到了城头上。

他是早已看出异样，所以才跃上城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那栽倒下来的大汉额上嵌入一柄飞刀，四寸长，全没入额角，这大汉在没有摔下来之前便已毙命的。

这时杨四海、刁胜，及那名持刀大汉，已扇形排在那老头子的背后，老头子虬髯灰白，而双目眯成一细缝，却射出令人心寒的异光！

这边的戚红菊、姬摇花、梅、竹、兰三剑与姚一江，都已抢进来了，城门也完全被推开，众人也一字形排着，仿佛两阵对峙。

突然这老头发出一阵震天狂笑，震得各人耳朵嗡嗡作响。老头儿笑声一收，双目狡如狐狸，道：“好！好个无情！”

黄天星已气得七窍生烟，心念一动，想起一个人，问道：“你是薛狐悲？”
老头儿仰天长笑道：“连淳于洋四弟、雷三弟都死于你们手中了，兔死狐岂能不悲？”

黄天星的脸色也被气黄了：“那你们也不是杨四海、刁胜了？”

“杨四海”往脸上一抹，竟成了另一个人：“我是‘魔头，手下。’”

“刁胜”摘下人皮面具：“我是‘修罗四妖’的大妖。”

黄天星的脸色由黄气青，怒道：“那杨四海、刁胜在哪里？”

“刁胜”笑道：“我这人皮面具是人的皮做的，用谁的脸皮最合适做，你当然知道。”

黄天星的脸色又由青气白，怒道：“那么北城里的人呢？”

北城已死寂一片，空洞洞的什么人也没有，难道北城里的人已遭毒手了？
黄天星的脸色完全通红，已动了真怒，“好！薛悲狐，今日，我要替北城报仇！”

薛狐悲又矮又胖的身材，看去有说不出的臃肿，唯独是一双眼睛又毒又猾。

“你们虽破了我们第一关，但不等于你们就胜了，我也不想放过你们，我们迟早要打上一场的。不过，只是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截断你们的兵力，把困在城里的人用沸油淋死、一网打尽的？”

黄天星听薛狐悲顺口道来，无所不自在，气到鼻子都歪了，但他是忠厚人，不想领功劳，因此断然道：“不是我发现的，是这位小哥儿要我们问守门的老王去哪里的，我来过这里十几次，每次守门的都不同，那有什么‘老王’？那时我才生疑的。”

“小哥儿”就是那名使“断肠剑法”的青衣童子，只听他机灵地道：“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咱公子要我向黄堡主说的：他还叮嘱我们随时防范姓‘杨’的与姓‘刁’的偷袭。”

众人举目望去，只见无情还在城头上，白衣飘飘，好一会他才说话：“我本来也不知道，既没见过杨四海与刁胜，也没进过北城，他们也没露出什么破绽，只是这两人和郎兄、姚兄打了一场，打得甚不精采，而在上山入城时，这两位轻功却又极高了，令我怀疑：他们为什么要隐瞒着武功呢？多日没东西吃的人，怎么内息如此调匀？于是我开始注意起来。”

薛狐悲瞪了两人一眼，“刁胜”与“杨四海”互觑一眼。

无情的声音继续在冷风中飘送：“你也不必责怪他们，北城既被围，断断不可能让我们安然进入的；你们两人说经过一番冲杀才闯出重围，但这里最新战痕也有七八天之久了。最重要的是，你们居然用最耀目的星火来联络，也不怕包围的敌人看见，这都使我万分狐疑的。然后我未进门，便嗅到沸油味，于是，我在城门挡着之际，吩咐了四童一些话，即悄然飞身上墙头，再从上面绕过这里，即看见两手捧沸油桶的人，于是什么都明白了。”

薛狐悲仰天大笑，手中的杖却徐徐嵌入地中去：“好！好！果然不愧为‘武林四大名捕’！难怪我也不知道你何时上了城头，原来你未进门前已上去了，我眼睛毕竟没有昏花！”

无情冷冷道：“若我不在，未进门便已上来这里，只怕早已给你那一杖砸成肉浆了。”

薛狐悲笑道：“不管你在里在外，砸成肉浆的命运仍然一样。”说完这句话他就飞起，整个人像旋转的风车，打着旋斜飞上城头，旋转的是杖影，他自

己就是轴心！

第十九章 双魔决

薛狐悲的拐杖又沉又重，少说也有七十斤，这样旋转起来，任何人也招架不住，何况来势之快，简直不可想象，人刚飞起，已到了城头，往无情直砸了下去。

黑夜中白影一沉，无情直挺挺往城下落了下去。

“碰”，砖石纷飞，一排密集的杖声，敲在无情原来的位置上，也不知给砸碎了多少块石砖。

无情刚好穿过轿顶，落入轿中。

薛狐悲的身子就像一只旋转中的碟子，杖才碰地，人又急飞出去，就在这时，无情在人未完全落于轿中之际，猛一抬手，五点星光飞闪而出！

两点星光急打薛狐悲的胸腹！

薛狐悲在半空，空门大开，更何况是无情的暗器？

无情已把握了最准确的时机！

薛狐悲急飞身子，居然在半空变了：一连七八个筋斗，在毫不着力的半空中，竟一个筋斗一个筋斗的翻上去，越翻越高、就像一粒跳蚤！

再准的暗器也打不到跳蚤！

五点星光自薛狐悲身上掠过，五点星光一过，薛狐悲的身子立时又带动拐杖，拐杖的劲风又带动了身子，斜斜飞起，竟消失在夜空中！

薛狐悲消失在空中，天地间，忽然，什么声息也没有。

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场恶战，竟奇迹般终止了不成，难道薛狐悲逃跑了？不可能的。

这时的沉寂，使观战的众高手，一额都是冷汗。

只见天空星光灿烂，城墙寂寂，轿里没有动静，也不知轿中人在想些什么。

薛狐悲必定是准备下一回的攻袭，而下一回的攻袭必定是更猛烈的攻击。

黄天星久走江湖，经历无数，至此也不禁手心捏了把汗。

就在这时，杖风急起！

杖风起自城门外，当众人来得及听见之际，杖风已进了城门，且逼贴在梅、兰、竹三婢之背后。

梅剑、兰剑、竹剑就站在轿子之后。

轿子面向城内，无情落下去时也是面向城内，也就是背对城门。

攻击却来自城门，也就是背后。

杖风一响起，已经近到极点了，无情没有武功，自然无法招架，除非他马上发出暗器，否则薛狐悲一冲近，那就生机全无了。

可是薛狐悲却是贴紧梅、兰、竹三婢背后冲来的，就算无情及时回身，也不及发射暗器——除非先把三婢射死！

无情当然不能这样做。

电光火石般的机会已失去，薛狐悲已出现。

薛狐悲冲过三婢背后的同时，他的杖已扎入轿子的垂帘中。

无论无情要发射什么暗器，都来不及了。

就算是无情还能及时发出暗器，打中的只怕是背后的那几个无辜者而已。

薛狐悲的身子已冲至轿子的后杠，就在这时，后杠顶端忽然伸出了两柄尖刀！

这两柄尖刀是弹出来的，薛狐悲再聪明也想不到两条木杠居然像两只手，碎然弹出了刀子；他的人现在就像往刀子冲去，拐杖未命中轿子的人，他的人左右胸势必穿上两个透明的洞！

刀已刺穿薛狐悲的衣襟，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薛狐悲的身子已由前冲变成上升，转变之快，就像他本来就是像一飞冲天而不是前扑似的。

薛狐悲如一只大鹏鸟般急升，还借着刀势一托之力，升得更猛——不过众人也及时看到，那嵌在木杠顶端突出来的两柄刀，明晃晃的刀尖上都沾了几滴鲜血。

薛狐悲上升得快，下沉得更快——下沉得像他本来就是从上面跃下来使这一招“泰山压顶”一般的。

这一杖盖下来，不但无情的上路被封死，就算欲从前后左右跃出来，也一定被砸死，而且这一杖更犀利的不止是攻，更且是守，因为就算有暗器射出来，薛狐悲头上脚下，上盘已守得风雨不透。

薛狐悲这一杖含愤出手，看来一杖定可把整个轿子摧毁！

他忽然感觉到，这无腿的苍白青年仿佛是他前生的世仇，他不杀他只怕便立即要死在他手上。

就在这时，无情出来了。

他既没有往上跃，也没有往外冲，他居然是从轿下滚出来的——一滚，就滚出七八尺远，变成角度斜向薛狐悲，就在这一刹那，他一扬手，三道白光“品”字形直射向薛狐悲的下盘。

薛狐悲的上盘自然攻不入，然而下盘就不同了。

现在薛狐悲人在半空，头下脚上，全力击出那一枚，实在绝不可能避得开这三道暗器！

好个薛狐悲，手中拐杖，突然旋转飞出！

拐杖半空击中了三柄飞刀，飞刀准头便失，四射而去。

拐杖飞回薛狐悲手中，薛狐悲一个翻身已落在城头，无情却不知何时已回到轿子之中。

薛狐悲人到墙头，金鸡独立，左右顾盼了一下，全身立时变成了一只风筝似的，往最高远的地方逸去。

狐狸遇到兔子时，总是不放过，但遇到豺狼时，它逃得比谁都快。

可是豺狼也追得比什么都快。

薛狐悲一动，轿子也就动了，原来这轿子还有两只大木轮，转动十分灵便，薛狐悲跃下城头，轿子也冲出城门。

这兔起鹤落的几个功夫，看得别人眼也花了，场中的十几名好手，竟连参加的份儿也没有，直至木轮声轧轧远去，众人才醒觉过来。

薛狐悲显然是败走的，临走时还带了伤，“修罗四妖”只剩下三妖，“修罗三妖”互觑一眼，忽然分三面疾掠而去。

一面是左，一面是右，一面是往内闯——他们自然不敢往外冲，因为黄天星这一干人全在城门口。

他们一动，黄天星等也就动了。

“杨四海”往城内闯，黄天星就往城内追。

“金银四剑童”半空截住“刁胜”，因为他们被“刁胜”的马鞭逼退过，

小孩子的好胜心并不见得比大人少。

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姚一江及竹、梅、兰三剑，分别跃上城头，吃定了那持刀大汉——他们差一些就给这家伙淋成了油条，不找他找谁？

这厮的轻功极好，只是四面都是敌人，论武功他绝不在邝、姬、戚任何一人之下，但若以三战一，这持刀大汉也自知必败无疑，何况还有姚一江与三剑婢。

持刀大汉只得尽量回避，在城头上跳来跃去，尽可能避免相遇战。

最远的地方也有尽头。

最远的地方看来很远，但你有一天可能会流浪到那里，踏遍每一寸草地，而你最近的地方却未必真正的走过。最近的事物往往下去珍惜，却去渴求最遥不可及的，等得到了遥远的事物，才回想近处事物的好处，那时近处已成了天涯了。

所以远的往往是近的，近的往往反是远的。

薛狐悲就是往远处走，所以走到了悬崖。

薛狐悲向下望了望，似乎已确定了自己无路可逃，然后慢慢返身。

这时轧轧的木轮声，渐渐迫了近来。

要是薛狐悲不是选择了这个方向，单凭这轿子，还迫不上他。

可是北城本来就是三面向山崖的，薛狐悲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可逃而已。

“魔头”出道江湖近三十年，几时被人迫成这个样子过？

轿声已经近了，轿子停下，在月色下，安详得像座神龛，谁也看不清楚龛里有的是什么样的神灵。

薛狐悲拄杖而立，竟自有一番狂魔的气焰：“无情，有种你就滚出来，咱们决一死战！”

敢情他对这诡秘幽异却令人不寒而惊的木轿，有一种说不出的惮忌。

只听轿内冷冷地传出了一个声音：“我问你一句话。”

薛狐悲一呆：“你问吧！”

轿内的声音竟似有一丝激动：“十六年前，江苏淮阴城白瀑村，有一个人叫盛鼎天，又叫盛榜眼，江湖人称‘文武榜眼’，你认识不认识？”

薛狐悲一呆，喃喃地道：“盛榜眼，盛榜眼……他是不是有个老婆叫‘玉女穿梭’甄绣衣？”

轿中无情道：“不错。”

薛狐悲仰天长笑道：“不错，那时我已出道十多年，也不见得有什么人敢惹我——有个弟兄在白瀑村外干件好事，她看见了，就用针绣瞎了他一只眼睛！不过，后来我连同了十二位好手，把她全家奸的奸、杀的杀，一个也不留——”说到这里，发出一阵大鼻般的笑声：“你是盛鼎天、甄绣衣的什么人？”

无情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说出来：“我是他的儿子。”

薛狐悲一呆道：“事前我们已打听清楚：盛家不就只有有一个儿子吗？”

无情冷冷地道：“不错。”

薛狐悲道：“但那小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已下了毒手，并放了把大火。”

无情道：“我也记得，不过我爬了出来。”

薛狐悲恍然道：“你的腿……”

无情无情地道：“蒙你所赐。”

薛狐悲大桑般狂笑而道：“我道是谁，原来老相好的到了。”

无情点点头道：“不错，所以今日我们两人，必定只有一人能下山去。”

薛狐悲笑声一停，目光闪动道：“一定？”

无情声音像一块冷铁：“一定。”

薛狐悲忽喝道：“那便一定是你！”

话未说完，拐杖已横扫了出去。

他曾用拐杖刺人轿，也曾由上而下力碰向轿，亦曾以旋转的拐杖投入轿中，但都不成功。

他这一下横扫，是立心要以盖世神力，把轿子横扫成片。

把无情也扫成两片！

这少年他只不过面对了一阵，已全身不安，就算无情不来追杀他，他也不能再让令他不安的少年再在江湖上出现的。

轿子的杠木有两条，贯串前后。

轿侧并没有杠木。

薛狐悲一面出手，一面注意着轿中人的暗器，一面注意着杠木的动静，他适才就在杠木上吃过大亏。

而今杠木上什么动静都没有，连那两截带血的刀也不见了。

杠木没有动静，轿侧却有。

轿侧的两处，忽然开了两个洞，伸出了两柄钩子，钩子及时扣住了拐杖。

薛狐悲一惊，连忙一扯，钩子紧扣不脱。

薛狐悲情急，用力一拔，轿子给他一手掀起，但钩子仍不松脱。

薛狐悲不是不知道这时候弃杖最明智，可是他也知道，一旦弃了杖，他的“惊大动地疯鹰杖法”也就完了。

就在这时，轿子的杠木上射出三点红光。

一个人用臂力掀起轿子，力气再大的人也不免变得有些迟钝起来。

薛狐悲仍不肯放弃拐杖，他铁袖一卷，竟向脸上一遮，三点红光全飞入他的袖中。

但就在他用袖一遮之际，轿中人无情便已出手了。

七点蓝光，自他手中急奔薛狐悲身上七大要穴！

薛狐悲马上发觉，但在此时，他的袖子竟然起火了。

那三点红光竟是火磷弹！

薛狐悲此时想不松杖也不可以了，但就算他松了手，那七点蓝光也已到了，薛狐悲要接要避，都已来不及了！

薛狐悲立时一缩，全力后退。

他后退得快，蓝芒也追得快。

薛狐悲还是来不及闪避和接。

忽然薛狐悲的身子沉了下去，随着一声惨叫。

那七点蓝光自他头顶上划过，而薛狐悲已从山崖落了下去。

他只顾身退，忘了身后是悬崖。

薛狐悲武功再高，也还是人，一飞出了悬崖，就冲不回来，像一团火球似的沉下去了。

惨叫声久久不绝于耳。

一只苍白的手，慢慢掀开了垂帘。

苍白的月色照在无情苍白的脸上，只是无情俊秀的脸，也不知是悲哀，

还是在高兴，但一定是在沉思。

无情回到北城，舞阳城还是那般死寂一遍，灯火全无，城门半开半闭，连一个人也没有。

黄天星等究竟去了哪里？

无情仔细估量一下，以黄天星等的力量对付“修罗三妖”足足有余，绝不可能反遭他们的道儿的。

这样的一群武林高手，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的。

就算他们有急事走开了，也必留下人告诉他，否则至少也会留下标记。

可是没有人，也无标记。

无情觉得仿佛天地间有一张大网，正向着自己收紧，而自己尚不知道撒网的是谁。

无情忽然想到姬摇花，想到姬摇花的一颦一笑，他的心就更乱了。

无情慢慢操纵着轿车走进城门，就在这时，城上一物落下。

落下时卷起一片刀光！

落下的当然是人，人手中拿刀，刀由上而下直刺无情。

这一下暗算十分突然，无情知道时，人已到了轿顶。

这人也似乎知道这轿子的厉害，宁愿先抢入轿子，再与无情拼过生死。

无情没有武功，所以他绝不这样想。

他的手向一个机杆一压，人立时向下倒了出去。

那人到了轿中时，无情却已转到了轿底。

那人立时拔刀欲插——刺穿轿底木板，攻击无情。

可是，那人一入轿中，惨叫声及时响起。

无情也立时滚出车底，毫无顾忌地自外掀开了垂帘。

轿中的人就保留着原来的姿势，但轿的三壁有三柄刀，同时嵌入了他背、左、右胸。

这人当然立时身死。

无情看见他，心里立刻沉了下去。

这人是“修罗三妖”中，刚才要倒沸油，并及时躲过他一记飞刀的其中一妖，就是那名持刀大汉。

“修罗三妖”中既还有人活着，那么是不是等于说，遭毒手的是黄天星他们呢？

无情不及多想，立时将机钮扳开，三柄刀立时收了回去，大汉软倒，无情把他扫开，回到轿中——现在他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顶轿子，这轿子内外上下机括肌里，无不是他亲手精心制作的，亲手雕的，所以这顶轿子的功能，他最信任。这顶轿子的功效有时不仅能弥补他两条腿的缺憾，有时甚至就是另一个和他一样暗器难防的生死战友。

但轿子不是人，尤其因为不是人，别人才防不着，死在“他”手上的人，就更多。

而且也因为轿子不是人，所以他们之间从没有误会隔阂，也不会出卖主人。“它”不是人，但比人更值得信赖。

无情对这种轿子有说不出的亲切之情。

他记得有一次在昆仑绝顶上，受五十三名黑道中人的攻击，但这五十三人，没有一人能冲过这顶轿子的防卫线；之后人都倒下了，轿子依然屹立。

这顶轿子既是他战友，也是他恩人，甚至是他的家。

他自小失去了亲人，除了诸葛先生及三位师弟在一起时，就只有在这顶轿子里最温暖。

想起了亲人，无情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姬摇花。

就在这时，他也看见了姬摇花！

姬摇花倒在地上，没有动，但衣襟却动了，因为寒夜的风吹来，姬摇花的衣襟随风抖动。

无情似忽然给人迎面打了一拳似的，全身都僵住了，一直由手心冷到心头。

夜色很浓，月亮又躲进了云层，他不能肯定姬摇花是不是活着。

无情咬一咬唇，轿子便缓缓向前移动，他一生人失望的事大多了，多得已足够使他有勇气面对更多的失望。

轿子到了姬摇花的身前，姬摇花依然没有动静，无情还是不能肯定她的生死，于是他的身子平平飘了出来。

星空下，这无腿的可怜人，正是刚才威震群“魔”的名捕无情！

无情爬出轿子，用手探了探姬摇花的鼻息；他的手触摸得到乃是润滑的脸庞，而且鼻息是温暖的。

无情欢喜得几乎忍不住叫出来，他马上探手去把姬摇花的脉。

猝然，姬摇花的手一剪，反而搭住了他的脉门，他的全身立时麻痹了！

姬摇花翻身而起，快速、灵活、美妙，一足踢出，轿子给她踢得倒飞丈远。

这一切变化无情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要想，已来不及了！

无情只觉得屈辱与愤怒，被骗的屈辱与愤怒！

一切都静了下来，姬摇花搭扣着无情的手，犹如姊弟一般亲热。

然后姬摇花转过头去看无情，笑得像一朵春花：“你知道我是谁？”

无情的目光又冷又毒，像望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魔姑’。”

姬摇花的笑声像银铃一般，十分好听：“不错，‘魔姑’姬摇花。”

无情紧抿着嘴，像一块岩石，再也不作一声。

姬摇花看了看他，仿佛觉得很有趣，像哄小弟似地道：“你想知道黄天星等去了哪里？”

无情冷冷地摇摇头，姬摇花就是“魔姑”，黄天星等还有什么活路可言？

姬摇花摇摇头道：“我知道你想什么，不过我没有杀他们，我只不过点了他们的穴道而已，等他们穴道被封两个时辰后，血流的速度就会降到最低，那时也就可制成药人了。”

无情出追薛狐悲后，邝无极、戚红菊、姚一江及三剑婢追杀持刀大汉，追不多久，邝、戚二人同时觉得腰间一麻，便已软倒，眼睁睁地看着姬摇花在片刻间也把姚一江与兰、竹、梅三婢制住。

这时持刀大汉早已跑了，但她又潜伏回北城，为的是等薛狐悲回来，却见回来的是无情，以为有机可趁，便出手暗算，最后仍免不了死于无情之手。

然后就到“金银四剑童”。

四剑童力战“刁胜”，忽然一个软倒了下去，另一个见是姬摇花，呆了一呆，便轮到他倒了下去，“刁胜”亦趁机冲出，逃逸而去。

另外两童，自然不是姬摇花的敌手，不消半刻便被制服。

黄天星穷追“杨四海”，蓦然发觉身边多了一个人，正是姬摇花，黄天星心中正想：跟女人一齐追敌最倒霉……才想到这里，他就觉得“玉枕穴”

一麻，软倒了下去……

姬摇花柔媚地笑道：“现在他们都在我掌握之中，不出一个月，他们都是我属下的‘药人’了，你想知道北城的人去了哪里？”

无情冷得像块花岗石。

姬摇花笑道：“你真倔强，但我还是会告诉你：北城的人，被我们杀了四分之一；饿死的、病死的有四分之一；被我们所擒制做成‘药人’的，又是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一，城里是守不下去了，退到柴关岭的留侯庙中去，又被我们困住，出不得来。”

姬摇花看了看无情又笑道：“你一定奇怪我在这里，而‘魔头’、‘魔仙’、‘魔神’又死了，谁能困住他们是不是？我告诉你吧，他们除了个周白宇及白欣如，个个都几无力再战了，所以叫我南方巡使、西方巡使、北方巡使盯住他们就可以了——听说是你杀了东方巡使的，他们要留住你虽不大可能，但要留住北城的残兵伤卒，还是不难。”

姬摇花看见无情在冷笑，笑问道：“你笑什么？”

无情冷然道：“要是三巡使就可以留得住他们，你为何还不干脆冲进庙里把他们制住算了！”

姬摇花认真地点点头道：“果然当堂给你瞧破了！他们的人力我是不怕，但他们扬言说，只要我冲进去，他们不单不归降，而且即刻全部自刎，也不让我把他们制成‘药人’……你知道，我要的是活人，活的人才能制造‘药人’呀。”

无情忽然盯着她，姬摇花笑得花枝招展，道：“怎么啦？你不认识我了？”

无情冷冷地道：“不。我只是不解，你要那么多‘药人’干什么？”

姬摇花忽然大笑，似听到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笑到肚子都弯了，可是手上所扣无情的脉门，却丝毫没有放松：“制造‘药人’干什么？雄霸天下呀！我手上有这么多为我效死的人，像‘千里一点痕’戚三功、‘凌霄飞刀手’巫赐雄、武当氏虚道长、少林铁镜大师……等等顶尖儿高手，等我再破了‘东堡’、‘南寨’、‘西镇’，那我就是武林第一大帮派的宗主了。哈哈……”

无情看着她，仿佛看着的是一头披上人皮的兽一般，沉默、很久，然后刀一般尖刻地问：“那么，你的‘药人’呢？”

姬摇花突然静了下来，然后道：“问得好，这些日子我一直没有把他们使用出来，不过从现在开始，我随时可以召唤他们来了。”

无情的后像刀一般地刺过去：“以前你反对使用‘药人’，是因为‘魔头’、‘魔仙’、‘魔神’等也懂得施用之术，并且是他们帮你擒下这些人的，而你只想独霸天下，不想别人与你共用与分享，对不对？”

姬摇花脸色变了一变，忽然笑道：“好细心！不错，我就告诉你吧！‘四大天魔’之所以会单独一个一个去对付你们，以致被你们一个一个击溃，是我促成的，也是我安排的。到京城里去激你或诸葛先生出手的，也是我的主意。我是要假你们之手除去淳于洋、雷小屈及薛狐悲，要不是我设计，你们才制不住我们合击之力。”

然后脸色萧杀得像刀锋一般，望着无情，一字一句地又道：“就算是我一个人，一样可以放倒你们。你们由头到尾，只不过是被我利用而已。”

无情只觉一股寒意，打从心中升起，外表仍全不动声色，叹道：“就连薛狐悲、雷小屈、淳于洋等人，也给你利用到够了，还死得个不明不白。”

姬摇花忽又笑得像朵春花，道：“我们四人都懂得制造与驾御‘药人’之法，可是而今天下只有我知道了。老实说，‘药人’全留在我们的老巢九龙山的玄天洞里，是我建议说‘药人’暂不可用，让时日越久，药力完全发挥时施用才较安全——这些话，却把他们骗倒了。我最不喜欢别人跟我共用一样东西，否则，我就宁愿摧毁那件东西，也不愿共同享有。”

无情平静地道：“我已让你利用得够了，你就让我死吧。”

姬摇花笑着看着他：“你教我怎么忍得下心让你死呢？”

无情冷笑道：“难道你也想把我制成‘药人’，不成！”

姬摇花眯着眼睛笑着看无情道：“我的‘药人’，有一个毛病。”

她以为无情一定会问“什么毛病”，谁知无情嘴抿得紧紧，什么也不问，像与自己全不关心似的。姬摇花叹了一口气道：“我的‘药人’虽为我效死不二，但脑子里都下会思想——药力的第一步是要他失去记忆力，摒除机智，没了智慧，他们的武功部太呆滞，打了折扣——”说到这里，姬摇花端详无情按道，“要是我把你制成‘药人’，你一定不能再驾御那顶轿子，而且一旦缺少了智力，你的暗器又会大打折扣，何况你又不会武功——我闯荡江湖数十年，其实是寂寞的！”说到这里，幽幽一叹道，“我在山上与你一叙，确实很喜欢你。如果我做了武林第一宗主，你就是宗主的夫君了，这样别人求之不得哩。我需要你这样智力的人，来协助我成大事。”

无情的表情像吞了一只鸣蛋——活生生一口吞下一只带壳的鸡蛋——那么惊讶，然后道：“你需要利用到我的智力，来完成你武林大业；又见我双腿已废，只要手无暗器，便甚易控制，正好适合你的人选，是不是？”

姬摇花居然柔情似水地道：“我已在山上向你打听清楚了，你没有什么亲朋戚友，正好是我所需要的人选，而且凭你的关系，要制服其他三捕甚至诸葛先生，也在所不难，这部全仗你了。而且北城的人见你来了，必大喜出迎，你只要一出手制住周白宇与白欣如，他们只怕连自杀都来不及了。”姬摇花又柔媚的笑了笑，用另一只手抚了抚无情的头发，呢声道：“你虽然年轻了一些，而且双腿义没了——但我不会嫌弃你的。”

无情忽然笑了，笑着道：“你虽然丑了些，我也不见怪，可惜你太老了，老得可以做我妈妈。”

姬摇花抚摸无情头发的手，忽然变成了铁一般硬，闪电般在无情脸上掴了一记，厉声道：“你不要命了？”

无情苍白的脸上留下五道手痕，嘴角荡着血丝，仍然笑道：“还是让我先死的好，否则我多活几年，倒要我替你守生寡了——你的武林宗主宝座，我也就当仁不让了。”

姬摇花十指俱张，正要往无情头顶插了下去，忽然铁青的脸又慢慢松弛下来，五指也一根一根柔软了下来，笑道：“我知道你想死快一点，我偏不让你如意——我给你瞧瞧我的真面目，看你后不后悔刚才没答应！”

姬摇花说着媚笑着，然后转过身去，在脸上涂涂抹抹一阵子，忽然厉声道：“你最好不要乱动，我可以不要你死但要你再废去双手也很容易！”

过了一会，姬摇花转过身来，样子比原来的要成熟些，但风韵比原来的更浓，更为美艳照人，真的笑时可以摇绽百花吐蕊来。

姬摇花抹去易容物，跟原来的轮廓还是很相像，一个易容术怎么高的人，总不能把高矮肥瘦，或极丑变成极美的。天下根本没有绝对的易容术，如果有的话，天下也就根本没有丑怪的人了。

姬摇花得意地望着无情，笑道：“怎么样？”

无情淡淡地道：“我只恨不得你早死一些。”

姬摇花露齿一笑道：“没有挽回的余地？”

无情斩钉截铁地道：“没有。”

姬摇花沉思了一阵，终于叹了口气，扬起手掌，说道：“看来我只有把你也杀了。”

无情缓缓把眼睛闭上。

姬摇花的手忽又放下来，扬声叫道：“麻巡使，你不是想替臧巡使报仇吗？这人就给你了。”

城头有人闷应了一声。姬摇花转过头去，向无情悄声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交给‘西方巡使，麻国刚’吗？因为他外号‘辣手催魂针’，杀人手段，最是狠毒，他与臧巡使的交情也最好，而‘东方巡使’，就死在你手上，他会把你刺得一身刺猬，双手俱废，才让你慢慢的痛苦地死去……”

姬摇花说到这里，故意的顿了顿，然后银铃一般笑起来，忽然道：“麻巡使，这人就交给你了。”

只见一蓝衣人缓缓行来，沉凝的步法，已足够使人心寒。这人自黑暗中，就似一座幽灵，无情的心向下沉。

就在这时，无情忽然嗅到一种奇异的焦味。

麻国刚已经走近来，姬摇花笑道：“你说要先挑去他的手筋好，还是先刺他成瞎子好呢？”

麻国刚沉声道：“瞎子。”手中一尺二寸长的金针，闪电刺出！

同时，姬摇花的脸色倏变，疾喝：“你不是——”

金针急刺，不是刺向无情，而是直刺姬摇花的眉心。

同一刹那间，无情空着的手上，闪电般掏出了一柄匕首，向姬摇花右肋空门掷出。

而城南城北两处，忽然扑出两个人，两柄利斧直劈姬摇花背心，一条鞭子急卷姬摇花咽喉！

刹那间，姬摇花成了众矢之目标，不同的兵器却但都十分畏惧，不敢贸然出手。

姬摇花喝出那一声时，即时左手一抓，头一侧，右手一松，右脚飞出，右手却一反，一手抓住两面利斧。

她左手一抓，已把马鞭抓住，松右手出右腿，已将无情踢飞丈外，无情那一刀自然也掷她不着。

只是在这仓促间，姬摇花头一偏，只避过了眉心死穴，然而左眼一阵刺疼，忽然全黑！

姬摇花发出了一声令人惊心动魄的尖叫。

那“麻国刚”见一招未能使姬摇花致命，忽然射出金针。

姬摇花尖叫成了排山倒海的厉啸，双手一抡，那使马鞭与双斧的人立时飞跌了出去，姬摇花一抬手捞住金针，一手按住鲜血淋漓的左目，头发散乱，用右目瞪大着看，看着那枚金针上沾了她自己的一丁点鲜血珠子。

那被抡飞出去的二人也立即爬了起来，围了上来，但都十分畏惧，不敢贸然出手。

那“麻国刚”不知何时已换了一叶丙拐杖，冷冷地瞧着“魔姑”姬摇花。

只听姬摇花厉声吼叫道：“是你！你没有死？”

“麻国刚”嘿嘿笑道：“我当然没死，我要是死了，你可称心快意了。”无情被姬摇花踢中一脚，跌出丈外，他的内功十分浅薄，这一跌半晌爬不起来，可是当他嗅到焦味时他已知道，来的人不会是“西方巡使”“辣手催魂针”麻国刚。

因为这股焦味，是中了自制火磷弹才会发出来的。

这人当然是适才摔下山崖去的“魔头”薛狐悲的。

狐狸总是狡猾的，它不单擅于欺善怕恶，擅以逃命，甚至擅于诈死。

如果来人是薛狐悲，那么一定已听到刚才姬摇花的话，他绝不会放过“魔姑”的。

所以，无情立即当机立断：他只有一个机会，他若不乘这个机会全力挣脱，纵不死在姬摇花手下，薛狐悲也不会放过他的。

薛狐悲为的是要杀姬摇花，但绝不是为救他而来的。

只听薛狐悲笑得就像是狐狸：“摇花，你虽聪明，我可也不笨。雷老三、淳于老四可以为你而迷得神魂颠倒，我可清醒得很。我一直就在奇怪你为何要我们分批出手，开始还说杀鸡焉用牛刀，可是淳于老四已死了，连雷老三也丧命了，你还是坚持如此，我可不得不怀疑了——适才我与无情交手，在城头上，看见有一个人一直躲在别人的身后，我想黄天星同行的人不致这样没种吧，于是多望几眼，脸孔虽变了样，但身段还是被我认出来——不是你是谁！你在那时尚不出手助我，一定心怀鬼胎，于是我借故落荒而逃，为摆脱无情的追踪，故意落下山崖，其实，算准了下崖有一棵老槐树，也算准了无情行动不便，不会到山边来观望——不过那小子厉害，我还给他烧了一身焦黑！”

薛狐悲一面说一面瞪住姬摇花，厉声道：“我一回来，先聚集了我仅剩的两个部下，潜伏在这里，趁你与无情说话，便放倒了麻国刚，刚才你叫我出来，我还以为已给你发现了——不过既然已出了来，你的眼力也不钝，与其迟早给你发现，不如我早些出手。哼哼，摇花，想我薛狐悲对你不薄，我无亲无朋，就待你像女儿，教你武功，使你成名，现在你武功高了，名气也比我大了，居然连我也不放过，好毒的心思啊你！”

姬摇花却仍是瞪着一只眼，看着手上的金针，一脸是血，十分凄厉可怖，再高的易容术也不能把一只失明眼珠复明过来。

薛狐悲冷笑道：“要不是手上武器不趁手，只怕你现在不止是瞎子，而是死了。”

姬摇花突然嘶声大叫道：“要是你用别的武器，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子，死的就是你！”

薛狐悲大笑道：“姬摇花，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何况你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已经是丑老太婆啦。”

姬摇花猛抬头，仿佛刹那间老了三十年，其容凄厉无比，忽然尖嘶着，冲了过去！

这一声尖嘶，十分特异，远处随即响起两道尖嘶，这时姬摇花已与薛狐悲打了起来，只见一天都是杖影，以及黄影急闪，快得连招式都几乎看不见。

这时薛狐悲手下的二妖，持斧大汉与执鞭大汉，双双扑来，欲助“魔头”对付“魔姑”。可是随着那两声妖异的长啸，城头上已出现两人，一绿一白两道影子，急扑两妖！

无情一看他们的衣饰，便分晓他们是“魔姑”手下“四方巡使”之“南

方巡使”“鬼火追命钩”卓天城以及“北方巡使”“双笔白无常”崔鬼坡二人！

卓天城已使钩，缠住马鞭大汉；崔鬼坡两只判官笔，招招不离双斧大汉身上要穴！

就在这时，无情忽然掠起。

他既不扑向姬摇花与薛狐悲的战团，也不参予二妖对双使的厮杀，他只是向适才姬摇花发出一声尖嘶，而双使以呼啸应之处扑去。

他首先冲入轿中，然后推动轿轮，向前急驶。

姬摇花正打得兴起，根本无法兼顾无情的去向，事实上，这几人亦无暇分心于无情的踪影。

无情识别着方向，婉婉蜒蜒的转了两道小径，到了一座山洞前，里面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见，无情试探着问：“黄老堡主，邝兄，戚女侠，你们在吗？”

里面全无人应。无情侧耳细听，终于听出有一点点细微的鼻息声，而且好像还不止三四个人的鼻息。

无情沉声道：“若里面有黄老堡主，而穴道又被制的话，请用你独门的‘长鲸呼息法’呼吸，以示证明。”

果然里面有一种沉厚的，深瀚的呼息声传来。一个人穴道被制住，行动不得但很少说连内息也不自主的，所以内力真正深厚的人遇到功力较弱的点穴者，纵穴道遇制亦可运内力冲开的。

无情立刻冲了进去，晃亮了火折子，果然看见黄天星、戚红菊、邝无极、姚一江、兰剑、梅剑、竹剑及“金银四剑童”横七竖八的卧在地上，穴道果然受制。

众人的眼光都露着欣慰之色，也带了一分羞愧，无情立刻企图为他们解穴，但他立刻遇到问题。无情内力甚弱，但他练的暗器必需要能认穴打穴，无情对人体各大要穴，都认识得十分透彻，可是这些人的穴道是被姬摇花重手所点倒的，无情内力不足以化解。

无情苦无能力解他们的穴道，亦无法以他个人之力把他们救走，只有眼已巴的呆在当场。

无情情知只有一法：立刻到“留侯庙”，去找北城周白宇，联络北城的人手，来拯救他们。

无情主意一定，立时倒返出洞。他肯定姬摇花、绿衣巡使与白衣巡使都潜伏在附近，“留侯庙”就绝不会远到哪里去。

他必须在姬摇花与薛狐悲决出胜负之前，找到北城的人。

无情一出山洞，立时观看地面，找到一处脚印最多的路径，勇往直去，果然不消片刻，一座古庙，便出现在眼前。

留侯庙相传为张良从赤松子游辟谷处，有北方寺院的恢宏，南方艺匠的精巧，曲折相通，出幽入胜。庙创于汉，建筑手工之雄奇简直出人意表。而今在黑夜中，这座古庙简直像一具巨神，耸立于黑暗中，庞大、古老、而且恐怖。庙前横匾“相国神仙”冷冷地横在那儿，似在横瞪着无情。

无情长吸了一口气，正欲发话，忽然看见庙前横七竖八的有一些黑压压的东西，腥臭之味不断袭来，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一些死去的人，不是身首异处，就是残肢断躯，惨不忍睹。

正在此时，庙檐四角，斜飞出四个人，自四个不同的方向袭来，人未至，

各自手一扬，七八点星光射出，直射轿中的无情！

就在这刹那间，无情已冲天而起，暗器尽打入轿中。

无情于半空中喝道：“住手。”

可是那四人不由分说，两柄长剑直刺无情咽喉，两柄直取胸门。

无情于半空中一连三个筋斗，已落在“留侯庙”阶前，运气大叫道：“住手！我有话说。”

后面的四剑已带着尖啸，急刺而来，无情猛转身，手中刀光一闪，闪电般在暗夜中划过，四名大汉同时觉得眼前一花，手中剑一轻，四柄剑都中腰折断！无情叫道：“得罪了。我是来找——”一人喝道：“贼子，你们妖言我已听够了！”另一人道：“老丁就是这样被他们说动，被他们害死的！”还有一人道：“要杀就杀，我们绝不会投降，你不必多说！”最后一人狂嚎挥动断剑前冲：“妖贼，我跟你拼了！”

四个人又冲近无情，无情既无法招架，暗器又不能伤人，唯有退避！

这一退，已反跃入庙中，当时风声忽响，十七八条好汉已持各式各样的兵器围住了他，有人骂道：“好哇，竟一个人冲了进来，咱们围起来杀了他！”

“单刀入虎穴，有种！只怕你来去不得！”

“我要杀了他，以祭小三子在天之灵！”

“妈的！看不出这小子好眉好貌，竟是魔徒！”

“你也是真当咱北城无人了！”

无情勉力说了几句活，但内力不足，被人七口八舌的语言混淆了。

这时几支火把亮了起来，只见庙的四角，有二三十个妇孺老幼，或鲜血累累的人，或倒或卧，或倚或靠，都仇恨的盯着他。无情心叫苦也：要是全部人一齐冲杀过来，他的退路又被封死，若不用暗器伤人，又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忽听一声娇叱，白虹一闪，一白衣女人连人带剑，百刺无情，来势之快，令人应变莫及。

无情手朝地一拍，倒翻而起，避过一刺，已退到墙角。

白衣劲装女子一击不中，剑锋一回，竟无半丝停滞，又连人带剑急刺了过来。

无情退无可退，双掌往地上一按，在白衣劲装女子鬓发上倒翻出去，一面大叫道：“我是来见周城主——”

白衣劲装少女，一剑落空，剑尖往上翘，人也跟着美妙的一个大翻身，倒追无情，剑刺背门。

无情人在半空，苦于无处发力，大喝回身，手中金光一闪，白衣劲装少女见势不妙，回剑一挡，“当”一声响，一记飞轮撞在剑身上，斜飞而去，嵌入墙上，齿轮上还带有白衣劲装少女的几络青丝。

白衣劲装少女玉容失色，无情急急落地，正欲发言，忽然跃出三人，一名使链子枪，一名使峨嵋分水刺，一名使斩马腰刀，三人一扑上来，一言不发，各展杀手，猛攻无情！

无情长叹一声，此时是生死存亡之际，伤人也不得己了，左手一翻，三枚白骨丧门钉急射而出。

这三枚暗器只求伤敌，不求杀人，但亦甚不易避；可是这三人，一人把链子枪舞得风雨不透，碰开白骨钉；一人半空一刀斩落；居然准确地把白骨钉斩为两截，还有一人双刺一分，一个“懒驴打滚”，便避过白骨钉，欺近身来，一抬“凤凰点头”就向无情刺来。

单看这三人一出手，便知绝非泛泛之辈，无情突然想起那假冒“刁胜”者的话：“北城快要撑不下去了，‘四大天魔’率十六名手下攻了三次城，我们快守不下去了，城内十大护法，已战死三名，另三名被抓去制成‘药人’，反过来攻城，另两位护法受了重伤，唉……”无情一见这三人，使斩马刀的汉子膀上绑着白布，血渍斑斑，正是受过伤来的样子，可是已无暇多想，峨嵋分水刺已袭到，无情长叹一声，忽然心生一念：何不制住其中一人，让大家不敢妄动，再慢慢解释个清楚？

无情意念一生，双手一按，长身而起，大汉双刺不中，正待迎空再击，不料漫天一阵闪光，二三十件暗器齐罩了下来。

这大汉不愧为北城中十名武功最高其中之一者，只见他临危不乱，一双峨嵋分水刺指指点点，居然把二三十件暗器都格开，连沾也沾不上他身子。

可是无情这时候已落在他身后，手中掣出一柄匕首，就在这大汉忙于格开暗器时，无情的匕制”已横在他后颈上。

那使斩马刀及链子枪的大汉双双抢到迎救，无情另一手一震，十二点铁蒺藜射出，两人急闪，已来不及抢救那使峨嵋分水刺的汉子。

这时庙角又扑出一人，使虎头流金铛，虎吼扑来，身上也带着伤，无情沉声喝道：“谁再行前一步，我就先杀了他！”

此语一出，这使流金挡的大汉立时停下，满目都是关切之情，望着那使分水刺的大汉。

其他包围着的人纷纷怒叱，高喊，但不敢上前：“快把高护法放了！”

“你敢动高护法一根毫毛，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小兔鬼子，你还想作困兽斗！”

“小子，放下高护法可饶你一死！”

无情叹了一口气，正待解释，猛听那使峨嵋分水刺的大汉嘶声道：“我宁愿死，也不受这些鼠辈的威胁！”

话未说完，反手双刺，刺向自己的左右太阳穴！

无情心中大惊，没料到这汉子性情如此刚烈，他适才以匕首制住大汉，全靠对方全力应付暗器，所以才得手，而今这大汉竟然自杀，以无情的武功，根本也救不及，只要此人一死，无情就算能说出实情，只怕也得结下不解之怨了。

正在这时候，庙角忽然急起两道剑光，“叮叮”两声，一连刺中两柄分水刺，分水刺准头一歪，擦过大汉额角而过；这时两道剑光又分而合一，成了一道剑光，剑光握在一白衣青年手中。青年脸如冠玉，霜寒蕴威，凛然而立。

那白衣劲装少女立刻到这白衣青年的身旁，悄声道：“要小心，这人的暗器很厉害！”

无情长阶一声，猛把手拿峨嵋分水刺的大汉一推，把他推出身外。白衣青年一怔，没料到无情这么轻易就放过了这“高护法”。无情道：“谢谢你。”

白衣青年一呆，道：“谢我什么？”

无情望了他一眼，道：“谢谢你替我救了这位大哥！”

白衣青年道：“救他是我本分，你谢我作么？”

无情道：“要不是你救了他，我的冤就万口莫辞了！”

白衣青年道：“制住他的也是你，你有什么冤？”

这时那使虎头流金铛的大汉嚷道：“别跟这种贼人多说，让老子干了他！”

白衣青年道：“熊护法，请少安毋躁，我们问明再说。”

无情道：“我不是‘四大天魔’那一伙的。”

白衣青年道：“哦？”

那使斩马大刀汉子恨声道：“别听他胡言妄语，要不是‘四大天魔’那一伙人，你半夜三更来这荒无人迹的‘留侯庙’干什么？”

白衣青年道：“你且说说看。”

无情道：“我来找你。”

白衣青年“哦”了一声，奇道：“你知道我是谁？”

无情道：“我知道。”

白衣青年：“我从来未见过你。”

无情道：“但我知道你就是‘北城城主’周白宇。”

白衣青年笑道：“不错。”

那使斩马刀的大汉又道：“那你又来干什么？”

无情道：“东堡堡主黄天星已至，可是被‘魔姑’所制，命在旦夕，我不会解重手法的穴道，因此来要你们去救援。”

使斩马刀的大汉嘿地笑道：“鬼才相信。”

白衣青年周白宇忽然道：“赵护法，他的话我相信。”

使斩马刀的大汉怪叫了起来，道“你相信。”

周白宇笑笑道：“因为我也知道他是谁。”

赵护法奇道：“他究竟是谁？”

周白宇含笑望定无情，一字一句地道：“他是‘无腿行千里，千手不能防，——‘武林四大名捕，中的无情。”

赵护法、熊护法等都齐齐吃了一惊道：“他是无情？”

使链子枪的大汉大喜道：“难道我们的援助终于到了！”目中露出狂喜之色。

无情道：“不错。我们来了，但也损失甚巨，而今除我一人外，其他的人都被制住了，可是‘四大天魔’中‘魔神’、‘魔仙’及其八名手下也给我们杀了，‘魔姑’、‘魔头’八名手下也死了四人。我即刻要人去救他们，否则就来不及了。”

周白宇断然道：“好，我去。”

使链子枪的大汉道：“周城主，你相信他的话？”

周白宇昂然道：“别人远自千里来援我们，也只有‘信义’二字，咱们岂能以不信不义待人，教日后贻笑江湖呢！熊护法！”

另一名使峨嵋分水刺的大汉急道：“城主，我跟你一齐去。”

周白宇幽然道：“不行，彭护法，你要和赵护法、熊护法、高护法守在这里，这里伤者都要你们照顾，我一个人去便行，免得这里反被人所乘。”

那四个护法十分敬服周白宇，都答：“是。”

那白衣劲装少女道：“白宇，我与你一道去。”

无情见周白宇脸色有一丝为难，于是道：“我也知道你就是外号人称‘仙子’白欣如，是周城主的尚未过门的妻是不是？你的剑法很好，倒要请你去一道帮个忙。”

白欣如粉脸上掠起一片红霞，嫣然道：“愿竭所能。”

无情道：“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周白宇道：“好！我们边行边谈。”

这所谓一面行一面谈，是无情在轿中，周白宇与白欣如仗轻功急奔中的谈话。

无情简略地把黄天星等为何被“魔姑”，所制的因由说了出来，也把姬摇花与薛狐悲之间的斗争的经过简略地道出。

周白宇也说出了“四大天魔”围攻北城的始末。“四大天魔”率二十余“药人”奇袭“舞阳城”，全城上下，猝不及防，死伤过百，“药人”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不过本性已全失，武功也略为打了折扣，也给杀了七八个。

周白宇终于在狂澜中率十大护法奋起迎敌，以热血换取了“四大天魔”的撤退，坚守北城。

可是“四大天魔”也包围了北城，攻城三次，北城粮食断绝，伤亡过半，护法也死了三名，伤了一名，周白宇只好作突围战，结果两名护法被擒，一名护法受伤，对方的“药人”又折了七八名，可是北城的人还是冲不出来。

跟着下来一名护法误中奸计，被诱骗出城，制成“药人”，这三名被制成“药人”的护法，率领八九名“药人”以及“四大无魔”的人，再次攻城，终于城破，北城中伤亡十分严重，周白宇率领剩下百余人，退至山下“留侯庙”作最后坚守。唯“四大天魔”那些“药人”与那三名护法，也在此役中全部丧生。

是故周白宇等坚守“留侯庙”，撤退时又获得一些粮食，抖擞精神，见那三名被制成“药人”的护法之下场，宁可拼死，也不被擒。“四大天魔”也不敢妄攻，另一方面“药人”已缺，不敢妄动，另一方面，“四大天魔”想把这些北城高手制成“药人”，也不想迫之过急，只怕一无所获。

可是周白宇等也明知冲不出去，因为百余人中，妇孺占了三十余人，另十余人已无力再战，能战者仅六十余人，一旦与“四大天魔”力拼时，必吃大亏，可能全军覆没，唯有在庙中苦守，反而能占地利人和，或能予重大反击，并等候援兵早日来临。

而今说来，“四大天魔”之所以迟迟未再出击，一方面除了“药人”已尽，亦恐怕逼虎跳墙与攻坚不易之外，还有“四大天魔”内部的明争暗斗，加上黄天星这一行援兵与对方的力拼，削弱了“四大天魔”的攻击实力，以致无法集中兵力再行出击。

经过个把月未的苦战，北城的人已筋疲力尽，周白宇是一城之主，被迫撤城，而且全城伤亡如此惨重，除了痛恨之外，更觉无颜以对先祖基业。

现在最大的困难剩下两个：

一、如果“魔姑”与“魔头”已先行决了胜负，要是赢的是姬摇花的话，那末她必知黄天星等的所在地，可能已折返，而黄天星等已遭了毒手亦未定，至少，无情这三人难免又得与“魔姑”姬摇花一番恶战。

二、不管是姬摇花或薛狐悲胜，他们都一定会调动其他未用的“药人”——据悉尚有四五十人之多——再攻北城，那时纵黄天星等安然无事，要抵抗这批失去本性的高手，也甚为不易，何况薛狐悲或姬摇花只要一人尚存，便是极为头痛的对手。

最重要的是，如果此际黄天星等已成“药人”，那周白宇等就是再多三倍的人手，只也非一败涂地不可了。

一个月又十三天以来，周白宇第一次现出笑容，白欣如也是。

就算无情肃杀的脸上，也不禁有欣慰之色。

因为他见到了黄天星，而且已解了他们的穴道。

门无极一跳起来就痛骂姬摇花。戚红菊和竹剑、梅剑、兰剑、金银四剑童憋了半天的气，一旦自由，不禁跳跳蹦蹦的。姚一江告诉无情，姬摇花初把他们擒来时就想喂他们吃一大堆的药，但这些人牙关紧闭，就算吃下去的也硬硬呕吐出来，姬摇花无可奈何，临走时向一绿一白两个怪人说明要看住他们，并饿他们几天，待他们失去抵抗意志力时，不吃也得吃。

第二十章 杀魔姑

姬摇花临去时又说明是要把无情也一并擒来，急得他们如热锅上蚂蚁，可是又偏偏动弹不得。

后来远处忽传尖嘶之声，这穿着绿衣与白衣的两人脸露惶惑之色，互觑一眼，也发出一声尖啸，然后离开了山洞，再也没有回来过。

黄天星与周白宇见面，更是话多不尽，黄天星向无情苦笑道：“我以为那婆娘此去，你必无防备，非为她所擒不可，心里急得不得了，不料洞外竟传来你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你真有办法，江湖上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

无情道：“我也确为姬摇花所乘，要不是薛狐悲起内哄，我也决逃不出来。”

黄天星道：“看你解不开我们的穴道，去请救兵时，我们也捏了把汗，怕的是那婆娘先回来出其不意向你下毒手，那时就是我们害了你了。”

无情笑道：“这倒不曾发生——倒是在‘留侯庙’与北城高手打了一场硬仗。”

周白宇道：“无情兄闯入了‘留侯庙’，遇上几位弟兄，大家以为他是魔姑派来的，便打得厉害，后来和赵、熊、彭、高四位护法及欣如交手，始终都不下杀手，我就知道他绝不会是‘魔姑’那一伙的了。”

黄天星道：“无情并非无情，其实是宅心仁厚——哦，对了，除了熊、彭、高、赵四位护法外，牟、阮、宁、曾、关、戴六位都好吧？”

周白宇惻然道：“我们北城，现在仅剩百余人，能战者六十余人而已，戴、关、曾、宁、阮、牟六位护法也牺牲了！北城遭此大劫，白宇何颜历历代祖宗！只望能早日杀魔复仇，再以一死报北城！”

黄天星道：“‘四大天魔，崛起江湖，对付的不只北城，还有西镇南寨与敝堡，而且还想席卷整个中原武林，北城不过是首先遭殃的罢了。南寨西镇，据说也遇上非同小可的敌手，我已遣堡中三分之一高手去救援。此事怨不得谁，换作四大世家中任何一家，要抵御‘四大天魔’之合击，也必毁无疑，就算我们人多势众，把他们四魔逐个击破，但随来的三分之一堡中力量，也只剩下老邝和一江，其他鲁、游、言、李、尤五位护法，以及老汉、青僮，也都牺牲了，又怨得谁来？唯有化悲痛为力量，歼灭巨魔，方为报仇雪恨之道。”

周白宇惨然道：“世伯教训的是。”

戚红菊忽然道：“适才你们说北城的人‘留侯庙’中，粮食不支，我们何不立刻就赶过去，也好周济他们。”戚红菊为人冷傲，但却有一颗关怀世人的心，不像姬摇花的脸慈心狠。

无情道：“我要先上山去，看看‘魔姑’与‘魔头’的战果如何？”

姚一江道：“最好他们已拼过两败俱伤，我们上去了结了他们！”

周白宇道：“我们也去。”

无情道：“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魔姑’与‘魔头’这两人残毒可以想知，大家千万要小心的好。”

黄天星道：“适才你与薛魔头于北门一战，我见你绝对可以牵制胜薛狐悲，再加我们九人之力，倒不怕放不倒他们的。”

无情叹了一口气，说道：“姬摇花虽受重创，但一出手间，我已感觉她武功远在薛狐悲之上，要是薛狐悲留下来，我们倒是绝不会占劣势的，怕的

是，留下来的不是他。”

白欣如道：“就算姬摇花留下来，但一目已瞎，已与薛狐悲斗了这一阵，只怕不见得还可以那般叱咤风云了吧。”

周白宇道：“怕只怕姬摇花不止是姬摇花，还有听她号令的一干‘药人’。”

北城的城门在西沉的月色下，半开半闭，有说不尽的可怖，似人生尽头的一座暗门，冷冷在守候，谁也不知道门后匿伏的是什么？

可是现在无论匿伏的是什么，都抑制不了无情等人报仇雪恨的决心。

周白宇、白欣如与戚红菊及三剑婢，飞鸟一般自城头左侧掠了进去，黄天星、邝无极、姚一江闪电自城头右侧抢了进去，同时间，四剑童已踢开了城门，抬着无情的轿子冲了进去。

他们同时冲入，也同时呆住！

城里已没有活人，只有死人。

有一个人，离地悬空地背贴城墙上，背后墙砖也被撞得四裂。这人的背肉完全突了出来，然而胸腹之间却凹了进去，是给人用掌力打成这样子的。

而且这人被用这掌打得七孔出血，眼珠子一颗凸睁出来，眼眶都是血痕，另一颗因中掌震荡过剧，已挂落在颊边，随着两道小血管；血淋淋的挂在脸上。

这人死状甚为可怖，嘴巴也张得大大的，可是满口都是血——在他没叫得出声音之前，对方已把他活生生的打死！

这人就是“魔头”薛狐悲！

从薛狐悲的尸首上来看，可以肯定是在搏斗中忽然中掌，中掌之力奇大，使他全身向后倒飞，而对方不容其喘息，半空追及，一连在他胸前打了近百掌，直至他倒撞上城墙上，整个人都嵌了进去，对方才肯收手，其恨意可想而知。

薛狐悲既死，姬摇花自然活着。

“魔头”用暗算刺盲了“魔姑”一只眼睛，居然还是败得如此之惨，姬摇花的武功也真够匪夷所思了。

薛狐悲嵌在城堡之上，伏倒一个人，这人正是假冒“刁胜”的“修罗四妖”之一，他的脖子，几乎已全被钩断，鲜血淋漓，右手还半举，但也有一道钩痕，几乎把他的手腕钩断，只连着一块带肉的皮。

敢情这“刁胜”与“四方巡使”中的“南方巡使”“鬼火追命钩”卓天成相斗被对方兵器钩中颈项，情急中欲以手夺钩，但被另一钩钩住了手，活生生地被钩死。

在城门口倒着一人，脸向城外，卧倒地上，背后有两个血淋淋的洞，想必这“杨四海”与“北方巡使”“双笔白无常”苦战后不敌，企图冲出城门，但被双笔自背门飞射击中而死。

“魔头”薛狐悲死在“魔姑”姬摇花手下，而薛狐悲座下双妖也死在姬摇花座下双使手下，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可是现在姬摇花呢？她与两个巡使卓天成和崔鬼坡究竟去了哪里？

无情的脸色忽然变了，疾声道：“快回‘留侯庙’！”

周白宇的脸色也变了，第一个就窜了出去。

“魔姑”杀了薛狐悲之后，自然会想追杀无情，发现无情已踪迹全无，必以为无情是去寻找北城残兵的下落，所以必定设法兜截无情，或索性乘狼全力攻打“留侯庙”，以绝后患。

姬摇花断断没有想到无情竟凭二巡使的啸声，识别方向，找到了黄天星等，并再寻着周白宇等，赶去救助黄天星诸人。

就在无情率周白宇和白欣如再次到山洞的时刻，正是姬摇花率双巡使及仅存的四十五个“药人”高手，全力扑袭“留侯庙”之际。

如今“留侯庙”中只有熊、赵、高、彭四位护法执事，连周白宇与白欣如也来了此处，岂能应付这可怕的攻势？

所以人人脸色大变，立刻赶赴“留侯庙”。

“留侯庙”依然屹立在黑暗中，可是一切已不同了，巍峨的庙宇已不再是杀气，而是森冷的寒意。

尤其周白宇，更加感觉得出这寒意。

因为“留侯庙”前后左右，已没有一个是活人，庙前倒的是尸体，庙里倒的是尸体，庙后倒着的也是尸体。庙前第一个倒下去的人，便是那使虎头流金挡的熊护法，他双眼凸出，脖子变形地窄小了起来，是给人活生生用布带勒毙的。

可是彭、高、赵护法呢？

周白宇的眼睛又亮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有尸首，但尸首并不算太多，约莫有三十来具，其中大半是已受伤或不能动武的人。

其他的人呢？

忽听无情在庙后喊道：“他们从这里撤走。”

黄天星、周白宇等立即掠了过去，只见庙后有一处树丛东歪西倒，直向山边的一条通路延去，地上满都是凌乱脚印，还渗有血渍。

彭、高、赵几位护法毕竟是老经验，一旦估量自己绝对抵挡不了对方的攻击时，立即率众向庙后撤退，姬摇花的部队集中在庙前决战，待发觉时，便已迟了。

这当然这熊护法带一批杀身成仁的北城高手引开他们的目标才能成功的，可是熊护法这批人也牺牲了。

姬摇花发现他们逃的路向，即刻追杀。

北城的人带着一批伤者与妇孺老幼，如何能逃得出这批杀人魔鬼的追击呢！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姬摇花因伤目后心性大变，已不想活捉北城的人作“药人”，只求斩尽杀绝，把眇目之恨，迁怒到北城这一干无辜者的身上去发泄。

无情等也立刻动身，他们只希望能在“魔姑”截及北城残卒之前，先截住“魔姑”，以决一死战。

已经是第十四个死人。

这条路越走越荒芜，奇岩巨石，一座座似愤怒的守护神般的，怒视着这乱石削壁的山谷。

而在这条路上，已倒下十二个北城的高手，两个药人。

周白宇眼筋红了，姬摇花等显然已追上了北城的人，北城的人一面逃一面派出高手断后，只是一旦与药人硬拼，便伤亡惨重。

无情忽然问道：“这条路是通往哪儿去的？”因为他瞥见崖石上有“石门滚雪”四字，力拔山河劲道万钧，不禁问道。

白欣如道：“此处通往褒城北门，离北马锋约二十里路。”

无情目光一亮，说道：“要是真的进入褒城，我们也许就能和姬摇花打

一场硬拼。”所谓“北马锋”者，乃褒城以南十八里处，立有汉时“萧何追韩信”的碑石。所谓“褒城”，是摩崖石山一带，有古代的“凿石架空，飞梁阁道”之奇，共筑有阁栈二千八百九十二间，工程艰巨，气魄非凡，褒城北门又称“石门天险”，为过留霸第一险。褒城有“一笑倾城”纣王美姬褒姒的古迹，据说“烽火戏诸侯”即在此处。摩石山上更刻有汉魏时的“石门颂”，均为汉隶的翘楚。

黄天星沉声道：“但愿能与那魔姹于褒城决一死战！”

褒城，枯草萎枝处处，烈火如炙。

四面有高冈，岩石奇巨，而一群人就在山腰上，作舍死忘生的决战。

无情等来不及从高冈上望见这些人时，正好是因为一声惨叫，无情往下望去，恰好看见一个眇目悍妇，五指插入赵护法的胸膛。

其他的北城高手，咬紧牙关，苦苦支撑。

约莫四十余名药人，仍在疯狂的围攻着。

周白宇一见此情，心血贲张，大喝一声：“妖妇，休得张狂！”

连人带剑冲下山坡，跟着就要冲近姬摇花，猛地绿衣一闪，三点青光直打周白宇上、中、下三路。

周白宇半空白虹一折，再折，三折，一连三折，躲过三点青光，剑势仍直指姬摇花。

绿影再闪，凭空而至，两柄金钩半空格住周白宇的长剑。

周白宇冷哼一声，剑势一翻，收剑出剑，两剑直刺绿衣人“门顶穴”与“跳环穴”，还能反手一剑刺向绿衣人背后的“龟尾穴”。

“门顶穴”乃在头顶，“跳环穴”系在腿部，“龟尾穴”却在背后。

周白宇一气三剑，居然方位不动，连刺三处完全不同的人体大穴，简直匪夷所思。

可是绿衣人居然不闪不避，双钩倒扣，直夺周白宇咽喉。

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周白宇只好收招，他出招快，收招更快，这还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是变招，快得他仿佛就是要出这一招似的，“叮叮”两剑，荡开双钩。

来人的攻势全被招架，周白宇的剑势也停顿下来。

两人交手数招，心中都有了分数，周白宇冷笑一声，道“‘鬼火追命钩’卓天成？”

卓天成冷哼道：“你就是北城城主周白宇？”

白欣如就在周白宇掠出的同时间，也扑入战团，但她甫入战团，白影一闪，阴笑一声，只听有人阴恻恻地道：“好漂亮的小妞儿，岂非送上门来的美肴吗？”

白欣如怒不可遏，长剑一翻，剑势看来毫无锋芒，其实一泻千里，潜力起伏，直向来人卷过去。

来人冷哼一声，正是“双笔白无常”崔嵬坡双笔一展，居然左右夹住了白欣如的剑，邪笑道：“你知道这招叫什么？”

白欣如粉脸通红，倏然松手，双拳齐出，崔嵬坡过于轻敌，猛觉手上一轻，左右肋已各中一拳，痛得退了七八步，白欣如已反手抄剑在手，一连攻出七八招。

周白宇力战卓天成，白欣如力斗崔嵬坡，而北城的人见城主与未来城主夫人来到，纷纷抖擞精神，奋起血战，抵住那四十余名药人的猛攻。

无情向下望去，立时知道姬摇花并不参战，只是发出奇异的尖啸，而药人就随着她的呼啸或进或退，这些药人除了可以自动攻击和防御外，甚至打到崖边，也不知止步，有一名药人就这样摔下谷底。

姬摇花只是主掌号令，时或乘隙骤下毒手，杀死北城中最骁勇善战的高手，为她拼死的都是一些迷失了本性的药人。

戚红菊忽然惊叫一声，悲恸欲绝，因为她看见她哥哥“千里一点痕”戚三功及其丈夫“凌霄飞刀手”巫赐雄也在“药人”群中，双目似开似合，脸上阴森一片，在与北城的人苦战。

而北城能战者仅剩四十余人，武功与药人一比，自然相去太远，简直已到千钧一发的时候了。

无情急道：“黄老堡主、邝兄、戚女侠，此妖婆武功高强，你们必须围攻她，再设法诱她上此台来。”

黄天星如大鹏展翅，急旋而下，戚红菊也似一只赤燕般掠了下去，邝无极丈二长就一挺，飞奔而下，姚一江摸摸镖囊，跟着奔下石台。

梅、兰、竹三剑婢，也想下去，无情道：“你们三位，可有带火酒、火折子等物？”

黄天星等这一群人远在宝鸡镇上起，便炊食自给，而且为慎重起见，一粮一水无不用自己所配备的，连燃点物也携带不少，火折子是行走江湖必备之物，自然少它不了。无情一一收过，又命四剑童等把众人的衣物掏了出来，然后又道：“你们七人把附近易燃之物如枯木草干之类收集起来。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四剑童对无情，自然是唯命是从。竹剑奇怪道：“无情公子，你要这些干什么？”

无情点头道：“姬摇花武功高强，我们恐非所敌，唯有以计胜之。昔日此地是纣王烽火戏诸侯处，今日我们却要以烈火除妖妇！”

竹剑、梅剑、兰剑等相觑一眼，即振衣而去。

无情一人独坐轿中，冷观战局。

黄天星一扑近姬摇花，大刀一展，一招“长沙落日”，迎头砍下。

姬摇花乍见黄天星，十分惊讶：“你居然逃脱出来！”她只说了七个字，但已化解了黄天星这一刀，还击了六招，黄天星也退了六步。

可是，这时一道冷风，直到姬摇花背门。

姬摇花右手一撒，长絮卷出，竟套住戚红菊的长剑。

邝无极的丈二长戟却认准姬摇花的右目就戳了下去。

姬摇花冷笑一声，不得不松手，只见黄带一卷，又搭住邝无极的长戟，轻轻一带，竟把邝无极连人带戟带下山崖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间，黄天星手臂一张，已硬生生抱住邝无极，在崖边硬硬顿住，脚下沙石簌簌而下。

姬摇花冷笑一声，乘帆出掌，击向门无极背门。

只要这一掌命中，门无极与黄天星就得双双滚下深谷里去。

正在此时，三枚飞铜直射姬摇花，姬摇花贴地低头，竟似游鱼一般躲了过去，已扑近发射暗器的姚一江，反手一击，手中多了一柄金光闪闪的短剑。

姚一江一惊，姬摇花已欺近他身前，姚一江的暗器最忌近身搏击，正待急退，姬摇花的短剑已完全没入他腹中去。

姚一江惨叫一声，堕下万丈深崖。

姬摇花一剑得手，却来不及拔剑，戚红菊的长剑已至，姬摇花闪身避过，姚一江已连人带剑消失在崖下。

姬摇花返身厉瞪戚红菊，独目中凶狠残毒，手中布带一挥，就扑了过去，戚红菊不敢恋战，返身就跑，直往石台掠去。

姬摇花目光一闪，急追而去。

那边的黄天垦与邝无极也急追姬摇花，以拯救戚红菊之危。

这边姬摇花一上手间便杀了“满天暗器”姚一江，逼得“逢打必败”邝无极险象环生，也击退了“金刀无敌”黄天星，更追杀“小天山燕”戚红菊，可是另一边的战局，却有了极大的变化。

姬摇花一心对敌黄天星诸人，药人便无人控制，威力大减，北城的人乘机缓过一口气。唯有不受影响的是“南方巡使”卓天成与“北方巡使”崔崑坡，二人正与周白宇及白欣如越打越酣，胜负未分。

姬摇花与戚红菊在江湖上都是以轻功见长的，可是姬摇花之所以甘与戚红菊齐名，乃因借江湖上“飞仙”之名来隐匿其“魔姑”的身份，所以武功轻功都只露五分，而今两人全力施为，相较之下，戚红菊便大为逊色，黄天星、邝无极也苦追不上。

姬摇花也明白局势，知道必须速战速决，当下尖啸一声，登时有两名在左近缠战的药人，分左右截住戚红菊的去路，出手猛攻。

戚红菊本来就未必能接下姬摇花三招，而今再有两名药人的夹攻，实在断无倖理。

就在这时，白光自石台上骤起，至戚红菊面前一分，竟分成两道，“噗噗”二声，两支钢椎分别钉入两名药人的心口！

这两名药人在江湖上也是有名有实的高手，只是本性已失，神智昏迷，无情射出这两椎，又十分巧妙，看来是射向戚红菊的，半途才急折而出，击中最后目标，连姬摇花这等高手也相救莫及，这两名药人又怎能来得及闪躲？

姬摇花一见石台上有暗器，便知无情也在上面；宁可不要杀着戚红菊，她此刻也非要上石台夺得无情之命不可。

她眇一目之故，虽说是薛狐悲下的手，但若非无情在场，她断不致让薛狐悲欺近身边；若非无情掷出一刀，薛狐悲那一针，她说不定可以避得开去；所以她对无情痛恨至极，恨不得亲手致他于死地。

姬摇花提气直上，转眼间已追上戚红菊，一掌拍出。

戚红菊强提真气，猛力一冲，冲天而起，避过一掌。

姬摇花右手一振，长布卷出，已缠住戚红菊足踝。

戚红菊玉容变色，这时，又见精光一闪，一枚六角锉，盘旋飞来，恰时切断了布带。

姬摇花怒极大喝一声：“你躲在哪儿放暗箭，看本仙姑不把你揪出来，剁成肉浆！”

长身而起，已登上石台。

姬摇花自恃艺高胆大，一方面又怒不可遏，决意要亲手杀死无情等，她一跃上石台，只见那顶诡异的轿子，已向她冲来。

姬摇花曾目睹无情以轿子上的暗器机关，把“魔头”薛狐悲打得落花流水，她虽自负技冠群英，对此“怪物”也有三分忌讳，当下先行长身拔起。

姬摇花这一拔起，时间上捏算得十分之准，就在轿子离开她身躯仅有三尺之遥时，她才全力急起。

这一下，无情全速冲刺，定必收势不及，滚下石台去的。

可是姬摇花正全身急起之时，轿子的杠杆顶端，突地弹出两柄尖刀，各长五尺，直取姬摇花左右双胸。

姬摇花明明算准轿子离她尚有三尺，没料刀尖一出，姬摇花就算飞身而起，也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只听“腾腾”两声，姬摇花的两只拇食二指一弹，正好弹在刀上，两柄刀一折为二，飞上半空，转而射入轿中，快若惊鸿。

眼看二截刀尖就要射入轿中之际，忽然轿中精光一闪，一柄飞刀半空横飞而出，刀柄各碰撞中那两截刀尖，三样利器，变成折射姬摇花。

这时轿子势不可当，急撞姬摇花。

就在这一刹那间，姬摇花忽然失去踪迹。

姬摇花站的地方就是石台边缘，姬摇花影踪一失，轿子立正，就在石台边缘硬生生顿住。

那三柄刀在空中闪了一闪，亦告消失。

就在这时，姬摇花的人就像秋千一般，呼地一声荡了回来，倏然出现在轿前，十指如十柄尖刀，直插入轿中。

姬摇花并无退下石台，她只不过在电光石火间，双足钩住台边，向下一倒。

等到暗器都过了之后，她即刻像秋千一般荡了回来。

姬摇花出手之快，简直匪夷所思，她的人才出现，根本看不见她的手，她手已插入帘中了。

可是她的手一插入帘中，那帘子立时变成了一块薄薄的铁板。

姬摇花十指穿过铁板，但手掌却穿不入，两只手便硬生生嵌在那儿。

这时轿子的槛部忽然射出三点星光，直取姬摇花胸腹之际。

任何人双手伸了出去，胸腹之际都是极大的空门。

何况在这刹那间姬摇花绝不可能来得及把手抽回来。

可是这空门不见了。

姬摇花的确来不及抽回来，但她双足一起，一连踢出四脚！

四脚中的三脚，把暗器踢飞，反射向自台下猛冲上来的黄天星，邝无极与戚红菊。

最后一脚却是踢向轿槛，同时间姬摇花十指由插易为抓，用力一扯。

就在这一踢一扯之际，“劈拍哗啦”一阵声响，轿子被踢倒飞三尺，而整块铁板，都被扯了出来。

这刹那间，板裂扯下，轿中猛暴射出数十点星光。

姬摇花猛把铁板一抡，只听一阵“劈劈拍拍”的声响，好像雨一般密集的东西都钉在铁板上。

声音一停，姬摇花就冲了过去。

她是以铁板为盾，直撞了过去的。

铁板顶住轿子的杠木，去势不止，直向后猛退。刮得地面吱嘎着响。

后面就是山崖，万丈绝崖。

姬摇花力聚于臂，瞬间轿子已被推向山崖的边缘。

轿子向山崖落下的刹那间，轿中一人冲天而出，急飞过姬摇花头顶，七点星光由上而下射出。

姬摇花的铁板足可把前面守个密不透风，可是头顶，背后却是个大空门。

这七点精光正是打向姬摇花的头部与背部。

就在这刹那间，姬摇花已把她最畏忌的轿子推落山崖。

同时间，她的头、背之空门，变成了铁板，七点精光齐齐打在铁板上。

轿子正轰隆轰隆的掉下山崖去，同在此时，十道几乎完全听不见风声的暗器，在空中闪过。

姬摇花的双目只剩一目，而且以铁板作武器，挡住了视线，所以根本看不见。

姬摇花的耳力极好，她以铁板作盾，处处均能守住暗器的攻击，乃因她能听声辨影，暗器打她不着。

可是她这次听不见，因为暗器实在太小了，带不起什么风声，更何况轿子落下山崖之声又盖过一切。

这些暗器是十枚银针。

十枚银针就自姬摇花适才在铁板上插的十个洞孔里飞了进去。

姬摇花发觉时，针已穿过洞孔，也就是说，离开脸孔只有半尺。

同时间，无情身影正自长空落下，但忽然之间，他听见漫天暗器之声陡起。

只见姬摇花双手在铁板上一紧，钉在铁板上的三四十件暗器，全喷射向无情。

无情半空猛一吸气，竟不落反升，出手如电，双手连扬之间，二十多件暗器射出。

无情这一升起，已躲过一半暗器，另一半暗器，他也施暗器一一撞落。

这时姬摇花手中的铁板，突然脱手飞出，在半空中追削无情。

在铁板飞出的刹间，无情在一瞥间看见，姬摇花用牙齿咬住那十支银针。

无情忽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失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尤其是在这生死一发之间忽然想起。

铁板急袭无情，无情知道，这一下他是绝躲不开去了。

他的轿已毁，他的暗器失手，若这铁板是飞击向他，他或可躲过，但如此横拍过来，无情无法可躲。

唯一的办法只有用双掌硬接，但这一接之下，功力殊异，非给震下石台不可！

这一震下石台，死生未知，而那最后的计划，也无从进行了。

铁板飞拍，无情人未沉下，心已沉了下去。

就在这时，一声暴喝，半空一闪，硬生生把铁板劈为两半，左右落下，也不知是给这威猛无比的一刀所震落，还是给那一声卷天铺地的大喝所摧毁？

来的人正是“大猛龙”黄天星。

黄天星到了，邝无极与戚红菊也同时到了。

邝无极丈二长戟一横，戚红菊长剑一撩，齐齐冲出。

姬摇花忽然开口，十枚银针，喷射而出。

邝无极急把长戟舞得个风雨不透，戚红菊只好像燕子一般地掠了回来。

这时黄天星与无情均已落地，与邝无极及戚红菊并肩而立。

四人站在一起，心中觉得很温暖，因为有朋友同生死、共患难。

可是四人心中不觉一阵惊悸：因为这姬摇花的武功，实在太高了，不但太高，简直是厉不可当，凶狠歹绝。

姬摇花以独目冷冷望着他们，冷冷地道：“你们死吧？”身形展动。

无情忽然低声喝道：“放火！”

在姬摇花扑上石台，大战无情之际，下面的北城高手与药人缠斗，亦已有了变化。

药人的攻击，北城残余的人是接不下去的。可是自姬摇花被激上石台之后，药人失去了命令，继于应变，北城的人与药人战斗已个把月，十分清楚这点，便利用暗器、地势、身法等方式与药人周旋，一时间尚支撑得下去。

姬摇花原想一鼓作气，先毙了无情等再回来催动药人，给予北城的人致命的打击。

她没有轻视无情的攻击力，可是无情还是比她想象中更难应付。

而另一边卓天成大战周白宇，也有了一个分晓。

卓天成金钩闪闪，就像天网一般，从天上撒下来，周白宇就像网中的鱼，左冲右闯都闯不出去。

可是周白宇的人就像一支箭一般，反而向金钩的漩涡中心连人带剑冲去！

漩涡中心便是卓天成。

卓天成就像急流中的一块巨石，急流撞上去，就成了横扫八表的漩涡。

可是一旦把岩破除去，急流只剩下急流，不会再有漩涡了。

周白宇外号“闪电剑”，他剑势一起，已刺向金钩之中心。

可是漩涡立即不见了。

双钩一前一后，似铁环一般，箍住长剑。

周白宇凝神定气，以龙虎山人的“龙虎合击大法”，内力源源撞出，透过剑尖，直逼卓天成。

就在这时，卓天成突然松手。

卓天成双手一展，两点青绿色的火芒闪电射出。

周白宇脸色变了。

剑已被双钩挂住，若抽剑回挡，十分不便，而且，势必不及，周白宇只好弃剑。

他一放手，双手五指“手挥琵琶”，急弹而出。

就在他弃剑的一刹那，卓天成已反手捞住双钩。

可是周白宇这两弹是嵩山的“仙人指”法。

卓天成料定他的成名“鬼火”，是任何人也接不下的，可是嵩山“仙人指”乃以指劲吐纳，所以指不触物，也能碎玉断金，“鬼火”立即被弹了回去。

这种“鬼火”，稍沾身必全身溃烂而死，卓天成自己也无药可救，大惊之下，只好弃钩退身。

就在他弃钩的同时，忽然小腹热辣辣地一痛。

就是这一痛，他便像一只被抽了气的球，垮了。

那两点“鬼火”便打在他的双目上。

卓天成立即瞎了，在他惨叫到第三声的时候，他便死了。

他至死也想不透，周白宇用什么方法，能如此迅速地捞住长剑，并刺向他腹中去。

其实周白宇也来不及捞剑。

他只是在施“仙人指”的同时，也踢出一脚。

脚踢中剑柄，剑带动金钩，向前一撞，插入“南方巡使”卓天成腹中去。这一下便结束了卓天成的性命。

卓天成一死，周白宇立即抄剑掠起——扑向白欣如与“双笔白无常”崔嵬坡的战团中去。

崔嵬坡与白欣如武功上本难分上下，白欣如剑法以阴柔绵延为主，崔嵬坡的剑法却可点、刺、捺、按、擦、戳、指、拖、夹、格、挑、划为主，千变万化，再加上白欣如的应战经验本就不如崔嵬坡，所以越打越落下风。

就在这时，崔嵬坡右笔忽然直指白欣如的“气海穴。”

白欣如长剑向下一压，挑住铁笔。

可是崔嵬坡的左笔倏然点向白欣如眼下的“承泣穴”，出手之快，像本来就是点“承泣穴”，跟原先点向“气海穴”全然无关一般。

然而他的右笔仍径直点向白欣如的“气海穴”。

崔嵬坡有两支笔，白欣如却只有一柄剑。

白欣如玉指一抓，却抓住了笔杆。

崔嵬坡阴笑一声，双手一震。

在一震的同时，两管铁笔之端，忽然射出两团黑水。

这两团黑水，又腥又臭，当然不是墨汁。

任何一个人只要沾上一滴，后果绝不会比沾上“鬼火追命钩”卓天成的“鬼火”好上多少。

白欣如花容失色，急把头一偏，脸上的那团墨汁擦颊而过。

可是她只有一双眼睛，当她发觉时，已避不开射向“气海穴”的那一团墨汁。

就在这时忽然伸来一只手，拇食二指一弹，嵩山“仙人指”劲逼出，那团墨汁忽然转了个弯，然后四溅而出。

墨汁溅出，全射向崔嵬坡。

崔嵬坡恐惧这“墨汁”只怕要比卓天成害怕自己的“鬼火”还要来得惊怖，急忙半空中一连三个翻身，避出丈外。

他的人才落地，周白宇已贴身而至。

崔嵬坡双笔疾刺而出。

忽然双笔被双钩扣住。

崔嵬坡一见双钩，心中一寒，知道卓天成已凶多吉少。

就在这时候，周白宇松手，长剑反扎崔嵬坡小腹。

崔嵬坡双笔被双钩挂住，无法施展，只有往后一跃。

但他只是一个人，周白宇加白欣如，是两个人。

他背后也没有眼睛，不知道白欣如的剑在等着他。

他也听不见风声，因“素女剑法”是以阴柔著称的，出剑时快而不带风声。

当日白欣如与“武林四大名捕”之追命在“亡命”一役中，就是以这种剑法力战无敌先生的“无故杖法”，几乎能克制住对方的快杖，但最后因功力不足，终于为无敌先生所败。

崔嵬坡就撞在剑尖上，他立即弹了起来。

可是周白宇的左掌，贯注了十二成的“无相神功”，同时按在他胸膛上，他便再也弹不起来了。

而且像死鱼一般，凸着眼珠子，永远也不再动一动了。

“双笔白无常”崔嵬坡死的同时，北城中的高护法，已被三名药人围攻而死。

药人也折了七八名，可是北城的人，更加支撑不下去了。

周白宇掠起，立即就要加入战团，白欣如立时拉住了他的时，道：“这些人都是被姬摇花控制的，而今姬摇花已被无情等引上石台，不如我们合力围击而诛之，好过在这儿滥杀无辜之人，而且，无补于事。”

周白宇身形一凝，又急扑而起，抛下一句话道：“好！”

无情忽然沉声喝道：“放火！”

姬摇花一怔，蓦然发觉她身后是绝崖，而其余三面，地上都有大堆的干柴枯枝等易燃之物，上面又有破布湿衣之类，并且还有浓烈的火油味。

姬摇花的脸色立时变了，同时间她长身而起！

就在这个时候，左右两旁同时丢出了七八柄火子！

所有的易燃之物，都在极短的时间内燃烧了起来。

姬摇花飞身而起，火势虽大，火头虽高，但要拦住她一掠三四丈的轻功仍是不易。

可是“唰唰”二声，两柄飞刀直射她“中堂”、“巽血”二穴！

姬摇花半空翻身，抄住两柄飞刀，正提气欲跃过火团，忽然眼前一阵模糊，然后一阵刺痛，心头一慌，不禁提气倒退回原处。

原来姬摇花在半空脚下脚上一翻之际，刚好与火头上冒上来的烟打了个照面，烟薰及眼，而姬摇花只有一只眼，另一只眼平时也痛个不得了，再经烟一薰，怎么奈得住？

姬摇花明白了敌人陷阱后，又气又急，气红了脸，口中怒叱一声，又飞身而起。

这一次她拔起足有四丈高，避过火头，直闯了出去。

无情左右手一翻，四支飞叉，急射姬摇花双足双腿。

姬摇花半空把手中两柄飞刀射出，格开两支飞叉，双手一捞，又把另两支飞叉捞住，正待飞过火线，忽然黄影一闪，一人挟怒鹰之姿，大海之势，一刀砍来。

姬摇花只得展双叉一格，“”地一响，两人俱落了下来，黄天星持刀于火线之外，姬摇花仍在火线以内。

姬摇花提气再起，这一下是怒极而起，无情一动，十颗青莲子打出。

姬摇花在空中衣袖翻飞，十颗青莲子，全收入袖中。

黄天星大喝一声，长空跃起，一招“横刀断水”！

姬摇花右叉一带，竟把黄天星金刀斜斜带出，眼看就要跃过火线，忽然一柄丈二长戟，直刺她仅剩的右目。

姬摇花左叉一架，凭手中一柄半尺不到的小叉，居然叉住丈二长戟。

姬摇花马上闪身，企图在邝无极与黄天星之间，闪将出去，可是，迎面来了一柄剑。

戚红菊的剑！

姬摇花怪叫一声，力已尽，气已衰，半空一个翻身，翻回火线之内，正欲再闯，忽然乌天暗地，泪流不已。

原来在这些易燃之物上，置有不少湿衣烂布之类，火头一旦烧上这些物件，即起浓烟，姬摇花三冲不过，烟已生起，而且极浓，况且风吹向断崖，姬摇花又只有一只眼睛，所以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而且火头快要烧向断崖。就算不是，姬摇花的左眼不痛，再给浓烟一薰，无论怎样也撑不下去了。

姬摇花尖嘶一声，这一下，是倾尽全力而为。

这一拔起，借岩使力，竟有四丈余高！

她冲出浓烟，勉强可看见一点事物，袖中的青莲子立时尽向无情射出。

因为她现在不能视物，又被浓烟所罩，火头之燃烧声不绝于耳，最忌的就是无情的暗器。

风向断崖吹去。

姬摇花人在烟中，往外看就很不容易，但由浓烟之外看冲出来的人，就并不困难。

无情正想发出暗器，可是暗器已向他射来。

他立刻射出十颗铁莲子，撞落了青莲子。

可是他这一阻延，姬摇花眼看就要越过火线。

姬摇花这一次是竭尽全力而来的。

邝无极立时扑了上去，长戟猛向姬摇花戳下去。

姬摇花长啸一声，一叉挡住长戟，人已欺入，另一叉刺入邝无极的咽喉。

完全刺了进去。

邝无极双目忽然暴瞪，他一生人已败了一百二十八次，这一次是要了他的命！

可是，邝无极的命也不是这般容易要的。

他放戟，张手抱住了姬摇花，两人立时往火海里掉下去。

姬摇花大惊，同时间已放叉，击中了邝无极不知多少掌，可是邝无极仍没有放手，虽然他肋骨都碎了。

两个人都掉到火堆里。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姬摇花的右眼立时什么也看不到，可是她一到地，立时以掌切断了邝无极双手，自火堆里冲了出来。

她居然还能辨识方向，可是，出来时，身上已灼伤了七八处。有四五处还在燃烧着。

更重要的，是她双眼一时什么也看不到。

可是无情却看到她，黄天星也看到她，戚红菊更不例外。

三人一齐冲了过去，姬摇花已冲出了火幕，再不把握机会，是杀不了她的。

无情是用两粒铁胆“冲”过去的！

姬摇花正待扑身上的火，忽然双手一合，抓住一粒铁胆。

但另一颗却打在她的腿上，立时可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

姬摇花武功奇行莫测，最可怕的是她的轻功。

而今一条腿骨已碎，等于把她最厉害的武器夺去了。

黄天星吐气开声，一刀“独劈华山”砍了下去。

这一刀势不可当，快而完美，找不出一丝破绽，但只错了一点。

黄天星不该在出刀时吐气扬声。

姬摇花立时听声辨位，举起铁胆一挡，刀砍在铁胆上，“叮”一声，星光四溅。

这一下短兵相接，姬摇花一腿已废，登时被震倒于地。

可是黄天星也退出五步。

同时间姬摇花听音定向，手中铁胆全力掷出。

“砰！”

铁胆击在黄天星胸口上，黄天星喷出一口血，血洒落火中，黄天星仰天而倒。

这时戚红菊的剑也到了。

戚红菊与黄天星，几乎是同时出手的，只不过黄天星武功较高，所以他的刀先到。

这只不过是电光石火间所发生的事。

而姬摇花身上的火仍在燃烧着。

可是她立即抓住了戚红菊的剑。

戚红菊的剑快，但却挟有风声，有风声她就能挡。

同时她也抓住一支飞燕镖。

戚红菊在冲来的同时，已打出了飞燕镖。

不过她打出不止一枚，而是三枚。

就在姬摇花抓任剑的刹那间，两枚飞燕镖尖棱一齐钉入姬摇花的胸前。

镖一入肉，姬摇花的全身内力也聚到了胸前。

镖入肉三分，便再也刺不下去，反被逼得倒射出来。

随着鲜血一起喷出来。

内劲转至胸前，姬摇花握剑的手，立时出了血。

但她还是紧执不放。

飞镖倒射戚红菊。

戚红菊的另一只手五指箕张，食、中二指与无名，尾指各夹一镖。

可是同时间姬摇花的另一只手，也完全没入她胸膛。

没有惨叫，只有怒叱。

戚红菊几乎是马上毙命的，怒叱的是梅剑、兰剑与竹剑。

只听无情乍喝道：“退回去！”

只是戚红菊这一死，三剑婢是宁死也不退回去的了。

所以她们也就死了！

姬摇花一杀了戚红菊，她的手立即向身上几处拍了下去，那几处正是焚烧着的地方。

她的手带着戚红菊身上的血，凡手按处，火便奇迹地消灭了。

这两只手，带着血，带着伤，只是无坚不摧，任何武器她都可以一手拿住，凡是人碰到她这双手，非死即伤，连光辉灿烂的火，碰上了她，也变成黑暗。

这是一双神奇的手，也是一双可怕的手。

火光给拍灭，三剑婢便至，三婢同时出剑！

姬摇花也立时出招——两手一腿，一齐攻出。

然后是血，三剑婢倒飞入火堆里，带着血。

可是就是姬摇花双手一腿尚未至收回之际，四条青衣短小的人影闪电般跃出，两道银光四道厉芒也同时泛起。

两道锐光没入姬摇花双臂中，一道厉芒没入姬摇花腿中。

还有一道金芒，却没入姬摇花腹中。

姬摇花的左腿已被无情的铁胆敲碎了骨，所以无法御防从下盘的来袭，

金剑就插在她腹中，其他两柄剑，就插在她双臂右腿上。

四剑童也立时飞起，好像电殛一般，扎手扎脚的震落石台去。

然后姬摇花也倒了下去，完全地倒了下去。

在这片刻间，她使“满天暗器”姚一江葬身绝崖，杀了“逢打必败”邝无极，杀死“小天山燕”戚红菊，使兰剑、梅剑、竹剑丧生火海，令“大猛龙”黄天星倒地不起，连“四剑童”也生死未卜，一共杀伤了十名武林高手。

可是她也倒下了，身上被烧炙了七八处，皮都焦了，胸前有两个小孔，是飞燕镖所钉的，右手掌被长剑划了一道口子，又深又长，左腿骨被无情的铁胆打碎，右腿上嵌了一柄剑，左右双臂也是。

要命的，是腹中也嵌了一柄短剑，几致没柄。

但她还没死，蜡伏在地上，在慢慢蠕动着，也不知是痛苦，还是因为懊悔，竟轻轻哭泣起来。

这一下，火海边只剩下她和无情两个人。

姬摇花吃力的，艰辛的，举起了完美无缺的左手，轻轻地摇摆着，向着无情。

就在这一刻，无情想到紫柏山上，浮云、明月、石上，姬摇花纤细的手，温存地递给他一块烧熟了的兔腿。

那晚轻轻的语音，温柔的笑靥，加上他寂寞时有人听他的倾诉，仿佛天涯游子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园，那股温暖中带着吃惊，甜蜜中带着迷惘，无情是永生不忘的。

那是不是……是不是就是爱情呢，在无情孤独的生涯里，冷酷的行业中，是甚少遇见过，甚至是还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无情不知道……·爱人不比敌人，并不是可以立刻下判断的事。

那晚的风清，那晚的月明……而今那纤纤的玉手，竟变成了血手——无情的心，不觉一阵阵绞痛。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姬摇花残弱无力的声音，这样地呼唤他：“无情……你……你过来……”

无情不是无情，不是不能无情，而是人非无情。

所以他双手在地上一按，平平飘到姬摇花身前。

姬摇花满身浴血，不但不能站立，甚至连移动也极艰难，可是她的容色，居然还很艳丽。

是回光返照的一刻？使她的容颜恢复往常的美丽？

她瞎了左眼，已永远不能再睁开来——但她的右眼已经可以看见东西了，火势已慢慢平息下去，燃料已近烧完，浓烟密聚了一阵，因为风大，现在已全消散了。

也许被烟薰过后的眼睛，因被泪水洗过，对这世界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不过在姬摇花来说，这清楚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清楚了。

只见姬摇花乏力地笑了一笑，道：“……你的智力很好，……你的暗器手法也很好……你的轿子也……它给我毁了……你……你伤不伤心？恨不恨我？……”

无情摇摇头，他被毁的其实不是轿子，而是他的心。

轿子毁了，只要人在，可以再造。心呢？

“我知道你恨我骗你……我……我也不求你原谅我……”说到这里，姬摇花呼吸急促起来，双颊也热红了起来。

“那些药人……他们还有救……我要告诉你……救他们的方法……”只见姬摇花缓缓伸出了手，这左手沾上了血珠，但仍显得那么如玉如琢——挣扎道：“我……我只要你在临……临死前，握一握……我……的……手……”

“人之将死，其言亦善”，无情的眼眶有些光影，是因为感动，还是悲伤？

他慢慢伸出了手与姬摇花的手握在一起。

阳光下，这一双紧握的手，从一只变成两只都沾染了鲜血！

可是这难得的祥和，突然变了。

变得极快！

姬摇花的手忽然一滑，已扣住无情右手之脉门。

无情脸色大变，左手已扣住三枚袖箭。

姬摇花的手一紧，无情咬牙苦忍，手中箭俱已坠落。

然后两人就僵在那里，一双手依旧是紧握着，不过已完全没有一丝和谐的感觉了。

接着下来的是姬摇花的笑，得意且痛快的狂笑，如一只大枭。

她一面笑，手一面用力，无情的脸色，由青转白，大汗如豆滴下，遍布脸上，湿透全身。

这时两道白衣人影已直射向石台来。

这两人一上石台，便呆立当堂，他们没料到所触目的是这样一幕惨烈的情景。

金银四剑童分别倒在石台前，呻吟辗转却爬不起来。

火已熄灭，偶然有烟冒出，那儿倒着邝无极与三剑婢的尸身，火堆旁倒着戚红菊的尸身，以及生死未卜的黄天星，而姚一江早已尸骨无存。

这一场战斗何等惨烈！

而姬摇花满身浴血，却紧扣着无情的脉门，狂笑不已：“你以为他们还会有救吗？告诉你，废人，一旦成了我的药人的，便永不超生了。”

无情没有作声，这时他已没有话说。

第二次了，第一次他在北城内，也是被姬摇花这样用计，扣住了他的脉门，要不是薛狐悲突袭，只怕他早已被凌迟处死了。

这是他第二次上当了。

是什么事物，蒙蔽了无情聪慧的眼睛呢？

无情只觉得自己是笨蛋，天下第一号的呆子。

这时姬摇花忽然一声断喝道：“站住！再走近一步，我就先毙了他！”

周白宇与白欣如已折至姬摇花身后，正图欺近，姬摇花马上警觉，周白宇与白欣如不敢再进一步。

姬摇花忽然全身抽搐了一阵，但手仍紧握无情的脉门不放，好一会才用一只眼睛阴鸷的扫视全场，冷笑着说道：“我要挟持你，跟我一道回去，这样，他们才不敢向我动手——你放心，只要我这次能活着回去，待我养好了伤，今天在场的这些人，绝对没有一个能够活命，包管与你共赴黄泉。”

无情没有开口，姬摇花手中的真气一直在撞击着他。

五脏六腑像被掀开来一般难受。

姬摇花忽然发出一声尖啸，啸了一阵，大概因为疼痛而停了，喘息了一阵，又尖啸起来：石台下的药人，纷纷停手，抢上石台来。

姬摇花是要挟持无情为人质，然后用药人保护她全身而退。

而且只要她还有活着一天，她誓必报这个仇。

姬摇花四肢全伤，胸腹受创奇重，出手已慢，可是她的真力未散，就算以黄天星如此内力深厚的人，也未必能抵受得了她在脉门下真力一摧，更何况是无情。

周白宇、白欣如也怔住了，姬摇花与他们是血海深仇，但无情远道而来，为的是协助北城，而今有难，他们断断不能眼看他死在姬摇花手里。

可是一旦让姬摇花成了纵虎归山，不单是北城与其他三大世家，整个武林，也永无太平了。

只听姬摇花狞声大笑，道：“你跟我去吧！”

左手一紧，正在这时，无情目中忽然神光暴长，开口喝道：“不！”

乌光急闪，自他嘴缝急打而出。

姬摇花算准无情绝对无法出手，但绝没料到暗器自无情口中射出！

她想躲已迟。

乌光直没人她的咽喉。

完全插了进去，而且，切断了她的喉管。

姬摇花双目暴睁，喉咙咯咯作声，无情全力一挣，竟挣不出姬摇花的手。

就在这时，周白宇已一掌切下去。

“无相神功”凡至之处，可断金碎石，这一掌切下，姬摇花的左手登时“格托”一响，垂了下去。

白欣如的剑也立时到了，风声全无，已自姬摇花的后胸，就像当年追命一案中，她刺杀无敌公子一般。

姬摇花瞪着眼，看着无情，血染全身，缓缓伸出带着剑伤的右手，遥指无情。

白欣如毕竟是一个女孩子，眼见此情此景，不禁吓得松手后退，连剑也不敢拔出来。

姬摇花手指颤抖着，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终于说不出来，便在静静的阳光中，缓缓伏倒在地上，永远，永远再也起不来了。

“魔姑”姬摇花终于死了，为祸江湖，令人闻风色变的“四大天魔”及十六名手下，终于全被歼灭了。

那些药人，正冲向石台，姬摇花一死，他们像晒干的柿子一般，就倒在上石台的斜坡上，跟姬摇花一样永远也爬不起来。

他们已没有了灵魂，只有一副行尸走肉之躯体是属于姬摇花的，姬摇花一死，他们自然也活不下去了。

其实自从他们被姬摇花所擒后，他们根本没有再活过。

“四剑童”并没有死，只不过是给姬摇花震昏过去而已，就在那一刻，姬摇花已中了四剑，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杀掉。

黄天星也没有死，不过伤得很重，那一颗铁胆，碎了他三根肋骨，以及一身严重的内伤。

不过“大猛龙”黄天星纵横江湖五十余年，这一颗铁胆，他还挨受得起。

无情就怔在那里，也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一场胜仗，还是败仗？

“你……全无武功，这点也是人所皆知，所以你那一招最后的致人于死之法，尽可能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这是诸葛先生在他临行前对他的劝

谕。

现在他使用了，没有人料得到他最厉害的一着，是以嘴喷出暗器。

连姬摇花也避不开去。

他被扣脉门之后，一直没说过话，便是要运聚劲力，认准时机，给予这致命的一击。

他是成功了，不过他一点也不开心。

周白宇望下石台，只见北城仅存的五十多人，也仰首望着他，他只觉得好疲倦，极疲倦，实在像千万斤的石担，压在他身不过姬摇花是死了，仇也报了。

只要他活着一天，他必能重新在北城撑起来的。

白欣如轻轻走了过来，依偎着他。

无情忽然听见一阵马蹄声，随目望去，只见两个帽插红翎，身着蓝衣劲装，腰缠紫带的人，正快马奔向石台。

无情剑眉一扬，因为他知道，这两人是幽州两名捕头，就算是两百名捕役，可能都及不上这两人的精明能干。

能够遣使他们的，只有诸葛先生一个，除非有天大的案件。否则也绝不会动用他们俩。

这两位捕头好手显然是日夜跋涉，赶路来找无情的。

也就是说，有更辣手的案件，等着无情去办。

无情望望烈阳的天空，荒芜的褒城异石，台上的死尸，他那忧慢的神情，也不知是振奋，还是倦乏？第五部四大名捕会京师

第二十一章 名捕反被捕

“十二把刀”已经杀了第八个镖师，只剩下两名镖师，还在死力苦撑着。不过苦撑也撑不了多久，十名镖师合力联手尚且死了八名，剩下的两名再打也没有用，可是为了自己的性命，这两名镖师只好死战。

遇着了“十二把刀”劫镖，已经不用指望保住镖银，而是连保着性命也难上加难了。

“十二把刀”劫镖，一向是不留活口的。

“十二把刀”不是十二个用刀的人，而是一个人，一个把刀使得如十二柄刀的人。

他的刀法一招十二式，两招二十四式，三招三十六式，舞到最后，他自己只剩下“十二把刀”，别人连他名字也忘了。

“十二把刀”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独脚大盗。陕西一带保镖均对他十分头痛，但却奈何不了。

一个人能使十二把刀，的确不是容易被击毁的。

现在“十二把刀”刀法一紧，一名镖师的手就被砍了下来，跟着，臂、肩、颈、胸、耳同时中刀，接着，腿、踝、趾、腰、腹、臀又接连中刀。这名镖师立时像折了线的木偶一般，折裂于地。

死在“十二把刀”手上，是从来不止挨一刀的，身上至少十二道刀伤，所以，纵然手下不留活口，别人也知道是他干的。

最后一名镖师脸都白了，手也抖了，连手中的金鞭也几乎握不住了，嗫嚅道：“饶……命……”

“十二把刀”恣笑道：“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镖师目光收缩，呆了一阵，终于咬紧牙关，挥鞭冲上前去，嘶声说：“那我就跟你拼了！”

“十二把刀”冷笑，侧身让过一鞭，他就像猫一般，在未杀死耗子之前总要捉弄它一番。

这镖师第二度冲过来，“十二把刀”稍一让身，这次“十二把刀”已看准镖师的破绽，他对敌人的破绽向来绝不放过。

就在此时，突听一声冷哼，仿佛就在左边。

“十二把刀”心中一凛，仿佛觉得这一刀砍了出去，自己就必死无疑，不禁翻身倒退，举目一望，左近没人，只有一个像枪杆直的年轻人，笔直从前面向他走来。

“十二把刀”心更惊疑不定，因为那人尚那么远，而哼声仿佛在自己身旁，这份内力是他所办不到的。

那镖师见“十二把刀”退出战团，倒是一怔，以为“十二把刀”又捉弄自己，怒嘶一声，又冲了过来。

突听那青年冷冷地道：“徐镖头，你不要命了吗？”

徐镖师一呆，但他确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于是把鞭一收，急道：“小兄弟快走，这人滥杀无辜，决不容你……”

那青年忽然望向“十二把刀”，目光如电，“十二把刀”打了一个突，只见对方腰间有一柄又薄又利的剑，没有剑鞘。“十二把刀”蓦地想起一人，脸色骤然煞白。

只听那青年冷冷地道：“你就是‘十二把刀’？”

“十二把刀”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那青年道：“我是冷血。”

这四个字一出，那姓徐的镖师嘴巴张大，说不出一个字来。“十二把刀”目光收缩，发出一声大吼，一刀向冷血头顶垂直劈落！

这一刀声势非凡，刀至半途，又变成十二刀斜削，根本避无可避。

这一刀是“十二把刀”成名绝技，不到生死关头，绝不使用。

冷血没有避。

他突然冲近。

“十二把刀”连一刀都没有劈下的时候，冷血手中精光一闪，长剑已刺入“十二把刀”的咽喉。

然后他就身退。

站定的时候剑已插回腰间。

这时“十二把刀”的第一刀才砍了下来，一刀之后，跟着又是一刀，一共砍了十二刀，“十二把刀”才脱了力，随着喉咙的鲜血汨汨而出倒在地上。

“十二把刀”抵不上一柄无鞘剑。

快剑。

冷血是谁？

他就是冷血。

冷血属于朝中第一高手诸葛先生的管辖，是武林中的四大名捕之一，排行第四。

追命不追女人，他追的是别人的命。

尤其是该死的人的命。

现在他已追了三天，敌人曾经买舟出海，翻山越岭，攒窟入洞，而今进入这山谷中，他还是一路跟了过来的。

冷血胜在坚忍、拼命与剑法，追命强的是一双腿与一口酒及举世无双的追踪术。

没有人能逃得过他的追踪。

可是现在被追踪者忽然不见了。

追命停在山谷中，看着九棵榆树，几块巨岩，站在草地上，忽然觉得，他反而被人追踪了。

可是追踪他的不止一人……二……三……四……至少四个人。可是这四个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岩石后，榆树上突然伸出四枚大铁球，四面夹击而来！

追命一下子成了四面受敌，既不能前冲，亦不能后退，也不能向左右闪避，加以铁球巨劲，追命更不能凭空手硬接！

这一迟疑间，球已击到！

追命突然睡觉。

他真的是睡下去，平平的睡了下去。

那四枚自他顶上击空，并且互击，同时他已滚到岩石后。岩石后两人收椎，已来不及，他们只来得及看见两条腿。

那两条腿忽然变大，已到了眼前，他们避已无及，然后就乌天黑地起来。

因为追命的足踝正踢在他们的鼻梁上。

树上的两人已收了椎。

追命像一头大鸟掠到树上。

“飕飕”二声，两枚铁球又急飞而出。

追命人在半空，忽然踢出两脚。

难道他想用血肉之躯来挡势不可当的铁球？

不是。

他这两腿及时而准确地把系在球上的铁链踢断，于是球都无力地落了下来。

追命口一张，喷出一口酒！

酒打入两棵树丛间，“必必扑扑”不断响起。

然后没有声音了半晌。跟着有人跌了下来、一棵树一个人。

这两个人掉下时，满脸已被酒打得千疮百孔。

追命倚在树下，想想这“衡山四铁球”倒是抓到了，然而他追踪的“断肠刀”薛过呢？

就在这时，他所倚的树干忽然裂开，一柄刀立即刺了出来。

追命的背就倚在树干上，这一刀不但能断肠，也能断魂。

可是追命的腿已踢断他的腰。

他的刀才伸出，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追命的腿一动，他的后腰脊椎骨便断裂了。他眼前一黑，倒了下去，那一刀自然也不中了。

他怎么也不明白，追命在他前面，如何一动腿，便击中他的后腰。

除非一个人的腿就像门可软可硬的兵器，可以任意使用。

可是他还没有听说过，而且没有听说过就看到了，并且挨着了。

他已收了人三千两银子，但如果早知道追命的腿这么厉害，多给他三千两银子，他也不愿意躲在树干里刺这一刀了。

追命是谁？

他就是追命。

追命属于王府第一智手诸葛先生的管辖，武林四大名捕之一，排行第三。

薛过有一个哥哥叫做薛过人。薛过人的确有过人之能，单凭武功，他已经在他弟弟五倍之上。

何况他还有三门法宝，一条满身長着毒刺的蛇，一只百毒不侵却身兼百毒的手套，一柄断金碎石的利剪。

他就带着这三件武器，去找追命，替他弟弟报仇。

以他的性格，当然不会这样就去。他是晚上飞檐走壁而去的。

他准备先放毒蛇进去咬追命一口，然后用“百毒手套”把他毒倒，再用“碎金剪”把追命的头颅剪下来。

追命行踪无定，他不知花了多少精神才打听到，追命和两个捕快为了捕缉采花大盗欧玉蝶，今晚住宿在“黄鹤客栈”。所以薛过人就去了。

半夜三更，他到了“黄鹤客栈”的屋顶上，却看见一个中年中年人笑笑，问他找谁。

薛过人十分奇怪，夤夜有劲装人在屋顶奔驰，对方好像是常事一般，比遇到白天路上行人还来得自然。

最奇怪的是这人半夜三更睡在屋顶上，仿佛屋顶不是屋顶，而是床。

不管是不是床，薛过人已经不耐烦了，反正挡路的就该死，他就一拳打过去。

那人就跟他握了握手。

薛过人也看不清楚对方是怎么出手，只是手一伸出来，就把自己的拳风化解了，还伸过来握了握自己的手。

薛过人心中暗惊，提剪就向伸出来的手夹过去。

利剪剪中了那手，“格登”一声，薛过人心中大喜，却见那人仍是微笑，自己的剪却崩了口。

薛过人这次是大惊了，扬手扔出了毒蛇。

由于这条毒蛇浑身倒刺，连他也只敢用戴手套的手才敢扔出去。

那人又一伸手，抓住了毒蛇。

薛过人大为得意，以为对方这次要遭殃，谁知对方还是笑着看他。

再者那条毒蛇已经死了。

薛过人此惊非同小可，忙戴上手套，心中暗忖：难道你那以手是铁铸的不成？

薛过人以戴手套的一爪抓出，那人果然一爪反抓过来，薛过人心中大喜，只要对方的下掌一旦抓住自己的手套，毒便侵入掌心，对方的手掌是等于废了。

谁知对方的手掌未废，自己的手掌却发出了一阵“格勒勒”的声响，五只手指都被捏断了。

薛过人吓得脸都青了，倒不是全因为疼痛，而是以为遇见鬼了。

他返身就逃，只听那人笑道：“我知道你要找谁。”

薛过人不禁停步。那人笑道：“你要找追命，对不对？”

薛过人十分狐疑，那人道：“你就是薛过的哥哥薛过人。”

薛过人壮着胆子，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笑道：“人家叫我铁手。”

铁手是谁？

他就是铁手。

铁手隶属于禁宫第一好手诸葛先生的管辖，名列武林四大名捕之一，排行第二。

欧玉蝶有个外号，叫做“十二只手”。不仅他对女孩子有十二只手，连发暗器也有十二只手一般。

因为他一出手就是十二件不同的暗器，而且快慢轻重各不同。他本身就是一个使暗器的天才。

可惜他是一个采花大盗，不知多少女子在他的凌辱下羞忿丧生。

而今他逃了三百里的长路，为的就是要躲避追命的追踪。

就在铁手捏碎薛过人的一只手之同时，他却在另一面屋脊上遇见一个人。

月华下，这人一身白衣，年约双十，剑眉星目，温文中带杀气。但是他双膝以下，全不着力。

欧玉蝶被追了几百里，色心又起，正想晚上去探探，不想就遇上了这无腿的年轻人。

他的目光立即收缩，因为他听说过，武林四大名捕，据武林人士依他们的功绩而排名，冷血要算第四，追命算为第三，铁手列为第二，而第一却是一个叫无情的，连武功也不会的断腿年轻莫非这人就是？

只见这人正在横笛而吹，仿佛心无旁骛，欧玉蝶脸色一沉，心忖：不管如何，且试他一试！

突然手一扬，三点星光，分上、中、下三路急打白衣青年！

白衣青年玉笛凌空点了三点，暗器都打入笛管中，白衣青年把玉笛往手

心倒了倒，在月华下看了看，蹙了蹙眉，猛抬头，精光四射，冷然一哼，道：“你就是欧玉蝶？”

欧玉蝶自恃武功甚高，连“十二把刀”都曾拜他为大哥，见这青年白衣人一出手间已把他成名的“三绝针”收了去，心中不禁暗凛，道：“无情？”那人缓缓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欧玉蝶大喝一声，双手一展，十二种暗器飞射而出。

这一手“满天花雨”，打得有如天罗地网，无情插翼难飞。

无情没有飞。

就在欧玉蝶的十二种暗器将射未射的刹那间，无情的玉笛里打出一点寒光。

这一点寒光是适才欧玉蝶打出来三道寒光之一，“飕”地钉在欧玉蝶的双眉之间的“印堂穴”。

欧玉蝶所打出去的十二道暗器，立时失了劲道，纷纷失落。

然后欧玉蝶就倒了下去。无论是谁，中了他的“三绝针”任何一枚，便立时毙命，连他自己也不例外。

只听无情冷冷地道：“追命已有事去见诸葛先生，他没空料理你，所以由我来给你个了断。”

他仿佛是在对尸体说话，月色之下，他坐在屋顶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与萧杀。

无情是谁？

他就是无情。

无情乃属御前第一名宿诸葛先生的管辖，名列武林四大名捕之首。排名第一。

“武林四大名捕”有四个人，是：无情、铁手、追命、冷血四人。这些名字都是江湖上根据他们办案风格或武功气势而取的，因为他们名号太响亮了，以致连他们原来的名字也掩盖过去了。

无情二十二岁，自幼失去双腿，于是苦练一种不以腿发劲的轻功，化弱点为优点，唯因体弱不能练武，故潜心练暗器，以巧劲发射，是江湖上第一暗器名家，欧玉蝶遇着他，简直是等于送死。他心思缜密，出手狠辣，但内心非但不是无情，而且极易动情。

有关他的故事，我已“玉手”。

铁手三十岁，为人和蔼，言笑不拘，十分谦虚，内功浑厚，招式变化极多，一双手所下的功夫，是任问掌法名家所不及的。此人温和仁厚，胸怀旷达，又十分机智，曾以十招内败“九现神龙”戚少商而名动天下。

有关他的故事，请见“毒手”一文。

追命的年纪是四大名捕中最长的，为人最为嬉谑，游戏江湖，不拘小节。时常穿破鞋烂衫，手中有酒便可。但他嗜酒却练成一种以酒作暗器的方法。他腿功极好，追踪术又是无人能出其右，尤以击毙无故公子与石幽明二役而名动天下。

这些事迹见拙著“血手”等文。

冷血年纪最轻，剑术却最高，他受伤最多，但往往最终仍把敌人击败，因为他敢于拼命，坚忍不拔，更善把握时机，这几样获胜的先决条件，他都都有了，怎能不胜？

有关他的故事，请参阅拙作“凶手”等篇。

以上都是“四大名捕”的特性。这个故事是记载他们四人同心协力锄除巨敌的故事。

“诸葛神侯”府第。

诸葛先生本是圣上的第一护卫，大内高手，紫禁城总教头，十八万御林军，无一人敢逆命于诸葛先生。

也就是因为如此，奸相谋臣才数次暗篡皇位未遂。亦因如此，奸臣叛党虽收买了皇府不少高手，却惧于诸葛先生的神威，未敢行事。

可是诸葛先生不止武功高绝，而且达学宏才，可惜皇帝昏庸，只为求自身安全而任用诸葛先生以作护驾，对诸葛先生善安天下民心的献策，毫不感兴趣。

诸葛先生早无心名立于天下，也不求利禄，但他又并不像一般高士既无见于朝廷便退隐山林；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为求国泰民安，为保江山基业，他宁孤守在皇帝身侧，时待机以进言。

然而这座诸葛先生的府第，既不特殊辉煌，也没有严密的守卫，只有几个比平常府第都显得精神焕发的家丁，立于门侧。

府内的情形，也是如此，庭院花圃，幽雅清静，丫环家仆，悠然穿梭，看来一点也不像武林府第。

但是黑白二道，武林绿林，绝无一个人能够做到安然无恙的擅自出入于此地的。

包括昔年名震江湖的独脚大盗“金枪王”公孙子厉，身率黑道十七名高手掩杀诸葛先生，结果十八人中只有公孙子厉断臂潜逃，其他十七人尽命丧于王府。虽然那一役中，诸葛先生也受了伤。

包括干禄王叛变，领三千子弟兵攻了进去，结果这三千人也被人像粽子一般被绑了出来，干禄王也被绑送上朝廷定罪。

从此以后，便没有人敢打“诸葛神侯府”的主意，不管是军队将官还是武林中人。

诸葛先生负手站在红亭中，面对着庭台楼阁，他只是一个清瘦飘逸的老人。

而在这时，他听到背后有人走进来。

这人的脚步很轻，步调一致，速而不急，难得的是这么能控制自己身体四肢的高手，只是二十岁刚届的年轻人。

诸葛先生不禁笑了，这是他最得意的一名最年轻的高手：冷血。

冷血坚定的走进来，看见诸葛先生，目中流露敬慕之色，恭敬地叫道：“先生，我来了。”

诸葛先生笑道：“很好。长途跋涉，定然累了，你坐。”

冷血静静地道：“谢坐。”

但人仍笔挺而立。

诸葛先生笑道：“你还是一样，站着的时候，反而是休息，所以，能站的时候绝不坐。”

冷血的眼里，也有了笑意，说道：“能走的时候我绝不站，走路是一种更大的歇息。”

诸葛先生脱了他一眼；笑道：“你还是一样，坚忍不拔，恃者不懈，”两人不再言语。

诸葛先生举目望这座庭院，目光有些倦意阑珊。

冷血目光巡游四周，目光锐利，半晌，说道：“先生，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今天会到吗？”

“武林四大名捕”是以入门先后排名，并非辈份、年龄而编排的。冷血入门最晚，只有八年，忝居最末。追命早年已在江湖上成名，十一年前入诸葛先生门下。铁手入门武功亦甚低，是十五年前进来的，所以追命居次末，铁手却是老二。

无情年纪比追命、铁手都轻，但在十八年前已被诸葛先生抚养，所以是大师兄。要不是他双足已残，身体虚弱，只怕已得诸葛先生真传十之八九了。

诸葛先生笑道：“你大师兄马上就到，二师兄不一定会来，三师兄已有事出去了。”

“出去了”这三个轻描淡写的字，冷血却知道，追命又是奉命出差去办一件极为棘手的案件去了。

如果不是无法应付的巨案，又怎会惊动“四大名捕”的人出手呢！

诸葛先生刚讲完，曲桥后的半月门便出现了一顶轿子，由四名眉清目秀的青年童子抬着，宛若无物，轻步走了进来，轿里的人说：“拜见先生，无情回来了。”

诸葛先生微笑点了点头，无情无法下轿拜见，这苦衷他完全能体谅。

冷血喜道：“大师兄。”

轿中人亦叫道：“四师弟。”

一面徐徐打开轿帘。这时轿子已停了下来，四名青衣童子向诸葛先生跪了一跪，左右而立。只见掀帘的是一只秀美文雅的手，轿中的是一位儒生布巾，白衫长袖的秀丽青年，神色冷峻而萧杀，一见诸葛先生，目光也转成了敬意。

诸葛先生微笑道：“辛苦你们了。”

无情一笑，道：“欧玉蝶已被我杀了。”

诸葛先生冷哼一声道：“这采花大盗死有余辜。”

无情又道：“三师弟在湘西追捕薛过，那家伙狡得很，三师弟追了他几天，薛过的哥哥薛过人从冀北赶来，二师弟打算在邯郸道上等他几天，把他打发掉算了，省得三师弟麻烦。所以二师弟最早要在明日才能赶返。”

诸葛先生道：“我急召你们聚集，确有要事。追命在前天已解决了薛过那一桩事回来了，回来时刚好遇上了一件事，赶来向我报告，因事态紧急，他立即去了。这件事我看非要你们四人联手应付不可……既然铁手今日未能赶返，我先告诉你们也好。”

无情与冷血都暗自吃了一惊，他们四人出道以来，纵有天大的案件，能惊动四大名捕之一，已是非同小可，充其量是两人同赴，三人同办的案件已是极少了。四人联手的案件，只办过两宗。这两宗都是惊天动地的巨案。四人也因这两件案的解决而被誉为“天下四大名捕”。而今听说又有足以惊动他们四人联手的案件，不禁大感诧异。

诸葛先生沉吟了一会儿，道：“无情，你还记得你身世吗？”

无情一愕，随而一脸郁愤，道：“记得。是十八年前一个中秋夜晚，十三个夜行人……”说到这里，忿恨填膺，一时说不下去。

原来无情本生长在一世家中，但突然有一晚，十三个黑衣人闯进来，不发一言，奸淫烧杀，全家上下老幼，死亡殆尽。无情被一名黑衣人残虐双腿，因那人分身应付其父怒攫，无暇杀他。后来又一名使拐杖的大汉一脚把他踢

在草丛，他晕死过去，那群黑衣人也未发现，放一把火烧了山庄。后来诸葛先生赶至，及时把无情自火海中救出来，因其年幼无依，所以视之如同己出，授之绝艺。无情天资颖悟，可是双腿已断，又被那一腿震伤内腑，虽经诸葛先生全力救治，但无法修习内功，武功也因而大打折扣。所幸无情苦修勤习，终于巧劲及机括发射暗器方面，独有专长。机关五行，又有心得，终于以手代腿，练成绝世轻功。后来在追杀“四大天魔”之际，发现第二魔“魔头”薛狐悲便是当年十三夜行人中踢自己一脚的人，因而追逐苦战，迫其坠崖，旋被窝里反的“魔仙”姬摇花所杀，这十三名凶手，总算解决了一名。这段故事，详见“武林四大名捕”故事之：“玉手”。

诸葛先生点点头道：“而今那剩下的十二名凶手，也有下落可寻了。”

无情不禁呀了一声，冷血早想替这身世悲凉的大哥报仇，也不禁为之动容。

诸葛先生道：“这十三名凶手中，其中一名已被你在诛灭‘四大天魔’一战中杀死了，可有此事？”

无情一时激动难抑，说不出话。

诸葛先生道：“当你发现这十三名凶手其中一人竟是‘四大天魔’中的‘魔头’薛狐悲时，很令我震讶，因为以薛狐悲的武功名望，绝不致会蒙脸作一名狙击手。如果薛狐悲只是其中之一，那其他一十二人，武功名望，只怕亦不在薛魔头之下。这倒是令我颇感兴趣，究竟这班人集在一起，意欲为何？他们与令尊令堂，是何等深仇？是什么人把他们纠合起来？其他二个究竟是什么人？”

诸葛先生游目二人，只见无情、冷血二人，都听得十分专注。诸葛先生又道：“因此我调查近三十年来类似的案件，竟发现有七件之多：第一件是二十八年前，保定‘烈山神君’一脉师徒一十九人，一夜间被人屠杀得一千二净，合应该夜崆峒派掌门廖耿正拜会‘烈山神君’，瞥见一十三道黑影，自后门跃出，遂而不见。廖耿正心中惊疑，入内一看，见‘烈山神君’师徒的骸首，惨不忍睹。”

诸葛先生顿了一顿，又道：“接下来的一件案件是‘无为派’惨案，发生在二十四年前，一夜之间，“无为派，九十七男道女尼，奸杀于庵中，一名桃水夫曾在山腰看见有一十二三名黑衣蒙面人，自后山潜上，果然当晚便发生此案件……”

“另一件发生在二十二年前的案子是：‘九疑山’的马君坦学士全家二十四口，也是在一夜间被杀，虽无人目睹凶手有几人，可是作案的作风、手法，完全一样。这三件案件以及接下来的四件，都有一个特点，不是死在同一件兵器手中，各人的伤口多半不同，其中一种奇异的伤口，似是用一种叫‘铁莲花’的兵器造成的，可是目下使用‘铁莲花’这种兵器的，是少之又少，武功高的，却是一个也没有。可能是某一武林高手的杀手锏，平时绝少公开使用这门兵器，所以别人无从得知……”

“接下来的一件案子，更是轰动武林。这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便是‘崆峒派’一脉惨遭狙杀事件，据当时崆峒派不在总坛的弟子称：‘飞天蝙蝠’廖耿正在上烈山那一次已瞥见十三名黑衣人与一人说话，不过廖耿正不相信那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所以没说出来。他准备找那人问个清楚，再替‘烈山神君’讨个公道，不料却先遭了毒手。”

“第五件案子便是你家人的惨案。据说你家人在两年前才搬到京城，并

无人知其来历，只知道令尊令堂，武功都高，叫做盛鼎天，可是武林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你父亲使的剑法似是华山武功，掌法兼擅‘掌心雷’，令堂武功似是雪山一脉嫡传，可是，我追查华山、雪山二脉，都不知道你父母乃是何人，所以，我怀疑令尊的名字，只是逃避敌人追杀的一个托名而已……”

“这件案件发生了之后，一时倒是平静了下来，直到十一年前，‘石家堡’石满唐满门被灭，唯一的一名生还者因醉酒跌落枯井里，反而无恙，曾在井中听石夫人凄厉道：“你们这十三个畜牲！……’便没了声息，不管在手法上、证物上，都是与以上五件案子相同，显然是同样一班人做的……”

“直到五年前，又一件案子发生了。这次遭殃的是‘干禄王’，你们记得‘干禄王’罢……？”

冷血说道：“记得，干禄王受奸相唆使，企图先击毁‘诸葛神侯府’，再一举篡夺圣位，于是，夜起精兵三千，攻入这里……”

无情道：“可惜先生早已算到这一着，布下天罗地网，干禄王等一网成擒，押交刑部尚书大人，可惜这干宗庙重臣，却官官相护，不久便游说主上得赦，干禄王幸回京城……”

诸葛先生道：“不错，他回京不久，便遭劫杀，全府二百九十四人，无一生还。一名更夫见一十三个夜行人，曾在‘干禄王府’门前说了几句话。”

冷血追问道：“是什么话？”

诸葛先生道：“那时那十三人似已得手，撤离时十分从容，其中一人笑道：‘我们联手做案已经七次，还不知彼此是谁呢！’”

“另一人道：‘阁下的阴阳神扇精妙犀利，在下佩服得很。’”

“又一人却道：‘大人吩咐下来，未到时候，不得互相通话，互报姓名，否则不付分文，不授绝技，并格杀勿论。’”

“其他的人一听此话似十分惧怕。原先那人道：“‘既然如此，就不讲好了。’”

“又一人冷哼一声，说道：‘有人偷听！，反手凌空一捏，竟把更夫的喉核捏碎了——”

无情动容道：“这人竟会‘三丈凌空指’！”

诸葛先生道：“不错，有此功力的，武林中并不多。另一人还不肯放过，甩出一柄弯刀，削去了更夫的两只手腕，弯刀又飞回那人的手——这时更夫就痛得晕死过去了。”

冷血也动容道：“这是苗疆‘回魂追月刀’！”

无情忽然道：“这更夫显然并非武林中人，受这两人巨创，岂有命在？”

诸葛先生说道：“问得好。可是，那时我和御医叶一指，适时赶到了，那更夫尚未断气，叶神医以小还丹延住了他的性命。”

冷血突然道：“就算命暂保住，喉碎了指断了，说不出话也写不出字呀！他是如何作供！”

诸葛先生笑道：“问得好精细！恰巧这更夫是三岛的化民，自小会腹话，所以依然能说得出来，也许就是这样，那十三名凶徒以为此人不死也无甚大碍，所以未立时格杀。但这七件案中，唯有这件有明显线索。”

诸葛先生“噫”了一声，微叹道：“本来我们除了这件案子外，是什么线索也没有。后来无情发现这十三人之一是薛狐悲，使我断定，这十三人必定都是武林中有头有面的人，是什么人，有这个力量，使他们联合在一起”

做这种事呢？”

“可惜薛狐悲也死于姬摇花手上，线索又告中断。我苦研这件案子，看来在地点、人物上他们全无关系，但经我一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档案仔细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相同点——”

无情与冷血也不禁异口同声问道：“是什么相同点？”

诸葛先生道：“三十二年前，‘烈山神君’，尚未创派，本是先帝御内大中大夫，官位甚显，忠心耿耿，后不满奸相阴谋弄权，返归烈山，二十八年前遭毒手。”

“二十年前那一桩案子的‘飞天蝙蝠’廖耿正亦本为大内侍卫总参军，与‘烈山神君’相交甚笃，曾匡扶幼主，后不见用，献身崆峒一派，得掌门之位，殊料也遭灭门之祸。”

“‘无为派’似和朝吏官家并无渊源，但在先帝诛剿叛臣时。‘无为派’屡次倾力相助，居功甚高，太子多在‘无为派’学过艺，虽无大成，也算学了一身本领——可是在二十四年前，‘无为派’也给灭了。”

“二十二年前马君坦学士，虽非武人，但却是前任礼部尚书的谋士，也全家惨遭毒手，礼部尚书彭大人是被奸相噬杀的。”

“至于你家人的血案，盛鼎天此人在朝在野，都没有这个人，但我想起二十七年前，在王相爷手下名重一时的文武二臣，文臣是马君坦，武将便是成亨田，这成将军，是华山门人，据说也会使‘掌心雷’，其夫人也是武学世家……”

无情听得脸色惨白，全身抖嗦。

诸葛先生叹了一口气，又道：“你不必过于激动，十一年前，‘石家堡’堡主石满堂家有先主御赐‘尚方宝剑’，嫉恶如仇，曾扬言要斩尽奸臣方得罢休，话传不久，便遭毒手……”

“最后是‘干禄下’。‘干禄王’虽是奸相得力助手，可是叛变失败后，‘干禄王’虽得释归，但早已被我等监视，千方百计查听其主谋人，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干禄王’也上下惨遭毒手，待我赶去时，已迟了一步。”

冷血惊道：“这么说来，这些案件岂不是与奸臣篡位有关？”

诸葛先生冷笑道：“岂止有关，分明就是他们策动的。朝廷能被重用的忠臣，被藉故杀害，已不计其数；他们还唯恐在野的武林忠义之士会插手，一面制造事端，使武林各派自相残杀，一面收买高手，残害忠良之士。这十三名武功高绝的凶手，如非当今朝廷权贵之士，以利以禄诱之，只怕也使不动他们……”

无情十九年来，第一次明瞭自己双亲的死因，但他十八年的捕快训练，已使他冷静、理智，当下忽道：“只怕尚不止利禄，刚才先生传更夫之言，有‘大人吩咐下来，未到时候，不得互相通话，互报姓名，否则不付分文，不授绝技……’这‘不授绝技’四字，只怕除这一十三名凶徒之外，还有一名武功高强的元凶，在主持此事呢！否则以这群奸臣逆子，若论武功，又如何称得上授他们以武艺。”

诸葛先生嘉许的望了无情一眼，似对他的记忆力与冷静很欣赏，道：“不错，而且这元凶之武功，可能还极高，必定是奸相座下一位未曾露面的主要人物。我也觉蹊跷。但是，这些案子，到最近有了点苗头……”

“追命在返京师途中，在五台山附近，听到有人格斗之声，赶近去一看，只听得及一声惨呼，另一人匆忙逃逸。追命扶起倒地的人一看，才知道是‘毒

手状元’武胜西……”

听到这儿，无情、冷血二人也不禁吃了一惊，无情道：“武胜西？这‘毒手状元’与‘辣手书生，武胜东兄弟二人称霸关东，怎么跑到五台山来了？”

冷血也诧异道：“若论武功，这人只怕未必输薛狐悲那魔头多少！是谁有这个能耐把他杀害？”

诸葛先生叹道：“武胜西的‘五毒摧魂手，百步遥击伤人，武林中死在他手中的人已不计其数……，只是他是死在武胜东的手中”

无情愕然道：“怎么是他哥哥下的辣手？”

诸葛先生道：“武胜西那时双肋各中了一‘辣手追魂镖’垂死的当儿，追命赶到。武胜西勉力说出，杀他者乃武胜东，他们乃一十二人，受人指使上五台山去干一件勾当，事情了后，头儿命他们卸去蒙面，告诉他们时机成熟了，不妨互相多多攀交，届时一举攻杀最后之目标……武氏兄弟这才知道彼此都在这行列之内，他们分手之后，武氏兄弟各知彼此因参与行动，必获一门绝技，便贪技心切，想暗中交换绝技……这绝技当然就是武胜东的‘辣手追魂镖’法与武胜西的‘毒手摧魂掌’法……”

冷血耸然道：“这头儿端的是厉害，能身兼这二种阴毒的武功，只怕当日薛狐悲的‘疯魔杖法’也是出自他所授的了。”

诸葛先生继续道：“他们二人决定交换后，便把各人练功的秘诀方法记在册上，约定该日交换。武胜西是认真把‘五毒摧魂掌’的练功方法写下，一翻武胜东的书，却是页页空白，错愕而问；武胜东骤尔出手，三镖打出，武胜西出其不意，闪避不及，中了一镖。而武胜西也一脚把自己所记的武功秘笈踢落山谷。武氏兄弟因而大打出手，因武胜西已受毒镖，久战之下，又着一镖，这时追命恰已赶到……”

冷血道：“武胜东之‘辣手追魂镖’中者五步毙命，不知何故武胜西连中二镖，居然还挺得住呢？”

诸葛先生沉吟道：“我想是武胜西所习的‘毒手摧魂掌’功，以毒攻毒，反而制住镖毒，但只能暂时压制而已，再加久战，难免要毒发身亡。”

无情道：“追命赶来之际，武胜东并不向三师弟追杀，却是为何？”

诸葛先生微笑道：“这倒是很简单。这贪心忘义的武胜东，正急于翻下山崖寻找‘五毒摧魂掌’的练功秘笈，怕让人拾去，又以为武胜西已死定，来人绝走不过他的手心，所以才不急于捕杀。武胜西其时并不知追命会武，只要求追命去告诉那头儿：武胜东私下交换武技，并狙杀自己兄弟的事，头儿必命其余十人，为他报仇——追命便问他头儿是谁？武胜西正欲道出之际，武胜东拿到了书册，赶上来了，不由分说，向追命猛下杀手……”

冷血笑道：“那‘辣手书生’武胜东武功虽辣手，但要胜三师兄，那恐怕是自寻苦吃。”

诸葛先生道：“不错。若武氏兄弟联手，追命只怕胜之不易，可是单就武胜东一个，追命则技高一筹了。武胜东十招一过，便知遇到敌手。五十招一过，武胜东便知胜不了，暗中扣了一枚毒镖，忽射武胜西，以图杀之灭口！”

无情冷哼道：“这武胜东好狠毒的心肠！”

诸葛先生道：“做兄长的这样对弟弟赶尽杀绝，在黑道中也不算罕见的了。追命不防正着，武胜西又全力迫毒，无刀抵抗，胸膛正中一镖。追命恨其入骨，又怕武胜西一死，线索断绝，把握武胜东分心向武胜西下毒的刹那间，飞腿踢断了武胜东的左手。武胜东负伤奔逃，追命为救武胜西，便不立时追

捕……”

无情叹道：“以‘追魂镖’之毒，只怕三师弟这番是白救他。诸葛先生道：“不错，这一次武胜西真的死了。武胜东却已远遁，眼看线索要断了，追命心生一计，运起内功大声道：‘哈哈，头儿原来是他！’”

“声音滚滚的传了开去，想必武胜东也听到。只要武胜东也听到，必恐他泄露此秘密，而‘头儿’必不放过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杀他灭口，但只要武胜东来杀他，他便有机会，捕捉武胜东了。这是苦肉计。”

冷血欣然道：“三师兄真有急智，就不知武胜东听到了没有？”

诸葛先生笑道：“想必是听到了。可是武胜东也非傻瓜，将信将疑，但仍要诛杀追命灭口，以策安全。是以三日来，武胜东数度暗算追命不遂，但追命也数度捕之不获。两人你追我逐，你虞我诈，一直闹到京城来。追命设法摆脱了他，来这儿禀告一声，便故意到外面现身去了。这回大概又跟武胜东遇上了，据探子急报，今晨追命在‘留侯坝’上与一人交过手来，看样子就在附近不远。”

无情道：“以三师弟的轻功，摆脱别人的追踪自然十分容易，他有意要别人追踪他，也有一手，这次武胜东是行家遇着大行家。诸葛先生道：“这十三名凶手现今死了薛狐悲、武胜西二人，尚剩十一人，无不是武功奇高，穷凶极恶之人。追命此番去追捕武胜东，并图找到另外十人的线索，实十分危险。何况‘那头儿’更是深不可测。这件事又与无情的血海深仇息息相关，所以我要你们这就出京，相助追命。”

冷血道：“看来这十三人的武功绝技来自那‘头儿’，第一桩案件发生在二十八年前，依照估计，他们以做案换得绝技，是三十年前事。先生何不检查武林桩案，寻出那一些人在三十年前已练成绝技出道的——”

诸葛先生摇头打断道：“这点我和哥舒大人已想到了，但三十年前武林旧事，搜集谈何容易？更难的是练得绝技的人成名也非必在同一时期。……我倒是查得一人，是使用‘阴阳神扇’的无情恍然道：“哦，这是‘干禄王’府前那更夫听某人说的武功。”

诸葛先生点头道：“这人本擅柳絮刀法，但在二十五年前，却改用扇法，二十年前便成了名，十五年前便赢得‘阴阳扇’的外冷血“哦”了一声道：“原来是‘阴阳扇’欧阳大，这人喜杀好淫，黑白道的人都畏之三分。”

诸葛先生皱眉道：“不过这人仅是猜测而已，一点证据也没有。……此次追捕，另一主要的目的是阻止他们要下手的‘最后目标’，因为我恐怕此事跟皇上的安全有关。这些日子来，奸臣蠢蠢欲动，我打醒十二分精神留守京城，也费煞了不少精力了。”

无情毅然道：“既然事急，我和四师弟这就出发。”

诸葛先生颌首道：“无情，要记住：勿因仇而失去冷静；你的武功机智，越镇静越有效。”

然后又向冷血点点头道：“冷血，你也要一切小心，不可冲动行事。至于铁手。一待他回来，我自会通知他协助你们的了。”

追命在客店中独自干着酒，心头很沉重。这三天来，他和武胜东力搏了五次，都占尽上风，可惜他是要生擒他而不是击毙他，因此有两次，武胜东本是逃不掉的，还是让他逃了。

可是这一天来，忽然消失了武胜东的踪影，武胜东究竟在什么地方？

他可以肯定武胜东就在他左近。他没被杀，武胜东一定不会就此罢休的。

他虽知生擒武胜东并不易，但要击败这“辣手书生”却不难，不知为何这次他却感心头沉重。他“咕嘟咕嘟”的把葫芦往喉咙里灌了入口，这时一个长得斯斯文文儒生模样的人，向他微笑走来。

这人不是武胜东。单瞧他亲切的模样，就没有人想把他撵走。

这人也没有走，谦卑的躬着身道：“壮士，我可以坐下来吗？”

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居然还有人慧眼称之为“壮士”，会拒绝对方坐下来的请求才怪呢！

可是追命却说：“不可以。”

那儒生倒没料到，怔了一怔，接着又笑道：“有一个人，拿了一件东西给我，叫我交给先生。”

追命没好气翻了翻眼道：“有一句话要劝你。”

那儒生笑着打揖道：“什么话，壮大请赐教。”

追命一字一句地道：“如果你是与武胜东无关的人，最好走远点；如果你是武胜东那一伙的人，在我面前耍花招，只有死。”

那儒生呆了一呆，道：“什么武胜东武胜西的，追命兄，我是诸葛先生的旧部啊，你怎么忘了！先生有东西要我交给你呀。”

追命倒是有些出乎意料，道：“哦？那是什么东西？”

这儒生小心翼翼地自腋下取出一柄纸伞，笑道：“哪，就是这东西。”

追命伸手去接，有点奇怪地道：“雨伞？”

这儒生笑得十分暧昧，道：“不错，雨伞？”

追命指尖触及伞面，忽觉冷硬如铁，并非纸制，猛地醒悟，这儒生陡地把雨伞一张，追命顿时看见前面一张大伞，直撞过来。

伞尖是一柄利刃！

追命欲身退，但座下的板凳却挡住了他的后路。

追命怒叱，人仍端坐，双腿一挑，一张偌大桌面已被挑起，伞尖就扎在桌面上！

伞尖利刃嵌入桌面内，一时拔不出来，追命立时把握机会，正欲反攻！

后面忽然掌风大作，追命前无去路，大喝一声，向右就翻！

只听“喀喀”一声，瓦碎而裂，又一人由天而降，半空中已打出三镖！

追命一翻未起，半空已翻了三个筋斗，避过这致命的三镖，人未落地，忽然感觉左右两边都有急风袭来！

左边是铁伞，右边是铁掌。

追命避无可避，脚在半空，连环翻飞，左右踢出。他的双腿才踢出，飕飕又飞来一镖，向准他的双脚射来。

追命暗道要糟，忙一收腿，双手硬扣住铁伞，后心已硬吃了一掌！

追命借这一掌之力，张口一吐，“哇”地一声，连血带酒，喷得那使伞的儒生一脸都是。

儒生双目一时睁不开来，手中武器又被扣住，后退不得，追命一膝顶了过去！

这儒生武功亦高，目虽暂不能视，却仍耳听八方，也屈膝一架！

“喀勒”一声，这儒生的一条腿骨被撞得脱了膝臼！

追命的腿简直是铁腿！

这时背后风声又起，第三掌又至。

追命一个翻身旋了开去，但三枚蓝汪汪的金镖迎面射到。

追命左右腿及时踢出，各踢飞一镖，一口咬住一镖，尚未吐出，对方已欺近，闯入中门，点向他的“膻中穴”。

追命立时软倒了下去。

然后他就听到武胜东桀桀的笑声。

那自屋顶上碎瓦跃下，三度用金镖射他的人，正是一只手已被他踢断了骨头的“辣手书生”武胜东。

武胜东站在她面前，狂妄而笑：“追命，你我的追逐，到今天，算是可以了结了罢？”

追命叹了一口气道：“如果我知道你请得动‘佛口蛇心、铁伞秀才’，我就不让你五度超生了。”

武胜东狂笑道：“还有打你一掌‘大手印’关老爷子呢！”

追命勉力抬目一望，只见一个短小精悍的老者，双袖高卷，一脸愠戾之气，正是第一次自后方，第二次在右方，第三次也在后方掌攻击他的人。追命倒抽了一口气，难怪那一掌那末难熬，山东“大手印金刚”关海明关老爷子的掌，武林中是没有人不头痛的。

况且还有武林中出名的“佛口蛇心”，与“毒手状元”、“辣手书生”齐名的“铁伞秀才”张虚傲，加上武胜东，三人全力突击，追命自己倒觉得栽得不冤。

关海明厉声道：“果然不愧为‘武林四大名捕’！挨老头子一掌，居然还挺得住！三人夹击下，还可以伤了张老弟！佩服！佩服！”

追命没精打采的笑道：“伤得了张秀才又怎样，现在还不是横着趴下来。”

武胜东冷笑道：“待会儿我要用分筋错穴手法让你尝尝，那时你若还笑得出来，我才佩服。”

追命惨笑一声，说道：“我还有一事要问。”

关海明关老爷子道：“你问吧。”

追命道：“那么说，关老爷子和张秀才也是当年十三凶徒之一了？”

第二十二章 受制求反制

关海明脸色阴沉，道：“你要知道这些，那就连一丝活着的机会也没有了。”

武胜东道：“反正你将要死了，告诉你也无妨。关老爷子、张秀才，咱们兄弟都是十三凶手之一。”

“铁伞秀才”倚着桌边喘息着道：“既然你还要问，那不是你还不知道此事。看来武老二并未出卖我们！”

追命听此话有蹊跷，立时道：“我是不知。我在五台山下见武胜东暗杀其弟，才插手此事，追捕他的。”

“铁伞秀才”张虚傲“哦”了一声，目光转向武胜东，喃喃地道：“是你杀了武老二么？你倒是说武老二向追命出卖我们，你为此已替我们杀了武老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追命知道秘密。”

关海明瞪视武胜东，一字一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

武胜东笑得十分不自然，道：“关老爷子，难道你信外人不信自己人么？”

关海明一看，心中已明白几分，当下道：“你要我们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头儿知道，免得头儿知晓你有此逆弟，迁怒于你，并以武老二的‘毒手摧魂掌’的练功法门交换，原来，其中还有这样子的内情。”

武胜东嘎嚅道：“关老爷子，你万勿……万勿听信此人死到临头，挑拨离间！”

关海明“哦”了一声，张虚傲却道：“三捕头，你说，武老大杀武老二，为的又是什么呢？”

追命即把在五台山下所见之事实，全盘托出。

武胜东数度想阻止，关海明却瞪着他，武胜东只好罢休。

武胜东自己心里明白，以武功来论，三人武功相差不远，要是自己一手未伤的话，三百招后，可险胜“铁伞秀才”张虚傲，但三百招内，却要败给“大手印金刚”关海明。

追命一说完，武胜东便叫道：“哪有这等事！你们勿听他诬赖。”

张虚傲从头到脚打量了武胜东一阵，道：“那你是利用我和关老爷子杀追命，那本‘五毒摧魂掌’练法要义，你也是敷衍咱们了？”

“辣手书生”武胜东强笑道：“怎么办呢？你别听这人胡说。”一面掏出一册簿书，道：“这‘五毒摧魂掌’的练法，小弟马上就献给你俩。”

“铁伞秀才”张虚傲冷笑道：“我们也不至贪图你这点旁门末技，但你杀弟夺书，却破坏了我们行动人手，这件事，我这做兄弟的可不能不上禀头儿了。”

武胜东听得心中发毛，想到头儿武功之高、手段之狠，暗把心一横，道：“难道你们不杀这个六扇门吃饭的家伙吗？”

“铁伞秀才”张虚傲一晒笑：“当然杀，否则怎要他守秘，再说，为了他给我膝胫之间的一腿，不杀也得杀。”

武胜东似十分感激，用右手把五毒摧魂掌秘诀递上，道：“你追杀追命，就等于替我报了这断臂之仇；不管你们告不告诉头儿，我都愿意把这毒掌秘诀献上，以表谢意。”

关海明伸手就接，冷笑道：“算你识趣！反正这功夫法门又不是你的，给我们练练也不碍事。”

武胜东冷笑道：“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关海明触及秘册，忽见秘册一扬，迎面盖来。

关海明顿失武胜东所在，怒吼一声，双掌夹任秘册，猛见二道精光，已向自己左右胁射至！

关海明竟对那两镖，看也不看，欺身而上。

眼看镖就要射中关海明时，忽然中间横飞来一伞，恰巧撞落双镖。

武胜东大惊，退已不及，关海明一掌印在他胸膛上，又飘然退开。

武胜东倒撞在柱梁上，尘埃激扬，武胜东抚胸喘息，关海明又闪电般欺上，一掌已抵在武胜东的天灵盖，哈哈笑道：“凭你这两下子，也想暗算我？”

张虚傲因腿受伤，掷出的伞也不取回，笑道：“你那个死鬼弟弟就这样死在你手下，既然前车可鉴，怎会不防？”

“辣手书生”武胜东喘息道：“放……饶我……一命……”

关海明大笑道：“杀你倒是不会。我们会抓你到头儿处，他自会处置你，我们也有赏。”

武胜东打了一个寒噤，张虚傲道：“可笑啊可笑！你若正面与我们一战，只怕百招内未必能取下你，偏偏你要使诈，但计谋又给我们算定了，你反而不及应变，吃了关老爷子一掌，哈哈。”

武胜东低头看见自己前胸衣服炙烂，胸膛有一个赤色的掌印，自己虽已借力后退，但受伤依然十分严重，当下重咳了几声，咯了一口血，喘息道：

“两位……厉害……小弟……甘拜下……风……”一面用手去托开关海明压在他天灵盖上的手掌道：“请关老爷子高抬贵手，我已受伤，绝不是你们对手，怎跑得了呢？”

关海明也不缩手，因他深知武胜东鬼计多端，镖快而毒，但手上功夫，却不甚出色。而武胜东的手又并非搭向自己脉门，就是对方突然变招，关海明自恃艺高胆大，必接得下来。

不料武胜东一搭上自己的手，关海明就陡然脸色大变，只觉一阵麻痒上侵，急欲缩手，但手臂发麻，竟不听使唤，武胜东已按上了他的脉门！

关海明一看，只见武胜东右手变成黑色，自己的手臂，却隐透青意，心中又惊又怒，只听“铁伞秀才”张虚傲叫道：“老爷子，他掌中有毒，快躲！”

原来武胜东自从杀武胜西夺得毒掌练功法门后，一面与追命缠战，一面有机会就苦练，几天已有小成，虽不能隔空出掌伤人，却能使毒布于手再在触贴时迫入敌人体内去。

张虚傲并不知情，其实关海明不是不躲，而是毒气侵入，挣脱不得。

关海明又惊又怒，惊的是毒已攻入体内，怒的是一时大意为武胜东毒掌所乘，一面运内功护住心脉，反手一掌，向武胜东拍出。

武胜东忽然松手，避过一掌，一甩手，打出三镖，直取关海明的上、中、下三路。

张虚傲见势不妙，双掌往地上一按，人如巨鸟，已拾得铁伞，一伞向武胜东背门刺了出去。

关海明一迫开武胜东，就见三道精光，上下一封，已抄住两镖，正欲闪避，不料真力一展，元气便散，毒气直攻入心脏，一阵天旋地转，同时间，镖已打入了心窝！

关海明仰天一声大叫，蓄毕生余力，一掌打出。

武胜东三镖射出，忽觉背后伞风陡起，猛向前一冲，恰好迎上关海明那

濒死一击，“砰”的一声，武胜东整个人飞上半天高，掉下来时砸碎了一张桌子，然后他扶着散碎的胸肋，巍巍地站了起来，倚着柱梁，五官都渗汨汨的血。

这时关海明已毒发身亡。

武胜东摇摆了一阵，盯着追命，恨声道：“你……你……”终于说不出后面的话，便趴了下去，永远再也起不来了。

这“辣手书生”武胜东暗算了“毒手状元”武胜西，又计杀了“大手印金刚”关海明老爷子，终于还是难逃一死，死在关老爷子濒死全力一击下。

追命喃喃地道：“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

“铁伞秀才”张虚傲心有余悸，看了看武胜东的尸首，向追命冷冷道：“他们两人虽然死了，但还有我向你追回两条人命。”

追命笑道：“若论一对一，你恐怕非我之敌呢！”

张虚傲笑道：“可惜你穴道被武胜东所封，无法动弹，而我动一动指头就能杀你。”

追命闭上眼睛叹道：“看来我只好认命了。”说到“命”字，整个人像一支箭般射了出去，快、疾、准，攻其无备，左腿踢咽喉，右腿踢鼠蹊。

张虚傲大惊，铁伞一开，架住来势，不料追命双腿一曲，迂迴踢中张虚傲双手！

伞飞脱，追命左手已扣住张虚傲咽喉，右手扣住张虚傲脉门。

张虚傲脸色惨青，道：“你……”

追命笑道：“以一对三，我自认不是你们对手，既已中关老爷子一掌，但我也伤了你一腿，算是够本，是以假装被武胜东点中穴道，且等你们互相拚杀，我再来收拾残局，自然是有利多了。另一方面，若我不用这个方法，生擒你也很难。”

这时外面响起一阵隐隐的雷声。

在这客栈里的一场打斗，早把店中的客人、店伙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外面暴风雨前的急风袭入，吹得店内的两三盏油灯闪动不追命也觉得有一股寒意袭入。他觉得应马上问出这些凶徒的首领是谁一事，因为，他自己已然负伤，也无绝大把握能押此人回。

十三名凶手中，“魔头”薛狐悲已然死了，“毒手状元”武胜西死了，“辣手书生”武胜东与关老爷子也死了，凶手只剩下九人。

这九人除了“铁伞秀才”张虚傲外，另外八个是谁呢？

这唯有从张虚傲身上迫出来了。追命冷声地追问道：“谁是你们的头儿？”

张虚傲举目望了上去，只见追命的双目冷似春冰，又似不见底的古井，深邃得令他打了一个颤。

追命再问：“你还是说的好。”

张虚傲又打了一个突，正想说话，忽然外面“轰隆”一声，打了一个响雷。烛火急摇，雷光刹那间照得店内一片惨白。

店内的伙计等，依然没有出现。

追命皱皱眉道：“我喊三声，你不说，别怪我不客气了。”

张虚傲苦笑了一下，追命冷冷地道：“一。”外面又打了一个雷。

天乌地暗，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盏油灯中有一盏已被吹熄。

追命冷冷地道：“二。”风吹云动，一切事物，似对他起不了分毫作用。张虚傲冷汗涔涔而下。

追命道：“三。”

张虚傲开大了口，艰涩地道：“我，我说……”

突然窗棂“格”的一声轻响。

声一响起，追命已回首！

窗棂碎裂，一道强烈的白光，闪电般旋劈向追命的咽喉。

光芒厉烈，追命百忙中扯住张虚傲急掠而起！

白芒旋劈不中，“鹰”地拐了一弯，飞回原来的窗棂，没入窗外的黑暗中。

追命扣制着张虚傲落地，发觉鞋底已被削去了一小片，真是间不容发的一击。

这时外面的天地又来一记闪电，雷鸣大响，追命冷汗涔涔而下，只听外面有人冷冷地道：“出来。”

追命反手封了张虚傲“气海穴”，又不放心，再戳了他的“软麻穴”，大步走出店外。

追命一出店外，只见地上倒了七八个人，正是这店子里的客人、掌柜和伙计。

这些人倒在泥地上，每个人的致命伤都是咽喉，似被一种弯而利的快刀，削得只剩下一层皮连着，连声也没吭便死去的。

天地漆黑，偶而一阵闪电，只见满天乌云，这大地随时似给激风吹击得塌！

闪电掠起的同时，只见一人就在前面十步之外，斗笠，蓑衣，看不清楚脸目，站在那儿像一座黑色的山，腰间有一柄亮闪闪的弯刀。

一种中原人士所没有的弯刀。

弯刀上有血，鲜红的血花。

追命忽然记起诸葛先生提供给他的要点：“干禄王府”门前那更夫的十指是被“回魂追月刀”所削的。

追命目光收缩，冷冷地道：“来自苗疆？”

那人点点头，没有说话，天地间又一记雷响，雨仍没有下。闷雷像战鼓动一般滚滚地一连串的响了过去。

追命的脚步不丁不八，道：“是‘七泽死神’霍桐，还是‘刀不见血，崔雷，抑是‘一刀千里’莫三给给，或是‘无刀史’冷柳平？”

那人不作声，良久才道：“杀你者，莫三给给。”

追命深知若问此人是准，必无答案，故一口气列出他所怀疑的苗疆四大使刀高手的名字，凡是高手，必不能容忍自己的绝招被误落别人名下，难免会道出自己是谁。

知道是莫三给给，追命心中更打了一个突，上面四个人当中，除“无刀曳”冷柳平外，就要算这“一刀千里”武功最诡不可测了。

追命忽然笑道：“你杀了这些人？”

莫三给给没有吭声。

追命道：“我是捕快。”

又一个雷声，只听山雨在远处喧哗而近，莫三给给的声音没有一点变化，平板而冷涩：“到这时候，你还想抓我？”追命点头道：“杀人偿命，抓你

正法。”

莫三给给一字一句地道：“那你就死。”

话一说完，腰中刀忽然“飐”地旋斩凌空劈至。

追命暴喝，欲用手格，刀似有灵性，半途转斩追命后脑。

追命猛一伏身，刀锋擦发而过，又回到莫三给给手中。

黑暗中，那柄刀亮得像一团火！

追命知不能等对方再出击，他像一头怒豹般扑了过去。

他才扑到半途，刀光又自莫三给给手中掠出。

势不可当！

追命怒喝，翻腿就踢，居然踢中刀柄，刀向天冲，连兜三转，竟“飐”地又向追命咽喉割来。

这简直是柄要命的刀！

追命只有急退！

“飐”刀又收回莫三给给手里。

倾盆大雨而下，周遭，都织成一幅水网。

莫三给给仍在追命十步开外。

追命冲不过去，便就只有挨打份儿。

追命只觉得手心发冷。

在适才莫三给给一收刀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再冲，这是对方一击不着，精神稍懈之际！

他一向都能把握这种时候，但他正想再冲，胸臆却一阵痛楚，使他精气稍散。

这要命的痛楚，乃来自关老爷的那一记“大手印”。

他在千钧一发间略一偏身，让过武胜东那一戳“膺中穴”，但关海明那一掌却着着实实击在他背上。

他也就是为了受伤后不宜久战，所以才计擒张虚傲的。

他忽然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要是无情在就好了，这要命的鬼刀，只怕唯有无情的浑身暗器才制得住它。

就在这时，又是一记雷光！

电光一亮，天地一亮，莫三给给手中的刀也是一亮。

简直亮极了，追命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到刀声，因为雨实在太大了。

可是追命肯定对方已飞出了刀。

追命全身拔起，腰际一阵热辣。

电光已过，追命目中仍一片雪亮，但已可以看清事物。

刀又回到莫三给给手中。

追命觉得腰间一阵刺痛。追命半空身形一挫，转投向店内。

他绝不能逗留在外面与莫三给给交手，他绝不能再等下一道闪电，因为他不能肯定下一道闪电时他躲不躲得过那根本连看也看不见的要命的刀！

如果他不受伤在先，还可以一拚，而今受伤了，拚只有死！

他必须要用智取，而不是力敌。

他投入店内，店内三盏油灯，只剩一盏。

雨泼打入店内，他藉烛光一看，腰间衣服染红了一片。

就在这时，“飐”地一声，刀自门外绞入！

追命身形一沉，伏在一面大桌之后，木桌被一刀旋绞成七八片，刀势也

尽，倒飞入门外的黑暗中。

店内障碍物多，那柄要命的刀想要他的命，可不容易。

屋外的人也停了停，追命看着那粉碎桌面，和那扇敞汗的门，心中忽然一动。

这时刀光一亮，刀又飞劈追来。

追命往柱后一闪。

不料刀却中途飞向张虚傲，刀柄“地”地准确地撞开了张虚傲的“气海穴”。

追命大惊，旋又镇定下来，因为张虚傲被封的还有“软麻穴”。

刀又飞人！追命绝不让刀再撞开张虚傲的“软麻穴”

不料刀却是直劈追命，追命往柱后一闪，“克勒”一声。柱梁被削断。

追命大惊，闪入另一个柱子后，刀再旋近，“飏”地又劈断这根柱子，飞回屋外的黑暗中。

刀势竟连断二柱，尚有能力强飞回，其凌厉可想而知。

莫三给给果然不愧被誉为“苗疆第一杀手”，这柄刀虽不能真的千里杀人，但却可以百步夺命，无处可遁。

可是追命肯定若论手上功夫，对方绝胜不了他，若论腿上功夫，莫三给给则远不如他。

只是他冲不过去。

“飏”！这要命的刀又飞了进来。

追命立时跃到另一柱后，“霍”地这柱桩又给斩断。

追命忽然惊觉，这店子的四根主要柱子，已断其三，这店子已摇摇欲坠。

要是这第四根大柱也告断裂，店子塌下，自己岂不更是危险！

说时迟，那时快，那弯刀竟自动旋砍第四根大柱。

追命骤然向门外冲去。

门外的莫三给给的刀已入店内，手中正无刀，正是反击的绝好时机。

但是，唉，这柄鬼刀像有灵性一般，突自半空一回，追斩追命背后！

追命却早已计算到这一着，突一蹲身，避过一刀，左右脚贴地扫出，竟把那扇门扫得关上！

这一刀不中，本必自门内飞出，但门突掩上，刀毕竟不是人，中间引接的力道中断，刀不会转向，便直嵌入木门之中！

刀一入木门，门木即被绞碎！

莫三给给大惊，凌空接引，刀力破门而出。

这真是一柄无坚不摧的刀！

这真是一套无瑕可击的驭刀之术！

可是刀在门上阻了一阻，追命已破窗闪出。

电光一闪，莫三给给刀未回手，脸上有惊惶之色。

刀已转回，可是追命人已先到。

追命双腿左右回踢莫三给给左右太阳穴。

这一下绝妙的时机，莫三给给错愕之下，绝对接不下这拚命的两脚。

追命决定踢死莫三给给后，再来应付那后面的刀。

一切都十拿九稳了。

可是追命还是少算了一步。

急风陡起，一柄铁伞，半空一张，架住两腿。

追命这两腿，把这柄精钢打的铁伞，都踢下两个大窟窿！

可是脚不是踢中莫三给给！

莫三给给手一引，追命脚自伞中抽出，猛地一闪，“赫”地一声，只觉得右手胛骨一紧，弯刀已嵌入背后右胛骨之中。

这一下痛入心脾，追命脚下一个踉跄，只觉弯刀意欲旋出，追命忙运起内功真力，竟硬生生把弯刀夹嵌入骨肉之中。

这一下刀虽入体，但不致翻体而出，以至血肉翻飞！

可是，这一下巨创，使追命无法再支持。

追命负了重伤，但，莫三给给也失了刀。

追命跌撞了几步，正欲潜逃，莫三给给已拦住前路，慢慢解下竹笠，电光一闪，只见此人双目红丝密布，面容凶悍残忍，手中竹笠的圆边，它却有闪闪利刃。

追命向后退，猛听一声冷笑，张虚傲跛着一只脚，用铁伞撑着，阴狠的望着他。

追命心中一阵冷，涩声道：“我真后悔刚才为何不先把你另一条腿也毁了。”

他刚才给莫三给给那两腿，眼看就要成功，但却料不到半途杀出个程咬金，以致身受重伤。

虽然那柄弯刀因断柱、破门后劲道不足，致给追命真力迫在胛里，使莫三给给暂时失刀，可是他的伤已令他失了大部分战个能力。

他后悔自己的大意，莫三给给用刀柄撞开张虚傲的“气海穴”，张虚傲的内刀，定可以把真气透过“气海穴”，冲破“软麻穴”，封穴乃解。

而张虚傲偏偏在这个时候冲破穴道，给自己一个致命的截击！

“铁伞秀才”张虚傲阴笑地道：“你撞跛我一条腿，踢穿我的铁伞，这些账总该一齐算上了罢？”

莫三给给把弄着手上的竹笠，一步一步走近来道：“刀给我。”

追命苦笑，以他现在体力，要战胜负伤的张虚傲已是难上难，何况还有莫三给给？

追命惨笑道：“好，我给你。”

一躬背，反手拔刀，刀作金虹，向莫三给给掷出。

刀一拔出，血亦涌出，追命猛向店内投去。

那一刀直掷给莫三给给，莫三给给本可轻易避过，再截杀追命，但是这柄刀是莫三给给珍若性命的东西，自不肯轻弃，所以张手而接。

这一接，便让追命冲了过去。

莫三给给心中打算，先接住弯刀，再追杀追命亦未迟。

追命一逃，张虚傲恨之入骨，怎让他逃？伞作短棍，拦腰急扫！

追命早有预备，一扬手，腰间的葫芦就飞了过去。

张虚傲用伞一格，追命已扑入店中，张虚傲用伞尖一撑，亦投入店中。

张虚傲一投入店中，却见追命一脚往一根柱子踢去。

张虚傲一呆，不明所以，忽听轰隆一声，天崩地裂，整座店都塌了下来。

张虚傲这才明白，急欲退出，但受伤的脚一绊，摔倒于地，屋瓦、木梁等都打在他的身上。

再说这边的莫三给给接得弯刀。想冲入店内搏杀，但转念一想，自己弯刀不适合在浅窄的地方使用，追命又诡计多端，不禁略一迟疑，在这片刻间，

店子已倒塌了下来。

莫三给给立时注意力集中在这灰飞烟灭中的事物，只见一大堆破木残胯中，有一样东西蠕蠕站起。

莫三给给心中冷哼，当下不动声色，手一挥，弯刀“飏”掠了过去！

刀劈入那样事物，只听一声惨呼，莫三给给心中一凛，张手一接，把弯刀接了回来，走过去一看，只见痛得在地上打滚的是张虚傲。

只听“铁伞秀才”张虚傲惨呼道：“你伤了我了！你伤了我了！”

原来店子塌下，张虚傲不及逃出，但他竟也是人急生智，把铁伞一张，人缩在其中，石砖等都打不到他身上，倒是碎坛溅射了几片，甚痛，但仍集中注意力在追命身上。

他发现追命在店未塌之前已从另一窗户投去，心中大急，挣扎欲起。

不料忽见白芒，百忙中铁伞一张，弯刀劈不进去，无奈铁伞先前被追命踢穿两个大洞，弯刀尖仍伸了进来，毁了他右眼珠子，痛得他死去活来。

莫三给给见失手误伤张虚傲，心中也十分歉疚，但他天性凉薄，心想：谁叫你瑟缩在那儿，又技不如人？当下只问道：“追命在哪里？”

张虚傲在痛楚中指了指，嚷道：“快替我止血，替我止血。”

莫三给给冷笑道：“这是你自己的事！”身形一闪，急急追赶追命而去！心中暗忖：风雨漫天，追命负伤奇重，不信他逃得上天，要是背负跛腿的张虚傲一齐走，只有累事。

大雨滂沱，“铁伞秀才”张虚傲迳自在地上呻吟。追命负伤而逃，莫三给给全力追杀。

巨雨把世界交织成一张吵杂的白网。追命才停了一停，便看见他脚下的雨水是红色的。

他出道这么多年，每次只有他追别人的命，这次却是别人追他的命。

他知道自己不能长久在雨中奔跑了，这方圆五里之内，殊少屋宇，他又不能逗留在平常人家，因为怕映及池鱼，同遭毒手。

附近只有一处武林世家，叫做“西门山庄”，老庄主西门重被人用内家重手法击毙后，西门公子独当一面，行事于正邪之间，一双金钩，倒也称绝江湖，追命决定赶“西门山庄”。

他逃到“西门山庄”的门前，雨势已经小了，但他感觉得出，敌人的追踪也很近了。

若以他平时的轻功，才不怕莫三给给追踪，可是他两处刀伤一处掌伤，使他的武功大打折扣。

他用力敲着铁门，心中庆幸雨水冲走了血渍。

西门公子纵再孤僻，冲着武林同道及诸葛先生的侠名，也不致以不维护他的，良久有人掌灯出来开门，一个家丁撑着伞，提灯边照边问：“是什么人，半夜三更……”猛照见追命一身都是血，一时说不出话来。

追命自怀中摸出一粒药丸，吞服下去，挣扎道：“你们去告诉你家少庄主，说是京城诸葛先生的弟子叨扰了。”

一名家丁一听“诸葛先生”的来人，立即返身奔了进去通报，另一名扶搀着追命，边关切地道：“你伤得要紧吗？”

追命暗运真气，苦笑道：“不碍事，可有刀创药？拿一些来便好。”

不一会刚才那名家丁和一名锦衣公子奔了出来，只见那名锦衣公子并不打伞，可是雨水都自四周散开，点滴打不湿他的衣服，显然内力极高。

追命勉力道：“西门公子？”锦衣人扶着他道：“阁下是谁？”

追命惨笑道：“诸葛先生三弟子，追命。”

西门公子一震，疾道：“阿寿，你去拿刀伤药和干净的布。阿福，辟梅厢，迎客！”

追命打量这所谓“梅厢”的石室，只见三面都是石墙，一面是门，门敞开，西门公子满脸笑容的站在那里。

追命望望自己包扎好了的伤口，喟道：“西门公子，多谢你仗义援手。”

西门公子笑道：“这是什么援手呢？若追命兄不嫌我不自量，倒请相告乃被何人所伤，在下的双钩定不放过。”

追命苦笑：“与人格斗，不幸受伤，那也罢了，无谓牵累公子。”

西门公子忽然道：“我见兄台的伤，似被为刀等所创，恐怕还是苗疆的弯刀或云南缅刀；后心又有黑掌印，看来是山东‘大手印’，不知然否？”

追命淡淡一笑道：“公子好眼力。”心中暗自敬佩。

这时阿寿忽然走进来，向西门公子耳边说了几句话，西门公子脸色变了变，微微一笑，道：“今日真是稀奇，居然又有客来访。”

追命心念一动，道：“公子……”

西门公子摇手笑道：“不用说了，如来人是要找寻兄台踪迹，我自方法推说不知。”

追命道：“一切偏劳西门兄了。”

西门公子笑道：“哪里。这我还承担得来。”说着退了出去。

追命闭目疗伤了一会儿，胸中疼痛略减，两处刀伤，也止了血，腰间那一割只伤了皮，而肩胛的一刀，却连移动都剧痛不已。

过一阵，西门公子又笑态可掬的走了进来：“来人凶神恶煞，但已给我打发走了。”

追命心中放下一块大石，道：“多谢西门兄袒护。”

西门公子笑道：“追命兄连中一掌两刀，尚能逃到敝庄，只不过个把时辰不到，气色便转得多，真不容易呀。”

追命淡淡一笑，也没说话。

这时阿福拿了件衣服，走在追命后面，道：“大爷，换过这件衣服好不？以免着凉。”

追命转过身去，笑道：“不必了，我这身衣服倒是穿惯了。”

阿福坚持道：“可是，它已经湿透了呀。”

追命正想穿上，忽见阿福的样子很诡怪，不禁多望几眼，猛见阿福双眸之中，自己身影的背后，西门公子正拿起金光闪闪的双钩，贴至自己的背后。

双钩一闪，倒挂而下！

追命百忙中一转，揪住阿福，往自己身后一甩，向前冲出几步，但创口一阵疼痛，不禁扶倚在墙上。

西门公子的双钩，眼看一出必杀，现下收势不及，正戳在阿福胸上。

阿福惨叫一声，仆倒下去。

追命因体弱而无法反击，喘息道：“你……你……”

西门公子一击不中，叹道：“果然机警！难怪关老爷子、武老大、张秀才联手还对付不了你一个！”

追命已恢复了镇定，冷笑道：“你也是十三元凶的其中一个？”

西门公子笑道：“我负责南面联络，除薛魔头外，关老爷子、苗疆老莫、

张秀才、武氏兄弟，都是由我联系的。”

追命道：“好……好……”

西门公子道：“不如我介绍一个更好的老朋友给你。”他的话刚完，只见一个幽灵般的人，戴着竹笠走了进来，追命的心登时冷了大半截。

这人蓑衣竹笠，腰插弯刀，正是莫三给给。

西门公子道：“刚才的稀客，到处找你，我说不必了，他正在我石室之中，于是他要来看看你。”

追命倚墙，长叹一声，道：“看来我是投错了地方！”

西门公子大笑道：“南，西门庄，北，欧阳谷，岂容人出入自如！”

忽然阿寿匆匆进来，在西门公子耳边说了几句话，西门公子脸色一变，向莫二给给，道：“张秀才也回来了，你说他死了？”

莫三给给冷笑一声，道：“他自己走回来？”

阿寿恭声道：“有两个青年人送他回来。”

莫三给给冷笑道：“哼。”

西门公子寒声道：“张秀才回来最好，传他进来这儿，手刃伤他的人。另外那两个多事者，你把他们杀了。”

阿寿应声道：“是。”跟着走了出去。

西门公子转向追命道：“看来你的老朋友又多来一个了。”

追命苦笑道：“一个老朋友已经够多了，人生难得一二个知己，没想到今晚竟到了三个。”

西门公子笑道：“据说武林四大名捕机智绝伦，而今看来，就算你是诸葛先生，要走也不容易了。”

追命笑道：“这叫误投黑店，怨不得人。”

西门公子大笑道：“过了今晚，武林四大名捕可只剩下三大了。”

莫三给给冷哼道：“三大？也不长久了。”

这时西门公子背后又出现一人，摇摇晃晃的走了进来，乍见追命，怒极反笑道：“好哇！任你翻天覆地，始终也逃不出去！”

这人正是“铁伞秀才”张虚傲，而今一身湿透，眇目跛腿，十分狼狈，一见莫三给给，便怒声道：“你这人！我受了伤你连理也不理，要不是有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扶我来，你真要我痛死在那里了！”

莫三给给冷哼一声，并不说话。张虚傲对莫三给给也似有点畏惧，不敢太过。

西门公子圆场道：“算了，要不是老莫赶你的仇家到此，你岂不是连仇也报不成了？”

张虚傲仍然怒道：“可是他刀伤了我的右目！”

西门公子忽尔低声向张虚傲道：“你别忘了，你纵未身负重伤，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不如先了断了这捕快，以后再到头儿那处告状吧！”

张虚傲想想也是，只好强忍怒忿。西门公子又道：“扶你来的两人，我已叫阿寿把他们宰了。”

张虚傲毫不动容，道：“宰了也好。免得他问长问短，听了心烦！”

西门公子笑着向追命道：“现在该宰的是你了。”

追命游目四顾，室门被封，无处可遁，当下长叹一声，只好准备战死此地。

西门公子冷冷地道：“那你就给武氏兄弟和关老爷子偿命吧。”

张虚傲道：“他倒没有杀他们。原来武老二并非死于这厮之手，是武老大暗杀的。后来我们知道此事，我与关老爷子擒下了武老大，却给武老大使诈毒死了关老爷子，关老爷子濒死一击，也杀了武老大。我一下不小心，为这厮所乘，正要迫供，老莫就来了……他倒没杀过我们的人。”

西门公子道：“我原本也料定派你、武老大和关老爷子就足以应付这个捕快，但不见你们回来，不大放心，所以请老莫去看看，说来老莫也算是你救命恩人。我也奇怪，谅这人也不会是你们三人联手之敌——原来是你们自己互相残杀！”

张虚傲道：“他们虽不是死于这厮手上，但我的腿却是这厮所撞折的，这仇是报定啦。”

莫三给给解下弯刀，向追命冷笑道：“看你还能躲开我几刀！”

话一说完，一刀飞出！

忽然一声冷哼，长空一条人影，刀正嵌入那人身上！

“砰！”那人倒了下来，胸插弯刀，已然气绝，竟是阿寿。

那柄刀一嵌入阿寿体内后，本该飞回莫三给给手中，不料一人长空落下，一手已按住刀柄，刀之回力被化去，仍留在阿寿体内。

这及时按刀的人必是一暗器行家，否则断无可能如此善于把握时机，适时适地破去这“回魂追月刀”。

只见那按刀的人，年轻逸秀，目光精锐，腹下竟空空荡荡，是一名废腿的人！

莫三给给一招失刀，大为失惊。

追命一见来人，欣喜若狂，叫道：“大师兄！”

那年轻人关切地叫道：“三师弟！我们来迟了，让你受伤！”

这人，正是“武林四大名捕”之首，无情。

莫三给给大怒道：“原来是一个残废的！”

追命冷笑道：“你遇到的是真正的暗器大师！”

西门公子怪笑道：“你以为凭你一人就能救他？”

忽听门外一人冷冷地道：“不，还有我。”只见一名神色冷峻的年轻人，剑一般竖在门口。

追命大喜道：“四师弟！”

冷血关怀地道：“三师兄，请恕我们来迟！”

张虚傲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地道：“你们……你们原来是……！？”

无情和冷血的及时赶到也并非纯粹巧合，他们别过诸葛先生后，驰出京城，到处打听追命的消息。

追命留下特殊暗记，他们于是一路追来到那客店去。追命负伤而逃时，却再也来不及留下暗记，于是踪迹中断。

可是善恶到头终有报，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张虚傲为追杀追命而反被莫三给给所伤，莫三给给不管张虚傲的死活，留他在那儿，却恰巧给无情和冷血遇着了。

无情、冷血一见地上的葫芦，便知是追命的东西，追命嗜酒如命，而今连葫芦都抛弃，显然十分危急。于是两人套问张虚傲。

张虚傲矢口不说，只要他们送他回“西门庄”，两人会意，也乘机想混入看看；岂料一入庄后，张虚傲便迳自走了，一名家丁在后面掩杀过来，可是又哪里是这两大名捕的对手，一下子便被制服，追问之下，忙急赴石室，

及时赶到，救了追命一命！

无情冷笑道：“我们？我们不就是给你过桥抽板的人吗？”

张虚傲怔了半晌，西门公子嘿声道：“你们来了，也只不过一齐送死！”

突然双钩一展，直劈追命！

这时人影一闪，眼前一花，一条人影像标枪一样笔直站在身前，正是冷血！

西门公子双钩倒挂，钩向冷血。

冷血猛地一震，剑已出手。

剑似一条毒蛇，闪电般自双钩间伸了进去，直插咽喉。

西门公子脸色大变，一个翻身，退出丈外，避过一剑！

可是冷血又到了他身前，“嗤”地又一剑刺出！

西门公子金钩一架，冷血又刺出一剑，西门公子又是一架，剑越刺越快，西门公子越挡越急，一攻一守，只听“叮叮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冷血浑身成了剑光，西门公子却化成一片钩影，正打得难分难解。

西门公子一动，莫三给给便动了。

他是想向阿寿的遗体扑过去。

他的成名绝技的兵器，仍留在阿寿体内。

他一动，无情猛一抬头，目光如电，使莫三给给打了个寒噤。

他几乎可以感觉到，如果他贸然扑上的话，死的只有自己！

所以他的动作即时改为缓慢的、镇定的、冷静的把头上笠帽摘下来。

在三十年前加盟这十三凶手集团之前，他没得到“回魂追月刀”的练法，但仍威震苗疆，却是靠他手上这顶帽子。

无情冷冷地看着他，全身放松，十指舒伸，一旦崩紧，将动若脱弦之矢！

那边的“铁伞秀才”铁伞一阖，倏插向冷血的背后！

忽听一声冷笑：“相好的，让我来会会你！”声到腿至。

张虚傲闪躲不及，铁伞硬接一招，二人各自震退二步。追命胛肩伤口震裂，张虚傲的眼创迸血。

只听追命朗声道：“大师兄、四师弟，莫三给给孤僻，西门公子狡诈，若留活口，张虚傲可也。”言下之意，自是叫无情、冷血不必顾忌，可猛下杀手。

他追踪武胜东数日以来，深知这班人的武功，若要生擒，只怕难上加难。

张虚傲听得怒火中烧，怒叱道：“谁死谁生，尚未可知！”

跛着脚上前就是一招“花雨翻飞”旋戳而来。

这六人三对打在一起，好不激烈。

可是有一对是一直没有动手，是一阵没有动手的战斗。

这静止的战斗只怕比动手还来的凶险。

莫三给给和无情，都苦待对方稍为松懈的时机！

只要对方一松懈，他们的暗器便全力施为，要了对方的命！

莫三给给饮誉苗疆，杀人无数，每次杀人前见敌手恐惧、惊惶、哀号，仍逃不过他的杀手。

可是眼前这年轻人，似比他还冷静，还沉着，还镇定。

他本想再等下去的，可是另两对战团，其中一对已分出了高下！

追命一脚把“铁伞秀才”张虚傲的铁伞踹飞！

追命武功本就在武胜东之上，而武胜东犹在张虚傲之上，追命身受一掌

两刀之伤，但张虚傲也受一腿一刀之伤。追命肩胛之刀伤虽重，但张虚傲的目伤更重，追命的伤虽不轻，但张虚傲的一条腿也十分不灵光。

追命就只多了一处轻微的腰间刀伤，武功虽打折扣，若对手是武胜东，或可打个平手，但张虚傲的武功，仍是差追命一筹！

两人拼命负伤相搏，三十招后，追命已踢飞张虚傲的铁伞。

张虚傲顿落下风。

莫三给给一看，知道若再不出手，追命杀张虚傲之后，必来助无情，以二对一，只怕更加难以应付。

所以他立刻出手。

竹笠旋转飞出。

他一出手，无情立时出手。

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

这二人俱是当今暗器的大行家！

竹笠飞出的同时，无情一震，七柄柳叶飞刀已钉在竹笠上。七柄飞刀激插于地，竹笠仍向无情飞来。

无情不会武功！

他能避得过这飞卷急旋的竹笠？！

无情没有避。手一振，五枚铁莲子又打在竹笠上！

竹笠一震，回旋之力仍把五枚铁莲子激飞！

竹笠仍照常飞出。

无情居然神色不变。两颗铁胆又打在竹笠上。这时竹笠已离无情之颈不远，两颗铁胆被烫飞出去，但竹笠也停了停。

竹笠停了一停之后，竟还有余力，仍向前飞劈而来。

无情脸色一变，十粒铁藜棘及时射出！这时竹笠已贴近无情，十粒铁藜棘打在竹笠上，俱被砸飞。

但竹笠的劲道至此已完全被摧溃了。

这次轮到莫三给给脸色大变，伸手一引，竹笠立时倒飞。

既然一击不成，只好留待第二击。

无情竟以分四次发射二十四件暗器击毁了他那一击。

竹笠才倒飞，无情立时反攻。

他不能让竹笠再回到莫三给给手中！

三枚铁鸡爪已追钉在竹笠上。

竹笠一晃，余劲未消，仍飞向莫三给给手中。

无情一扬手，两支金镖破空而出，后发而先至，在竹笠差三尺之遥之际，击中竹笠。

竹笠、金镖，俱被震飞！

莫三给给脸色大变，飞身追向竹笠！

他的身形一起，无情一刀掷出。

刀划花空，尖嘶而过，莫三给给人在半空，抓中竹笠，刀光亦没入他腹中。

莫三给给半空一个翻身，落在地上，再想发出竹笠，但已无力。

一柄一尺二寸长的匕首，完全嵌入他腹中！

不击则已，一击必杀！

莫三给给抓到竹笠，也没有用了。

他的生命已离开了他的肉体。

他缓缓的倒了下去，眼睛像死鱼一般的凸出来，瞪着无情。

无情看过无数死人的脸孔，很少有比莫三给给这一张更难看。

这两人都是一等一的暗器高手！

凡是善使暗器的人，必是出手狠辣，尽可能要一击必杀的。

所以只要这种一出必杀的人斗在一起，武功虽相差不远，但胜负却快。

胜者存，败者亡。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莫三给给和无情各攻一招，地上便只剩下一个活人。

另一具已经是尸体。

冷血已经一口气攻出一百零八剑，西门公子左钩接、右钩引，尽皆封架！

冷血一交手便占得先手，原因是他剑法奇幻，迅速、辛诡！

西门公子一开始便措手不及，只有封架的份儿！

可是久战之后，西门公子已约略摸清了冷血怪异剑招。

武林声势虽不如“东堡、南寨、西镇、北城”，但武功却比“四大世家”更高的“西门庄、欧阳谷”，堡主西门公子确是个武林奇才，心狠手辣，悟性奇高。

西门公子摸清冷血的剑招时，已接下第二百四十一剑了。

只听一连串的“叮叮”之声，密集在一起，根本就没有中断过。

到第二百四十二剑时，西门公子的双钩突然扣住冷血的长剑！

这二百余招来，两人都没有喘过一口气，而今招式一停，两人都急喘几口气。

两人喘定了气，冷血全力抽剑，西门公子进力紧扣！

冷血剑抽不出。

要知道西门公子这一扣，是参加十三元凶后所得之绝技，当年倪老前辈纪录“长臂神魔”大破“齐门金刀”时，就是靠这一下钩锁绝技！

冷血一抽不脱，西门公子却运力一板，“拍”一声，冷血薄剑立时折断！

西门公子这一下犯了个错误。

第二十三章 设伏遇埋伏

西门公子犯了个无可救药的大错误。

他可以制住冷血的剑，但不该折断了冷血的剑。

折断了冷血的剑就等于锁不住他的断剑：

冷血的剑毒蛇般噬向西门公子咽喉！

西门公子脸色变了，双钩一推，劈向冷血！

冷血杀他，他就杀冷血！

这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如果冷血不想死，一定得收招自保。

可惜，他又犯上一个更无可饶恕的大错。

他是逼于无奈才拼命，冷血却是拼命招式的行家。

他已算准时间、力道、机变，一分一毫都不会有差池！

钩劈至冷血额顶，便已乏力。

因为冷血的断剑一尺七寸长，已插入西门公子咽喉，自后颈穿了出来。

剑入咽喉，西门公子立时脱力。

钩虽已举起，但已不能伤冷血。

冷血冷笑，一抽断剑，剑出血溅，西门公子双钩“呛”然落地，用手掩住喉咙，“咯咯”地道：“你……你……”

冷血冷冷地道：“你断我剑，我杀你人！”

西门公子终于一个字也说不出，砰地倒于地上。

无情的暗器狠，冷血的剑更辣！

追命的腿本也狠辣，用腿的人本就如比用手的人来得狠辣。

腿的力道本就如比手威猛。

可是，如今追命受伤后，再加上要生擒对方，功力一再打折扣，只能够困住张虚傲。

张虚傲左冲右突，不能闯出如山腿影，却忽见莫三给给死了！

这一下他吓得魂飞魄散，硬挨追命一腿于左肩上，借势而起，飞向大门。

他人才飞起，两蓬银针已向他中门射至。

无情出的手！

张虚傲此惊非同小可，强吸一口气，猛再拔起三尺。

第一蓬银针落空，但张虚傲左腿却因剧痛而一沉，身子落下半尺，第二蓬六枚银针，全打在他右脚胫骨上。

张虚傲痛人心脾，怒吼一声，摔倒下来，痛得金星直冒，再睁眼时只见一柄断剑指着自己的咽喉。

剑上还有血。

不消说自是西门公子的血。

只见冷血冷冷的望着他，冷冷地道：“你再逃，我杀你。”

张虚傲只觉得寒意由脚趾冒到头发里去。

张虚傲只觉左腿的膝伤，右腿的六道针伤，右目的刀伤，左肩的踢伤一道发作，几乎要大声呻吟起来。

这一下“铁伞秀才”张虚傲的伤，可比追命的伤严重多了。

冷血朝着他，像看进他的内心里去，道：“你再痛，也得要回答我的问题。”

张虚傲呻吟了一声，说道：“你说吧。”

冷血道：“头儿是谁？还有六名凶手是谁？”

张虚傲闭上眼睛，没有吭声。冷血冷冷地道：“你要我用刑？”

张虚傲依然紧合双目，但全身发起抖来，激烈的在颤抖着。

追命倚在墙上，忽然笑道：“谁主使你来的？同伴有谁？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你到此地步仍不说，看来很够意思。”说到这里，淡淡一笑，道：“可是你的同伴待你又是怎样？你们追杀于我，是受了武胜东利用，他连关老爷子也杀了，要不是关海明也要了他的命，他恐怕也要杀你灭口哩！”

这番话说得张虚傲呆了一阵，睁开眼睛，怔怔不语。

追命继续道：“再看后来我与莫三给给交手，是你以铁伞架了我给他致命的两脚，而他反而勾瞎你的右眼，把你置之不理，送你回来的还是我两个师兄弟，西门公子又何尝有力你报仇之意？”

张虚傲欲言又止，追命又道：“你现在身受数创，伤得最重的恐怕是右目吧？那还不是自己人下的手！你若受伤没那未重，恐怕我早就困不住你；现在你已受那未重的伤，你以为你能在我们三人联手之下再逃得出去吗？”

张虚傲沉默良久，终于长叹道：“我若说出来，可有好处？”

追命望向无情。无情端坐于地，点点头道：“你说出来，我立刻放你。只要你不再为恶，我们便不抓你。你今天所受的伤也够一世难忘了。”

张虚傲知道“四大名捕”说一是一，忙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无情道：“当然。”

冷血道：“你说吧。要是我用刑，你也得说。”

张虚傲只觉全身伤口又一阵刺痛，当下不再迟疑，道：“我说……”

忽然窗外“喀擦”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被捏碎了似的。

无情脸色陡变，叫道：“小心！”两片飞蝗石反手打出。

话口未完，一道尖锐的急风，疾取向冷血的咽喉。

冷血闪避不及，突然脚下关节一麻，人伏了一伏，急风自头上险险擦过！

无情的飞蝗石，正打在他左右腿软骨上。

冷血这一矮身，却听见张虚傲的喉骨“喀擦”一声，忽然张虚傲一脸都是惊惶之色，用手捂住喉咙叫道：“司马——”

便口溢鲜血，竟连喉骨一齐吐出来，立时气绝。

冷血窜起，破窗而出。

追命惊道：“三丈凌空锁喉指，”

“不错。”无情道。

追命长长吁出一口气，道：“我听诸葛先生说，十三元凶中曾有人以‘三丈凌空锁喉指’钳断更夫的喉核，我就那末想，武林中有此功力的只有三个人，但那三人都不至于做这等事……没料到十二连环坞的司马荒坟还没死。”

无情脸无表情道：“要不是张虚傲临死叫出了一声‘司马’，只怕到现在还猜不着是谁。”

追命道：“还有六名凶手是不是？”

无情道：“是。”

追命道：“其中一人会不会是司马荒坟？”

无情道：“不错！”

追命道：“司马荒坟的武功比莫三给给如何？”

无情道：“只高不低。”

追命长叹道：“那你还不帮四师弟追杀，还管我做什么！何况还有五个

不知名的杀手，这线索又绝不能断！”

无情道：“我知道在那儿找他们的老巢！”

追命目光闪动道：“南西门庄……”

无情接道：“北欧阳谷。”

追命道：“不错。刚才西门公子狂妄自大时，也曾透露过欧阳谷，并道明自己是南面的联络站。”

无情道：“所以我先赶去欧阳谷看个究竟！”

追命苦笑道：“连饮誉江湖的欧阳大也成了凶手，实是耸人听闻，你却为何还不去？”

无情道：“就是因为欧阳大这等高手也出动了，所以我才不能先离开你。你已身受重伤，他们若伺机出手，只怕就难有侥幸了。”

追命涩声道：“那你等到几时？”

无情道：“等我四剑童一到，先护送你回诸葛神侯府。有他们四人再加上你，就算欧阳大亲自出马也勉强可以一战了。”

追命苦笑道：“你真的要我回去？”

无情扳起脸孔道：“你已受伤不轻，若不回去，又叫我们怎放心得下呢！”
随而又央道：“要是你对我这做大师兄的有点信心的话，你就给我面子回去吧。”

追命叹了口气道：“好吧。”

无情欣慰地道：“四剑童马上便到，你若在道上遇见二师弟，叫他先到欧阳谷探看。”

追命轻叹口气而应道：“是！大师兄保重。”

冷血飞撞出窗外，窗外人影一闪！

窗外的人返身就逃，冷血拼命急追！

一追一逃，跑了数里，冷血与那人的轻功在伯仲之间，冷血越跑越狠，大风迎脸激烈地吹来，头巾吹掉了，衣襟袒开了，草鞋也磨破了，但冷血越跑越奋亢。

那人却开始累了，有点气喘吁吁了。

冷血大叫道：“司马荒坟，你跑不了的！”

其时明月如勾，已经偏西，大雾迷漫，正是一处荒坟。

只见野冢零乱遍布处，司马荒坟人影一闪，闪进一座碑石后面去。

冷血停步，冷冷地看着那块石碑，道：“司马荒坟，你适才出手暗算，众人前杀人的勇气去了哪里？”

只听墓中有人桀桀笑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这时浓雾升起，黎明之前最是荒凉黑暗。这道理既最是令人欣慰，也最令人伤心。

冷血道：“司马荒坟。”

司马荒坟道：“不错。荒坟，荒坟，哈哈……一入荒坟，死无所葬。”
猛地自墓后冒了出来。

饶是冷血胆大包天，也吓得一呆，朦胧的月色下，这司马荒坟披头散发，满脸刀疤，五官都奇异的扭曲着，简直比鬼还要可怕。

只听司马荒坟嘶声笑道：“雾来了……雾来了……雾位鬼神号，雨落天地悲……”这时大雾渐浓，只见一丈外都被浓雾所罩，看不清事物，司马荒坟的黑影在雾中似真似幻，厉笑狂啸好不恐怖。

冷血喝道：“看剑！”

断剑直刺入浓雾，切断了浓雾，刺入了浓雾的中心！

就在这刹那间，大雾中黄光二闪，司马荒坟左右手各自多了一张铜钹，闪电般右左一阖，“锵”地夹住冷血的闪电剑。

天下能一举而夹住冷血的快剑的，江湖上也没几个人，纵然是西门公子这样的高手，也要等到二百四十二剑后才能以双钩扣住冷血的剑。

冷血抽动剑身，断剑在铜钹磨擦中发出令人牙酸的尖锐声响。

冷血暗惊，但并不失措。因为他冠绝武林的那一击，尚未施出。

他那一击曾把一个武功在他三倍之上的强徒领袖击杀。

可是就在这时候，他脚下的土地忽然裂开，一双没有血色，苍白的手伸了出来，闪电般抓住了冷血的双踝。

远处浓雾中又一声叱喝，一柄金柄红穗缨枪，劈面刺到，力劲炸破浓雾！

这几件事情同时发生，冷血双足被制，无法闪避，唯一的方法只有弃剑用手接枪。

冷血一松手，不料司马荒坟双钹也一张，闪电般左右夹住冷血双肩。

冷血只觉左右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双手已无法动弹，忙运功相抗，这才变了脸色！

而这时长枪已迎脸刺到。

这一根枪不但长，而且大，这一下如刺中脸部，不被捣得个稀烂才怪！

冷血双手受刺，双足被抓，猛一张口，竟咬住了枪尖，长枪竟刺不下去。

可是这样一来，冷血连半分动弹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根枪十分之长，枪的另一端在浓雾之中，提枪的人也在浓雾之中，铁板铜琶一般的声音自浓雾中传来：“好！居然这般接下我这一枪！”

只听黄土中的那人桀桀笑道：“可是你现在等于是一个没有了手、没有了脚、没有了嘴巴的人。”一面说着，双手疾封了冷血腿上的穴道，突地跳了出来，阴恻恻地笑道：“现在，我们要你怎么样，你便得怎么样。”

“不知道冷血现在怎样了？”追命心中惦念着，轿子平稳但如飞了般的速度疾行着，青衣四剑童的功力显然又激进了不少。

烈日如炙，夏天的气候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追命觉得浑身都是汗，汗水浸湿了胛骨的伤口处，阵阵隐痛传来。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听见一声尖啸！

这一声尖啸甫起，轿子忽然停了。

停得那么自然，故此轿子丝毫没有震动。

轿子一旦停下，第二声尖啸，又告响起！

这第二声尖啸又近了许多。

追命掀开轿帘，只见大道上闪出了五六个人，追命心中一凛，但见这五六个人神色张惶，其中一人道：“不行了，咱们被追得走头无路了，好歹也要回头拼拼！”

另一人愁眉苦脸的道：“咱们‘鬼符’七义围攻他一个，老五还是让他给干了，剩下我们六个人，再拼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一人又说道：“可是咱们逃了二百余里他还是追得上来，不拼如同等死。”

有一人站在土岗上眺望，突地跳下来，嘘声道：“来了，来了，那兔崽子又来了！”

为首的一个比较沉着冷静的人疾声道：“不管了，咱们躲起来，再给他

一下暗的。”

话一说完，六人立散，各自躲了起来，行动迅速，身法诡异。

轿外的青衣童子金剑童子悄声道：“看来他们并不是冲着咱们来的。”

银剑童子道：“他们好像要在这儿伏击某个追杀他们的人。”

铜剑童子道：“他们自称‘鬼符’，不知是什么组织？”

铁剑童子道：“这要问三师叔了。”

追命道：“‘鬼符’就是‘鬼符门’，这‘鬼符门’共有七鬼，一个贪财、一个好色、一个嗜杀、一个行骗、一个恶盗、一个通敌、一个人贩，七人合起来，偷抢好骗，无所不为。老大叫胡飞，擅使大刀，一刀断魂，很少用第二刀。老二叫丘独，擅使缅刀，杀人之前要对方鲜血流尽。老三叫郭彬，外表君子，内心狠毒，专以毒镖伤人。老四叫金化，用的判官笔是淬毒的，沾着了也得烂腐七日而死。老五叫丁亥，杀人时嗜斩残对方四肢。老六叫魏尖，杀人绝招是咽喉一击。老七叫彭喜，逼供手法残酷，据说他有次把一个人逼拷了七七四十九次，那个人简直不复人形。”

四剑童握剑柄的手立即紧了一紧。追命笑道：“不必激动。他们今日碰上我们，算他们倒霉。先看来者是谁再说。况且对方以一敌七，居然能放倒丁亥，还追逼六鬼，武功自是不弱。我们先瞧瞧再说。”

这时六鬼已隐藏得形迹全无。只见一人自宫道大步行来，已走近六鬼隐藏处。追命一见大喜，叫道：“二师兄！”

那人一震，抬目一望，神光暴长，也喜极叫道：“三师弟！”

四剑童纷纷叫道：“二师叔！”

追命揭开轿帘，长身飞出。铁手踏步如飞，前奔过来。就在这时，“飕飕”之声不绝于耳，向铁手身后打到。

跟着前面精光一闪，直夺咽喉。

铁手一震道：“三师弟，你怎么受了伤？”眼睛望着追命，左手向后东抓西抓，所有的暗器已抓在手里。右手一拳，打在精光上，魏尖的长剑立时碎成剑片，剑片钉入魏尖自己的脚上！

魏尖惨呼，倒下。

追命笑道：“不碍事的。倒是大师兄和四师弟那儿事急。”

他一番话未说完，一柄缅刀已砍向他双足。

另外一双判官笔，疾点向铁手左右太阳穴，一条铁链，狂抽铁手全身。

追命一脚已蹭住了缅刀，再想出脚，伤口又一阵痛楚，缅刀趁机抽出，疾砍追命！

追命一连七招四十九个变化，迫住了丘独。那边铁手已震断了彭喜的铁链，拿住了金化的判官笔。

只听一声呼啸，剩下的四鬼急遁，发出呼啸的人是胡飞。

铁手一面道：“大师兄、四师弟是不是遇上了十三元凶了？”一面已困住了金化。金化左冲右突，始终无法冲得破铁手的两只手掌。

彭喜转身就走，追命猛地一个“飞踢”，连人带腿，踢在彭喜的额前，彭喜倒飞出去，头颅就像一只破烂的瓷碗。

追命冷笑道：“要不是用刑太过残毒，今天我也不一定要吃定你。”可是这一下“飞踢”，也带动了真气，使追命伤口疼痛不已。

丘独一见追命分心，猛攻两招，转身就跑，不料青影闪动，四个童子已亮出短剑，包围了他。

丘独杀人不眨眼，一柄缅甸刀喜把对方砍得遍体鳞伤而死，哪把四剑童放在服里。不料三十招一过，愈觉四柄剑攻势甚厉，而且天衣无缝，辛诡急异，丘独惊道：“是无情手下四剑童？”

四剑童剑法一变，四剑脱手飞出，分别钉入丘独双臂、双腿中。丘独轰然倒下，缅甸刀脱手飞出。

这边的铁手已把金化判官笔拗断，一拳打碎金化的脚骨，道：“你们两个，跟我归案吧。”金化拼力欲逃，铁手扬扬拳头，金化乖乖的蹲在丘独、魏尖身旁，呻吟不已。

那边的老大胡飞与老三郭彬，早已乘机逃遁，影踪不见。

追命点了点头，四剑童立时会意，过去把丘独与金化像粽子一般的扎了起来。铁手走过去，仔细观察追命的伤口道：“山东关家‘大手印’和苗疆钩刀所伤？”

追命叹道：“不错，二师兄，现在只怕大师兄与四师弟那儿已遇事了，我先把详情告诉你再说。”

距离“欧阳谷”八十七里有一处地方，叫做“三歇脚”。

这地方之所以叫做“三歇脚”，确是有三个歇脚之处。第一处叫“水豆腐”，这家的豆腐花是远近驰名的。

何况现下正是夏天，更何况卖豆腐的又是一个容光照人的大姑娘，有谁不想吃这一家豆腐呢？

偏偏今天豆腐摊没开。无情只想解解渴，于是促动轿轴，到了“三歇脚”的第二个歇脚处，一棵大树荫下，有个麻子在卖莲子汤。

第三个歇脚处远远便可望见，是一家烧饼油条，配上豆浆，可以解渴，又可以充饥。那卖烧饼的看见有客人走上那麻子的门，好像很不服气，放声就叫：

“客官哎——您要解渴唷，来小的这家，小的细磨豆浆，包你满意，远比麻子不干不净的莲子汤来得清凉干净！”

那麻子听了勃然大怒，怕无情转到那边去，他就没生意可做了，当下拉住轿子，骂道：“卖烧饼的，你给我闭口，你那家淡出名王八的豆浆，不知从那间毛坑里捞出来的，还敢跟老子抢客人！”

那卖烧饼的一听，怒火中烧，卷袖跑了过来，指着麻子的鼻子，大骂道：“你的莲子汤又好到哪里去？还是你老婆夜壶里”

麻子闪电般一伸手，抓住卖烧饼的手，叱道：“你再说！你敢说——”

卖烧饼的反手一推，喝道：“我怎么不敢说，怕了你啊？”

麻子跌跌撞撞在轿旁，拼力扯住卖烧饼的，叫嚷道：“你这王八——”

两人扭扭扯扯，轿子中的无情犹分毫未动。

就在这两人争持不下的时候，这看来普通的纷争，骤然生变！那麻子忽然身子滴溜溜一转，已转到轿于之前，手中骤然精光暴射！

没有人来得及看清楚那是什么事物，因为实在是太快了。

精光飞入帘内，发出一声闷响。

可是并没有惨呼。

一条白衣无腿人影冲天而起！

精光又“唳”地自轿内飞出，闪回麻子手中，原来是一环精钢，钢齿上沾了木屑。

无情冲天而起，另一道人影亦冲天而起！

那人正是卖烧饼的，不知怎的，手中已多了一柄扇，半空一张，赫然竟是“逆我者亡”四个大字。

等到看清楚这四个大字，至少有二十种微小的暗器，有的直飞、有的旋转，打向人在半空的无情。

无情身上也立时飞出七八道黑点。

这七八道黑点打在先飞到的暗器上，撞击在一起，并未落下，又撞中后来的暗器，纠缠于一道，于是所有的暗器都中途落下。

暗器尚未到地，无情的人又落入轿子中。

麻子手中一震，“霍”地一声，精光又脱手飞出，“夺”地打入轿中。但轿子及时落下一道钢板，“登”的一声，精芒在钢板划了一道火星四溅的银线，但势已偏，斜飞出去，麻子忙飞身接住，脸色已然一沉！

那卖烧饼的半空居然能摔身、下沉、扇子一摺，下戳轿中人的门顶。

不料又是“叮”的一声，轿顶又上了一道钢板，扇子收势不及，“叮”地点在钢板上，这卖烧饼的看来武功高绝，居然能借这一点之势，化为斜飞之劲，飘然落地。

轿子左右后三面本已封实，现在前上二面又封死，变成好像一只铁笼子，静立于太阳底下。

麻子冷笑道：“好！你有本事缩着不出来，我就把你砸下山崖去。”

说着双臂一挣，就要过来抱轿子。

卖烧饼的一声吆喝：“小心！”

轿子的钢板上忽“腾腾”二声，两枚小箭射出，来势之急，无可比拟！

麻子大惊，双臂已张，后退不及，手中精光一闪，“鹰”地截下一支箭，但另一支眼看就要插在胸前，忽然人影一闪，那卖烧饼的已以拇食二指挟住此枚小箭。

麻子此惊非同小可，后退十余丈；卖烧饼的双指夹箭，冷冷在盯着像一间铜屋的轿子。

只听无情的声音淡定的从轿中传来：“欧阳谷主好快的身手。”

那卖烧饼的一怔，冷笑一声，道：“不敢！”

无情冷冷地道：“只可惜凭阁下的‘阴阳神扇’绝技，尚要扮成卖烧饼的，未免太生硬造作了。”

欧阳大耸了耸肩，忽然笑道：“大神捕好眼力。只不知如何识破我们的身份的呢？”

无情冷哼了一声，道：“‘三歇脚，享誉十余年，若几十年的老友记天天还如此吵架，这样的拉客人法，只怕是把客人赶走而已。”

欧阳大“哦”了一声，道：“这点倒是失算了。”

无情道：“还有你们一搭一推两式，虽已节制，但仍见真章。名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让我看出你们隐藏武功，还如此厉害，真正放起来必是绝顶高手。”

欧阳大摇摇头，又“唰”地张开了扇，摇了摇扇面道：“纵是绝顶高手，也破不了你这一顶轿子。”

无情的声音自轿子传了出来：“那位可是饮誉苗疆第一回旋快刀，‘无刀叟’冷柳平？”

那麻子本来暴戾之气象，忽变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峻，双目紧盯住轿子，道：“我是冷柳平。你躲过我两刀，我却几乎躲不开你两箭，佩服！”

无情在轿中似乎一震。这是行家遇着行家的尊敬。无情道：“我能挡你第二击是依靠这轿子的机巧，否则未必能接得住。再说你那‘无刀一击’尚未出手，这样对你并不公平。”

冷柳平原来是苗疆四大使刀高手武功最强者。有次“一刀千里”莫三给给与冷柳平约战黑龙江。莫三给给的钩刀与冷柳平的飞圈互碰而落，而莫三给给的刀沿竹笠却败在冷柳平“无刀一击”之下，从此“无刀史”的声名渐在“一刀千里”之上。

冷柳平听了无情的话，脸上也有一片傲然之色。“阴阳神扇”欧阳大道：“我们既突袭你不成，你为何不反击我们？”

轿子里沉默了半晌，无情终于道：“你们一击不成，我借势反击，但亦给你们破了去，现在正面攻击你们，以一敌二，我连两成把握也没有。”

欧阳大笑道：“正是。我也想再度猛攻，但你坐镇在此轿内，又有所戒备，我们也没有超过四成的胜算。没有六成以上把握的事，我决不为之。”

无情冷笑一声，道：“好，那你们为何不走？”

欧阳大道：“好，我们走。不过我们一路还是会引你离开轿子，再突袭你的，要小心啰。”

无情冷哼一声，道：“谢了。我当心便是！”

欧阳大笑道：“我这便走。不过在临走前，我还有个尝试无情冷冷地道：“什么尝试？”

欧阳大道：“这尝试倒有八成以上的把握……”摺扇一点“铮铮”两点寒光，射入轿前幅下摆的一个不易令人察觉的小孔里。

无情的声音，就是从这小孔里传出来的。

这一下变化之快，令人始料不及；甚至连冷柳平惊觉时，毒针已射入孔内，不偏不倚。

针是见血封喉的毒针。

轿内一声闷哼。

欧阳大喜动于色，大笑道：“倒也，倒也！”

猝然轿前的钢板完全抽起，无情就在轿里瞪着他，双手一震，至少二三十件暗器飞出。

有的暗器打前面，有的侧打左右翼，有的打上部，有的打下部，更有的借回旋之力反打欧阳大背后。

欧阳大一见无情，心中已然一凛，冲天而起，摺扇一展而翻，变成黑底白字“顺我者昌”在前面，东打西点，把全身摆得个风雨不透！

冷柳平怒喝，手一扬，精芒掠出。

“轧”地轿门又闸下，精芒半途转回冷柳平手中。

只听一阵“叮叮”之声，二三十件暗器落地，跟着欧阳大也飘然落地，肩头已染红了一片。

冷柳平趋前一步，问道：“你不碍事吧？”

欧阳大摇了摇头，强自笑道：“没料我还是着了你的道儿。我忘了你是废了腿的，那两根‘见血绝命搜魂针’自小孔穿入，只打在你衣襟下摆吧？”轿里的人冷哼一声，不置可否。

欧阳大嘿声道：“幸好你的暗器全无淬毒，否则只怕这次是我遭了殃啦。”

无情冷冷地道：“我的暗器，从来不必淬毒。”

欧阳大怔了一怔，旋又大笑道：“好，有志气！果然不愧为暗器名家！”

只是今天你放不倒我，他日只怕没那未便宜你了。好！告辞了。”双手执折扇一拱，大步而去。

冷柳平深深的望了轿子一眼，道：“但愿日后你能走出轿子来，咱们再在暗器上决一胜负。”说完一窜而去。

烈日下，轿子依然动也未动。

又过了好久，烈日已在中顶，轿子的影子缩小至无，这时才听到缓慢的“轧轧”之声，轿前的钢板慢慢升了上来，露出无情沉郁的脸容，他正暗忖：

“我何尝不想出来与冷柳平决一胜负呢。只是以二对一，我绝非欧阳大二人之敌。看来冷血追缉司马荒坟，有这班高手在，想必是凶多吉少了。”

“凶多吉少？”金剑童子眨了眨眼睛，又搔了搔头，笑道：“怎会呢？四师叔剑法卓绝，何况还有师父协助，绝不会有事的。”

追命淡淡地笑了笑，猛灌了几口酒。客店打尖的人看见一个肮脏脏的伤者和四个青衣童子在一起，都不禁投以奇怪的注目。

这时客店外有一个清婉的声音在叫卖：“水豆腐啊水豆腐。”

一面叫着一面挑了进来，客店的伙计立时围上来，要轰她出去，一面骂道：“骚娘儿，怎么卖到咱家来了！”

“是活得不耐烦了么？”

“要不是看你细皮白肉的，早把你撵出去了！”

这一句倒是点醒了一些顾客，几个流氓翘着脚评头论足。

“嗨，这妞儿还不错嘛！”

“对，咱们就试试她的豆腐。”

“她倒是比豆腐还嫩哩。”

有几个大胆的江湖浪子还围了上去，大力分开伙计，向那卖水豆腐的姑娘调笑道：“啥，还不错嘛，何必卖豆腐呢，嫁给本少爷，包你有吃有穿的，决不委屈了你的唷。”

“哎唷，真是禾秆盖珍珠，这么出色的大姑娘，怎么要抛头露脸的叫卖啊？好叫大爷我心疼哦！”

那几个伙计倒是慌了手脚，既不愿姑娘在此受辱，又不敢招惹这批登徒子，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那俏美的大姑娘，在客店里转来转去总转不出去，又怕碰在那班流氓身上，急得大眼睛都红了。

这边的四剑童早已竖眉瞪目，蠢蠢欲动，追命酒杯仍在唇间，隔了一会终于点了点头。他一点头，四剑童登时喜溢于色。

青衣四剑童各一闪身，已站在六个流氓的身后。银剑童喝道：“叱！你们这班狗徒，没有王法了？”

几名流氓倒是被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几个小孩子，不禁啼笑皆非，一人张牙舞爪的道：“他妈的，老子还道是准，原来是几个小杂种！”

另一个贼眉贼眼的人道：“操那！索性拐来卖掉。”

又一脸肉横生的人道：“乳牙还未长大，居然敢骂起爷们来了，不想要小命了！”说着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一把抓下来。客店的人都暗呼不好，以为这几个胆大包天的小童就要遭殃了。

只听铁剑童忽然扬声叫道：“三师叔，好色之徒，凌弱欺小，如何惩罚？”

追命一口酒吞下肚去，笑道：“小施惩戒罢！”

一语甫出，四道剑光掠起，六个登徒子立时倒了下去，有些痛得在地上

打滚，有的蹲在地上哀号，有的已经痛晕过去了。六个人，有的两只手指，有的一只脚趾，不是给挑断，便是被削去。

客店中的人几时见过如此快的剑招，登时都吓呆了。

那大姑娘也怔住了，好一会儿才哭得出声音来，一面哭一面向青衣四剑童揖拜道：“四位小爷救了小女子，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青衣四剑童被人称作“小爷”，登时笑逐颜开。

铁剑童子笑道：“大姊怎么这般客气，不过姑娘又长得这般漂亮，还是小心点好，免受人气。”

那姑娘不禁展颜笑道：“没料到你们年纪轻、功夫好，居然还会看中人家容色漂亮不漂亮。”

金剑童子笑道：“姑娘这般美，小子也会看啦。”

银剑童子作大人状，大咧咧地道：“我们嘛，本来就极有眼光的啦！”

那姑娘笑道：“瞧你们，自以为观人透澈了吗？还差得远哩。”这句话一说完，姑娘手里就多了一柄可柔可硬的“铁莲花”，莲花梗闪电一般点倒金剑童子。

其余三名剑童一惊，莲花瓣忽然分头射出，银剑童子又被打倒。铜剑童子方待拔出剑来，胸前已中了一指；铁剑童子才一剑刺出，莲花心中忽然喷出一团红雾，铁剑童子砰然倒地。

这一下剧变，把全客店的人都吓呆了，包括那几名登徒子在内。

追命的脸色也变了。当他看出端倪时，尚未来得及出声警告，对方已出手。

这一下攻其无备，竟连得无情亲手调教、诸葛先生偶亦指点的青衣剑童，也悉数栽倒。

姑娘冷笑一声，双脚连环踢出，地上的两桶豆腐猛然溢出，溅得地上六名登徒子一身都是。

几乎是在同时间，这六名登徒子的脸色由蓝变紫，拼命用手在自己沾有豆腐的地方扒搔，哀号打滚，那姑娘铁青着脸色道：“你们想吃我的豆腐？现在吃吧！”

那六名登徒子惨呼打滚，终于全身发抖，不住抽搐，用手抓住自己的咽喉，终于气绝。

这姑娘脸色不变，而全店里的人脸色都变了。

姑娘冷冷的环视这些缩着一团的店伙与客人，冷笑道：“你们也别想活了。”

突听一人冷冷地道：“毒莲花，你还要滥杀无辜么？”

毒莲花回眸向追命，笑道：“本姑娘行事，素不留活口，怪只怪是你害了他们的命。”

追命泰然笑道：“那你果然是冲着我来着的了。”

毒莲花妩媚一笑道：“你别假装了。你要是没受伤，姑娘也怕你五分。现在你已受伤了，四个黄口小儿又给姑娘放倒了，你强笑反而震裂创口而已。”

追命怒道：“你把四剑童怎么了？”

毒莲花笑道：“这四个鬼灵精总算计我，还会说本姑娘貌美，他们又还没长大，否则，姑娘也得挖其双目……这次姑娘就网开一面，饶他们不杀。至于这干旁人嘛——”

追命怒瞪双目，叱道：“你敢！”

毒莲花展颜笑道：“姑娘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追命闪电般已到了毒莲花身前，一连踢出十八脚！

毒莲花一连闪了十八下，正待反击，追命又踢出三十六脚，比先前的十八脚更迅速、更凌厉、更诡异！

毒莲花脸色一沉，手一震，手中的莲花喷出一团红雾！

追命立时闭气倒纵，一连七八个翻身，两手合拢四剑童，撞墙出店定睛看时，店里的人都倒了下去，有的呛咳、有的抽搐。

毒莲花盈盈跃出，追命沉声喝道：“杜莲，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你却滥杀无辜，总有一天我要抓你绳之以法！”

“毒莲花”杜莲笑道：“你自保尚且不及，还管别人的闲事哩。姑娘干下七宗大案，手底下亡魂无数，就要看你超度不超度得了！”

追命冷笑道：“好一个庞大的组织，居然把山东关海明、西门庄、欧阳堡，甚至苗疆的莫三给给和你都吸收过来了。”

杜莲笑道：“你也不必再拖延时间了，还有那三位鹰犬是救不了你的。冷血已为司马荒坟等所擒，无情只怕现在也给欧阳谷主和冷无刀超度了。有‘人在千里，枪在眼前’的‘长臂金猿’独孤威出马，铁手也没多少好戏可瞧了。”

追命一声怒吼，道：“那你先给我倒下。”这句话只有七个字，在七个字里他已攻了七十一招。杜莲一口气喘得下来但话是回不上了。

追命正欲全力追击，但肩胛处伤口一阵痛，腰际也一阵酸，腿势一缓，杜莲的毒莲花已吐了过来。

追命手一翻，已扣住毒莲花梗。

然后他就觉得手心一麻。

毒莲花的茎梗上，都装嵌着细密的倒刺。

追命大怒，全身而起，拼命一击，侧飞踢出！

追命这一击，力道万钧，势若惊雷，武林人的流寇巨盗，丧在这一招之下，已不知凡几。

追命这一招展出，杜莲脸色就变了！

她也没有把握接得下这一招。

可是在这刹那间，追命在半空的身子一震。在这一震之间，这完美元瑕的一击，显然露出了一点空隙。

杜莲的毒莲花立时“铮”地一声，一枚蓝汪汪的东西就打入了追命的右肋，然后立即全速疾退！

追命的身子在半空翻倒下来，只说了一句话，便仆倒在地上。

“要不是关老爷子那一掌，你逃不过我这一腿……”

离欧阳谷有三十八里的一个驿站，无情的轿子就停在那里，一面吃着他所携带的干粮，心中很多感触。

他觉得这儿四面都是埋伏，而他的兄弟，冷血、铁手、追命等都不知下落。

他仿佛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正在遭到不幸。

他对面是一家棺材店，里面冷冷清清的，没有伙计也没有顾客。

可是无情知道，不久以后这家棺材店的生意就会很好。

因为这儿马上就要死人了。

死的可能是突袭者，也可能是无情自己，更可能是这家棺材店的老板。因为棺材店的老板易容术虽是天衣无缝，但无情十余年来闯荡江湖，仍使他一眼就感觉到，这人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棺材店老板。

而且更令无情手心出汗的是，平常一个敌手的武功分量，他在第一眼中至少可以估量出七八分来。

但对这人，他竟无法估计对方的身份、实力和手段。

完全无法估计。

无情暗暗叹息了一声，催动轿轮，笔直向棺材店行去。

（既然对方已经在等了，逃也没用，干脆接战吧。）

就在这时，有一个高大臂长的人，从一间茅居里把一个跛子扯出来。

那高大的长臂人，身材臃肿，行动似十分不便，但力人无男，被他揪住的跛子一面骂道：“你……你讲不讲理的！我欠你的租，我就还你，你干吗就打人！你……你懂王法不懂？”

两人扭扭扯扯，就缠到无情的轿前来了。

另外两个人，一个文士打扮，一个似是江湖卖药者，手提大关刀，走过来劝解。

这四个人看来还是同一村子里的人，彼此还是十分相熟的。

（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既然他们先找上来，那我就姑且看他们演这一出戏，再出手吧。）

这几个人衣襟已触及轿沿，那个手提关刀老者喝道：“不要再打了，再打会砸坏别人的轿子。”

那文士也劝道：“阿威你不能再欺负老伯了。”

那长臂渐痴肿的身段，使他腾挪很不便利，转过手就想推开轿子，一面喝道：“关你们屁事！”

关刀老者一提关刀，怒叱道：“你敢动人家我就砍了你的脖子！”说着一刀劈下！

刀势中途，忽改劈入轿中。

（果然出手了！）

关刀长，刀劲大，似乎要把轿子分劈为二。

但是轿前的两棵木杠也不短，关刀触及轿子时，杠木也离那老者的身子不远。

不远得只差两尺。

而在那刹间，杠木的尖端弹出两柄利刃。

三尺长的利刃。

利刃全刺入老者的腹中。

关刀半空停下，老者怒叱一声：“无情——”

只听无情冷冷他说道：“一刀断魂胡飞，铁手追捕你已久，我代他杀你，也是一样。”

胡飞颓然倒下。同时间，文士、长臂人、跛足人都出了手。

文士手一场，手中飞出十三点星光。

跛足人却是身法比谁都快，闪电般一晃，已转到轿后，他手中寒芒一露，直盯死后轿。

三个人出手中，却以长臂人最快。

长臂人身材痴肥，但一伸手，已在半空接住一柄扔来的金枪，口手一撸，

已刺入轿中。

这一抄一扎，竟比那十三点暗器还要先到。

连无情也只得看到金光一闪，枪尖已破脸而至。

（竟是常山九幽神君的二弟子：‘人在千里，枪在眼前’的‘长臂金猿’独孤威！）

在这刹那间，连轿中的前闸也来不及落下。

铁闸最多只能封住暗器，但枪已入轿中。

任何铁闸，也封不断这一击。

无情没有封，也没有闪躲，衣袖一长，一道刀光闪电般劈出。

飞刀直取独孤威心口。

独孤威要杀无情，他自己就一定得死在刀下！

独孤威怒喝，回枪一点，激开飞刀，人倒退、拖长枪、居左而一击不中，立时身退，待机而发，方是名家风范。

那文士十三点寒芒，正打入轿中，轿前的一串珠帘，忽然“簌簌”激荡！十三点寒芒连珠帘都打不进去。

那文士正是曾在铁手与追命手下逃生的郭彬。

郭彬不像独孤威，一击不成，却再鼓其勇，冲入轿中。

因为他知道，武林四大名捕中的无情，武功内力几乎不如一个普通人，只有暗器轻功才是有过人之长。

轿里狭窄，只要他冲得人轿里，无情的暗器和轻功都没了用处，他就可以有把握制得住无情。

只要制得住无情，他就可以以无情作饵，胁杀铁手，以雪前仇了！

郭彬冲入了轿中。

在同一时间，无情要应付独孤威的金枪，轿背的跛足人及郭彬的十三点寒芒，看来似已无及阻止郭彬趁隙冲入轿中。

这时，轿顶一掀，白衣无情，长空冲出！

郭彬冲入轿中，轿门闸立下，里面一阵弓弯之声，然后便是一声闷哼。

无情冷笑，疾向轿子落下。

就在这时，后面的跛子已经发动了！

“飏”地寒芒一闪，直劈无情背后。

无情立时警觉，人未返身，已射出三道精光，人加速向轿中落下。

三道精光并不是打在那里，而是打在寒芒上！

“叮！叮！叮！”三声，寒芒一震，居然还是飞了过来。

无情白衣上猛然殷红一片，但已落入轿中。

寒芒“赫”地拐了一个弯，又飞回“跛子”手里。

跟着“赫”地一声，轿前铁闸上升，“蹦”地一声，郭彬的身子倒弹出来，全身中无数暗器，活像刺猬一般密集。

然后是无情一阵咳嗽，好一会儿才轻轻道：“冷柳平？”

那轿后的“跛子”冷冷哼了一声，一直没有走到轿前来。

无情淡淡地：“苗疆第一快刀，名不虚传。”

冷柳平脸色阵红阵白，没有作声。

无情又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挨了一刀吗？”

冷柳平咬了咬嘴唇，终于忍不住道：“你说！”

无情哈哈笑道：“倒不是你刀快，而是因为我不相信连冷柳平也发冷刀！”

冷柳平脸色大变，手中握着铁环，手筋根根突露。

无情笑声一歇道：“只怕我们已不用在轿外公平决一胜负。”

冷柳平脸色铁青，倒是“长臂金猿”独孤威看了看冷柳平，不禁问道：“为什么？”

无情笑道：“因为我不喜欢。”

跟着又接道：“我不喜欢和背后发暗器的人比武。”

独孤威脸色一沉，道：“无情，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可有想到？”

无情淡淡地道：“我受伤了，而且我给包围了。”

独孤威笑道：“你被什么人包围了，你可知道？”

无情道：“‘人在千里，枪在眼前’的独孤威、‘无刀曳’冷柳平、以及那丢枪给你的高手——已死的胡飞和郭彬不算，以及我还没有发现的人不计在内。”

独孤威一晒道：“不错。就算只有我和冷兄联手，你今日还有生机吗？”

无情平静地道：“胜算甚微。”

独孤威道：“很好。你如想死得不那末惨，还是少开罪冷兄几句。”

无情道：“多谢奉劝。”

冷柳平一直没有踱到轿前来，这时却忽然大声道：“无情，今天的事我不管的，就到此为止，今天若你能生还，我再与你作一公平决战！”

第二十四章 欠情先还情

冷柳平话一说完，回头大步而去，再也没有望过轿子一眼。

独孤威叫道：“冷兄，冷兄！”

无情道：“冷柳平是一条好汉！”

独孤威回头冷笑道：“三言两语就把冷无刀激走，这点我着实也佩服得。”又接着道：“倒是有一事要请教。”

无情道：“你问吧。”

独孤威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演一出戏？”

无情一笑道：“因为冷柳平的声音昨天我听过，他改变了他的形貌，却没有改变他的声音。”

独孤威恍然说道：“哦，这就难怪了。”

忽听一人笑道：“无情兄，你既记得冷柳平声音，想必还记得在下声音吧？”

无情笑道：“欧阳谷主么？伤口不痛了罢？谷主的语音，在下可是永志难忘。”

欧阳大摇着折扇悠闲地踱了出来，在轿子右边站住，他肩上包扎着一团沾血的白布，笑道：“看来比无情兄今天所受冷兄那一刀还轻一些。”

无情苦笑道：“看来也确实如此。”

独孤威忽然插口说道：“既然无情兄受伤……”

欧阳大接道：“我们就不该辜负天赐良机——”

独孤威道：“所以对不住无情公子的事也要做一次了。”

欧阳大疾声道：“无情捕爷就指教在下的‘阴阳神扇’吧！”说着折扇一展，竟是白底黑字的“逆我者亡”四字，平推而出。

一股无极的罡气，竟自扇面滚滚送出，直袭轿子的右边。

同时，独孤威长臂一展，霹雳一声，长枪直戳轿子左面。

这两股奇力一左一右，夹击而来，就算轿子是精钢打成的，只怕也得被夹碎！

他们逼无情出轿而不成，又惧轿子的机关暗器，所以立志要粉碎这顶轿子。

无情的轿子忽然往前冲出。

前面就是棺材店。

无情的轿子冲入棺材店。

欧阳大与独孤威一招击空，几乎互撞一起，连忙收招，反截住轿车退路。

这时轿子迎面竟冲出一个人，大喊道：“无情，你看我是谁！”

这瞬息间情势急乱，无情催动轿车躲过欧阳大的“阴阳神扇”及独孤威的“雷霆急枪”合击后，甫冲入棺材店，无情的注意力立时集中在那棺材店老板的身上。

事属急变，棺材店老板居然脸不改容。正在这时，随着那一声大喝，一个人就劈面出现了。

无情一呆，手上轿前的二十三道机关，一道也发不出去。

因为那人正是冷血。

冷血疾冲了过来。

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无情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他知道，他

的暗器绝不能打在自己情同手足的师弟身上。

就在他一失措间，冷血已冲入轿中。

无情伸手欲接，猛见冷血腋下多出了两只手。

又白又细，畸形的小手，闪电般点向无情身上两处大穴。

发现时冷血已贴面而至，谁也不会想到冷血的背后还附贴着一个人！

这一下任谁也避不开去，何况没有武功的无情！

在这急电般的刹那间，无情突地长啸，身形冲天而出，险险躲过两只手。

他长空而起，半空鹞子翻身，落在一副棺材的旁边。

他没有抢登回轿。

因为他离轿而出时，并没有扭动机关，当然是因为冷血也在其中之故。

可是他这一离轿，别人便不会再让他有回到轿中的机会了。

既知拿不起，便要放得下，绝不拖泥带水，这也是高手的作风。

他感觉愤怒，也觉得悲哀。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腿的人，要对付这许多如狼似虎，七手八臂的高手。

欧阳大摇着折扇，独孤威拖着长枪慢条斯理的踱进来，一左一右的站在轿旁，眼眯眯的笑着，看着无情。

无情道：“土行孙？”

轿里的人笑道：“好眼力！是我孙不恭。”说着，一人揭开珠帘，脸如上色，双手白得像鱼肚，两绺鼠须，却是个侏儒。“你的轿子布置得还不错嘛，活像座行宫。”

无情目中杀气一闪，欲言又止，独孤威笑道：“若冷柳平知你已出轿，只怕一定会倒回头与你一决死战了。”

无情不良于行，内力又不济，只好依棺材而斜靠着。

欧阳大笑道：“无情兄要不回轿，站着倒是辛苦。”

无情冷笑，厉声道：“土行孙！你把冷血怎么了？”

孙不恭笑道：“怎么了？他独自来追我们，被我在土中冒出双手擒住了。”

无情左胁衣襟已是一片殷红，身子似因伤痛而微颤着。

独孤威看在眼里，冷笑道：“土行孙，你也太担待了罢，擒住冷血的，还有我这杆金枪哩。”

忽然一个干哑难听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还有我这一双铜钹，你们别独占鳌头！”

话一说完，无情背后之棺材“砰逢？”打开，一僵尸般的身形迅速闪出，黄光一闪，双钹已夹住无情双臂。

这人尚站在棺材边沿，身材又瘦又高，却弯腰触地，双钹打后面把无情双臂夹得动弹不得。

无情目眦尽裂，怒声叱喝道：“司马荒坟——”

欧阳大缓步而前，摇着折扇笑道：“无情兄，你可以死而瞑目矣，这次你惊动的，有苗疆冷柳平、十二连环坞的司马先生、常山刀幽神君的二位高足孙兄和独孤老弟，还有我这小小的欧阳谷主，吾兄可谓劳师动众了……哈……哈哈……”

独孤威也担起金枪，一步一步向无情走过去，一面笑道：“武林四大名捕……啧啧……现在追命只怕已死于杜莲之手，而你又——”

土行孙在轿里一扳，抓住冷血住地上一摔道：“还有这一位冷血老弟，我们既已逼出无情，你的利用价值也完了。”说着五指箕张，其硬如钢直扣

下去。

冷血眼睛虽然睁大，可是似穴道被封，全不能动。

无情受制于司马荒坟，更加不必想移动分毫了。

冷血的眼睛睁得很大，却丝毫不见害怕。

土行孙那一抓使到一半，看见冷血这样子，反而奇怪起来了，于是问道：“你不怕死？”

冷血仍是望着土行孙的身后，土行孙一凛，回身望去，忽然一人如狂风冲近，在土行孙还没有来得及有任何行动前已抱起了他，用力一扔！

土行孙短小身子直给甩了出去，撞向独孤威。

独孤威怒叱接住，一大一小两道身躯，竟被撞出七八步！同时间那人已掠了过去，冲向司马荒坟！急变遽来，司马荒坟只好抽钹回身，应付来敌！

欧阳大折扇一扬，已迎击来人。

那人冲向司马荒坟，半途却一折，一脚踩在棺材的另一端上。

这一脚力道极为沉重，棺材被踢得一边翘起，司马荒坟人正回身，不料脚下一斜，竟失足跌落棺材内。

那人出手如电，已把棺材盖盖住。

欧阳大折扇已戳向那人。

正在这时，精光一闪，直夺欧阳大。

欧阳大折扇阖，一拍而退，格飞一柄利刃！

发暗器的人当然是无情！

那人一阖上棺盖，一拳就打下去。

木质坚实的一具上好棺村盖，竟给他一拳打了个大洞，那人的手已像钢箍一般扣住司马荒坟的咽喉！

司马荒坟武功本来极高，但一上来就仓促失足，跌落棺中一身武功，无法施展，待要冲出时棺盖已罩了下来，正图挣扎时，棺木碎裂，木屑刺得一口一脸都是，血渍斑斑，但咽喉已被人捏住，纵有百变之能，也肉在砧上。

独孤威怒吼，摔开土行孙，正待冲过来，忽然心中一凛，停下步来，因为一个少年已缓缓的站了起来，冷冷的盯着他。

这人便是冷血，他手上已没有剑，却抓住一柄适才无情射向欧阳大的长刃，盯着独孤威的喉咙。

独孤威仿佛感觉得到自己喉头的皮肤已冒起疙瘩了。

无情冷冷的盯着欧阳大，欧阳大站离无情十步之遥，也不敢造次。

然后只听无情静静地道：“二师弟，多亏了你。”

那人正是铁手，武林四大名捕之二，神手无敌，内力深厚的铁手。

也正是那棺材店的老板。

他的手仍握着司马荒坟的咽喉，笑道：“我一直等待最好的时机。”他望着无情左肋的伤处。

无情淡淡地道：“我知道。我们都不怪你。我的伤，不碍事，你放心！”

铁手这待机而发，乃掌握得千钧一发，却是天衣无缝；先行掷出土行孙，撞开独孤威，使他长枪无法触及无情，又引开了欧阳大，再以棺材制住司马荒坟，使无情能够及时对付欧阳大，还在闪电般的光景内，解了冷血的穴道，以阻独孤威等人的反击。

这几下动作，一气呵成，而且无懈可击。

现下无情与欧阳大对峙着，铁手控制住司马荒坟，冷血盯实了独孤威，

土行孙被独孤威撞到棺材店的一个角落里去。

欧阳大眼睛仍然注视着无情，却道：“是铁手？”

铁手笑道：“正是。”

欧阳大道：“好武功。”

铁手道：“不敢。不过只要你一出手，我就可以保证你一点。”

铁阳大道：“哪一点？”

铁手道：“你一出手，司马荒坟便是死人。”

欧阳大铁青着脸，道：“哦？”

铁手笑道：“我本也不想司马先生死，我想速他归案。可是，你一出手，我就得相助无情大师兄，我不能由你去对付受伤的大师兄。所以，司马先生那时只好认命了。”

欧阳大的脸色变了数次，始终没有出手。

欧阳大确实看出了无情的伤口正在流血，若要攻杀无情，这便是绝妙时机，何况无情已离轿。

可是铁手在短短几句话间，便把一个烫手山芋扔了给他：他要是出手，等于先杀了司马荒坟，而他自己能不能一举而搏杀无情，还是个未知数。

欧阳大没有出手，独孤威也不敢先出手。

无情淡淡道：“二师弟，你的易容术又精进不少了；我居然把你认作是敌人。”

铁手笑道：“也许我天生就比较适合开棺材店吧。”说着又向司马荒坟笑了笑。司马荒坟气炸了脸，却不敢动弹。他一生专在有关死人的事物如幡旗、荒坟、棺材中给敌手猝然一击，而今却给铁手以彼制彼，胁于棺材之内，丝毫不能动弹，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冷血盯着独孤威冷冷地道：“除了薛狐悲、武胜东、武胜西、关老爷子、张虚傲、莫三给给、西门公子七人已歿外，你们剩下的六个人就是：独孤威、土行孙、欧阳谷主、司马荒坟、冷柳平、以及杜莲了？”

独孤威给他盯了一会，脸色通紫，怒道：“你问什么？你在迫供？你凭什么要我告诉你？”

冷血道：“在十里荒坟你暗算的一枪，可惜没刺准！”

独孤威目光收缩，道：“今天我眼力较好，昨天太晚看不太清楚。”

冷血道：“对，今天谁也可以看得准一些，也看得公平一些。”

两人说着，枪尖与刀尖都抬了起来。

忽然“砰”地一声，棺材飞起！

铁手唬了一跳，地上忽然冒出一双手，闪电般扣向自己双踝！

铁手只有跃起，棺材已斜飞而起！

棺材未到地，司马荒坟已跳了出来，狂吼一声，亮起双钹，直砸铁手的左右太阳穴！

棺材当然不会自动飞起来，再说司马荒坟也没这种功力。

棺材是被人自地上冒出来，一头顶飞的。

冒出来的人当然是土行孙不恭。

他冒出来当然不止头而已，还有一双手。手就抓向铁手。

冷血就是被他这一抓而受制的。

可是棺材飞起时，铁手心中一惊，也一亮：他后悔不该忘了土行孙。

他虽扔出土行孙，但未及时封他穴道，土行孙在九幽老鬼的座下，名列

前茅，身份地位尚在独孤威之上，怎会一无所长呢！

其实土行孙也并没有什么特殊功力，但有一个特点，他就像穿山甲一般，可以遁土，也可以破土而出的。

独孤威一推开他时，他就从棺材的一角土地窜了进去，再顶飞棺材，突袭铁手！

可幸铁手及时省觉，也及时跃开。

可是司马荒坟也被救走了。

就在土行孙破土而出的刹那间，无情忽然双手一扬，十七八点乌光向欧阳大射到。

欧阳大一凛，拍、点、碰、挡，把暗器砸飞，无情却双手往地上一拍，直掠入轿中。

欧阳大待要阻止，已经迟了。

这时有两件事情正同时发生：一个女子正出现店门，司马荒坟正攻向铁手。

猛听欧阳大一声暴喝：“统统给我住手！”

这一叱喝之后，全店都静下来。

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唷，怎么姑娘我一来，大家就这么客气呢？”

铁手、无情、冷血转头望去，脸色都变了。

这女子右手执一朵莲花形状可软可硬的兵器，左手却扶着一个不省人事的中年汉子。

铁手怒道：“你就是毒莲花杜莲？”

杜莲笑道：“正是姑娘。”

冷血道：“你把追命怎么了？”

杜莲笑道：“那就要看你怎么了？”

欧阳大哈哈大笑道：“杜香主，干得好，干得好！”

遂又回头向诸人道：“好！追命的性命就在我们手中。你们要救他，今晚上到敝谷去，‘无渡潭’处便可见到。过了今晚，可难保死活。”

说着大步而走出店去。杜莲娇笑一声，示威似的环场一顾，也跟着去了。司马荒坟、土行孙、独孤威等人一怔，也悻悻然尾随而去。

冷血眉一场，肩一耸，正待追出，铁手一闪身，已挽住冷血，小声说道：“不可。”

欧阳大走出店外，司马荒坟等已追上，杜莲不解道：“我说呀大当家的，现在局势是以五对三，以二对一，况且他们有人在我们手上作活靶子，干吗不打这一仗呢？”

欧阳大摇头笑笑。

司马荒坟顿足怒道：“欧阳当家的，今日你一定要跟我讲个明白，为何不把握时机宰了他们？”

欧阳大面前行，一面道：“在情势上我们占尽优势，但你可有把握打胜铁手？”

司马荒坟呆了一呆，道：“单打独斗，很是难说；但加上孙老大，是可以把那兔崽子杀了。”

欧阳大道：“好。就算你和孙老大对付铁手，独孤老二对付冷血，而我和杜娘子未必就一定攻得入无情那顶轿子？”

独孤威道：“有道理是有道理，但也不能放弃这胜利的时机啊！我们至

少有六七成胜算啊！”

土行孙忽然大道：“我看欧阳当家并非放弃时机，而是制造更大的时机。”

独孤威道：“哦？”

欧阳大笑道：“不错。孙老大深知我心。”回首向独孤威等道：“莫忘了追命乃在我们手中，他们今晚一定来救，事急仓促，他们三人必全力以赴，且不及约请高手，只要他们来的是三个人，”欧阳大脸色阴森地笑了笑，接着道：“单凭欧阳谷的机关行阵，就可以送掉他们两条命。这是九成胜算的打法，难道你们舍九成而取七成？”

司马荒坟不吭声。孙不恭忽然大道：“若是诸葛先生今夜赶来怎么办？”

欧阳大摇首笑道：“头儿只怕已发动了，诸葛先生现在是自顾不暇。”

独孤威道：“那欧阳谷的机关是不是如你所说那般厉害？”

土行孙冷笑道：“这点大可放心。”

司马荒坟没好气的道：“为什么？”

土行孙道：“因为欧阳谷本就是头儿准备的退路，机关设计等都是由头儿与家师亲手布置的。”

土行孙这么一说，司马荒坟等都静下来。

头儿的武功才智，惊世骇俗，自不必说；九幽神君的五行阵势造诣，更是高绝。司马荒坟等仿佛已眼见到无情、冷血、铁手等在机关中哀号呼救……

棺材店之外已经展示了一个入暮的天色，彩霞乱空，昏鸦四飞，欧阳大等人的身影渐次而远，冷血道：“为什么不追？”在暮色中，他的声音听来又困乏又疲惫。

铁手失声道：“你受伤了？”

冷血道：“他们把我当作饵，以迫大师兄出轿，他们认定我和大师兄都逃不掉，所以也没难为我。不过穴道被封了一夜，精神较困顿。”

无情道：“没有受伤就好了。现在追命在他们手上，我们若现在就硬拼，无论如何，只怕三师弟先遭殃。”

冷血道：“可是你已受伤，我体力也受损耗，而我们得赴欧阳谷，你知道欧阳谷又叫什么？”

无情道：“勾魂谷，”

冷血道：“远在我们崛起之前，千里神鹰、广州名捕、轩辕天风，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

无情道：“轩辕老前辈为了追缉一朝廷叛贼，误触机关而身死的。”

冷血道：“他死在哪里？”

无情道：“就在欧阳谷。”

冷血道：“我们在那儿救三师兄，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岂不等于送死？”

无情道：“谁说我们要在那儿才动手？”

铁手接道：“不错。刚才马上追去，必与欧阳大等直接交手，恐殃及追命。可是现在——”

冷血动容道：“现在暗中追去，再伺机下手——”

铁手笑道：“纵下不了手，至少也可以尾随彼等通过机关重地有个详细的了解。”

冷血道：“那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追踪。”

铁手道：“可是大师兄不便跟去，只好接应我们了。”

无情垂目看了看自己的脚，道：“我当然不能跟去，那我们就一路上以

标记联络。”

铁手一拱手道：“好，我们这就去，大师兄保重！”

离欧阳谷二十二里远，欧阳大等人经过一阵奔驰之后，略作歇脚，“毒莲花”杜莲忽道：“欧阳谷主，你想把追命困在那里？”

“阴阳神扇”欧阳大笑道：“无渡潭。只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轻易使他们命丧潭底。”

杜莲道：“你说无情他们是不是一定会来呢？”

欧阳大道：“这于自命道义之士，绝不会置追命的性命不顾的。”

杜莲道：“既然无情、铁手、冷血一定赴约，那追命倒不一定要活着的了。”

欧阳大道：“你是说——”

杜莲铁青着脸色道：“下手杀了，以绝后患。”

欧阳大道：“不行。”

杜莲道：“为什么？”

欧阳大道：“如果追命是死人的话，无情等也非庸手，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具尸体，只怕不肯舍命渡潭。”

土行孙接道：“况且，只怕现在我们对追命一动，跟踪的人，便会跟我们一起拼命了。”

独孤威一怔道：“跟踪的人？”

土行孙道：“不错。无情、铁手、冷血等之中一定有一两个人，跟了过来。”

独孤威道：“为何我听不见。”

土行孙道：“他们的轻功很高，我也听不见。”

随后又接道：“但我猜得出。”

司马荒坟冷哼道：“如果要杀，毋论是谁，也救他不来。”说着拇食二指凌空扣了扣！

杜莲道：“不错，司马兄的‘三丈凌空锁喉指’，铁手等再快阻拦也没有用。问题在要不要现在就杀。”

土行孙忽道：“只要一击必杀，杀了追命，少了一个人，然后再把跟踪的二人杀掉，那也是上策。”

司马荒坟斜眠着欧阳大道：“那还可免动用欧阳谷的机关重地。”

欧阳大苦笑道：“也好，如果我再不赞同，只怕诸位会以为我有二心了。”

土行孙淡淡地道：“欧阳谷主言重了。头儿视谷主如左右臂，并负责与我们联击，我们怎敢怀疑谷主呢？”说着向司马荒坟唱个诺。

司马荒坟十指发出如折裂干柴般的异声，正在这时，一人迅若苍鹰，急劲骤落，却点地无声，凜然而立。独孤威手一震，枪端翘起，土行孙却疾道：“不可，是冷兄！”

冷柳平淡淡一笑，独孤威惕道：“好啦，冷无刀，适才我们在棺材店里拼个死活，你却英雄得很，飘然离开，走得倒洒脱啊！”

刚才棺材店里的一役，如果欧阳大这一方，除了土行孙、司马荒坟、独孤威、杜莲、还多加一个冷柳平的话，那至少有九成的胜算，欧阳大他们早就发动了。

可是冷柳平却被无情用话激走了。

冷柳平淡淡笑道：“某家这次来，是向诸位道个歉，请各位息怒的。”

“无刀叟”冷柳平性格僻戾，刀法登峰造极，极少礼下于人，而今公然道歉，独孤威也有些讪讪然，不好迫人太甚，杜莲笑道：“冷兄又何必多礼，不以多敌少，本是英豪本色，倒令我等惭愧了。”

语锋仍带讥嘲之意，冷柳平以性格孤僻暴躁称著，但仍毫不动气，静静地道：“我还要向诸位借二个人。”

欧阳大觉得有些蹊跷，于是问道：“借人？”

冷柳平孤寂的脸上居然笑了：“借了，我若有命在，则一定还你。”

土行孙奇道：“借谁？”

冷柳平遥指道：“他。”

土行孙、欧阳大转首望去，背后暮色苍茫，乌云暗涌，沉寂无人，哪有人影？

猛地急风速起，冷柳平飞掠而起，手中寒芒一闪，双手一推，右打独孤威，左攻杜莲。

杜莲不及提毒莲花相抗，左掌急起，岂料冷柳平一掌三招，一招三式，等于一连发了二十七招，杜莲接得二十七招，已被迫退七步。

冷柳平右手寒芒直夺独孤威咽喉，独孤威枪长，不及招架，急一伏着，冷柳平一提脚踢飞他背上的追命。

司马荒坟脸色大变，叱道：“冷无刀，你找死！”“三丈凌空锁喉指”扣出，两道尖锐的风声夹向冷柳平的咽喉。

冷柳平一刀削去，独孤威低头避过，冷柳平飞腿踢人，左手仍迫退了杜莲，只不过刹那间的事，同时间，手中寒芒大盛，离手飞出。

寒芒截向指风！

苗疆第一快刀对三丈凌空锁喉指！

冷柳平手一抬，已接住追命，“波波”二声，指风被切断，寒芒也被激飞，冷柳平长空掠起，避过欧阳大一扇，半空已收回寒芒，飞掠而去。

土行孙大喝，闪电抓向冷柳平双腿！

冷柳平忽然大呼：“追命的命，你们不要？”

八个字一出，蓦然一棵槐树上，飞出一个人，两只铁拳，直撞向土行孙的两只手腕！

土行孙只好缩手。他的手忽然抓到了那人的胸前。

那人招式一变，双拳已改撞向土行孙双胁。

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土行孙不想拼命，只好急退。

那人返身就跑！

欧阳大怒叱，半空而起，折扇点向那人太阳穴！

倏地斜里冷光一闪，直夺自己咽喉。

欧阳大顾不得伤人，折扇一回一张，“嗤”地一声，剑刺在扇上。

剑居然未能透扇而过！

但欧阳大也被迫退了下来。

这使剑的人也回头就跑。

杜莲和独孤威两人一声大喝：“着！”“打！”

杜莲手中毒莲花喷出蓝芒数十点，独孤威长枪抛出。

只见两人身法一阵急变，仍迅若飞鸟，瞬间不见。

司马荒坟等再想追，已然不及。

欧阳大脸色涨得赤红，恨声道：“冷——柳——平——这叛徒！”

独孤威望向冷柳平消失的方向，喃喃地道：“原来冷无刀已投靠了诸葛先生——他们是同一伙的！”

土行孙蹙眉道：“不可能的。他们看来也不像！”

社莲道：“究竟后来出现的两人是谁？武功好高啊。”

欧阳大瞪了她一眼，道：“第一人身法虽快，我还是认得出来，他是铁手！”

独孤威道：“第二个人我也看得仔细，是冷血！”

杜莲走过去，把自己所发的暗器一一收拾起来，沉思了一会儿，抬头道：“我们追去。”

欧阳大道：“追得到吗？”

杜莲道：“适才我一共发出二十三件暗器，其中有一件是中途自动爆开，射出三件小暗器，故真正数目是二十六件暗器。”

然后她抬了抬在手掌中细如牛毛的暗器，接道：“现在地上只有二十五件暗器，那三件绝小的暗器，少了一件。刚才暗器是打向铁手的，铁手只以身法闪躲，并没有接。”

土行孙道：“你的意思是说铁手中了你的暗器了？”

司马荒坟道：“就算命中了，这么小的暗器，对他来说只怕

社莲脸色一沉，冷冷地道：“司马先生，你可知道。‘黄河镖局’一家四十二口是怎么死的？”

司马荒坟给她一睨，心中倒是有些不自在，强笑道：“敢问？”

社莲拈出左掌心一根细小的针，冷峻地道：“我用这样的一根针，扔进了他们的水井之中，他们就这样了。”

然后用手指屈起来屈伸成一个“四”，一个“二”字，接道：“四十二条性命。”

司马荒坟生平嗜杀好斗，看到杜莲的神色阴霾，也不禁心中暗惊，只听社莲续道：“我杀他们，因为黄河镖局局长黄七海曾经说过：“社莲的毒莲花我才不怕！”

杜莲开始的一番话乃是证实她手中暗器之毒，未了这一句话倒是针对司马荒坟而发了。

欧阳大忙笑道：“幸得杜姑娘发射暗器，我们追铁手去吧。”

独孤威冷笑道：“不错！”

然后慢条斯理的把枪倒拖回来，施施然的道：“他们走不远的。”只见雪亮的枪尖，沾有血珠。

土行孙道：“你刺谁？”

独孤威：“冷血！”

冷血。

铁手一面急驰，一面看着冷血，猛地停下来，扶住冷血急道：“你受伤了？”

冷血道：“没有哇。”

铁手诧道：“那你身上的血？”

冷血笑道：“我前晚在追捕司马荒坟时，曾领教过独孤威的长枪。”

说着自怀里掏出一口破了的布包，布上都沾满了血，一面道：“我刚才捏破了布囊，在他枪尖上洒了点血，猪血。”

铁手不禁莞尔道：“也难为你有这分闲心。”

冷血分辩道：“倒不是闲心。我要他们以为我们受伤，全力追捕我们，我们就到处洒血，带他们兜圈子，一面找冷柳平，这样在后头的大师兄才不会遇上这批煞星。”

停了停，目中杀气突炽，接道：“况且，他们以为我们受伤，戒备必弛，我们便可趁机杀之。”

铁手深深地向冷血注视了一会，大笑道，“四师弟，你进步一日千里，为兄愧不能及。”

冷血正想否认，忽然全身一僵，向铁手道：“你中了毒莲花的暗器了。”

铁手回目望向自己的左臂骨处，正插了一枚绿湖碧水色的小计，只见他劲运注臂，细计立时震出，落于道旁，道旁的草竟枯黄了一小撮。铁手咋舌道：“好毒的暗器。”

冷血疑惑地道：“究竟你有无中毒的现象？”

铁手大笑，手指双臂，笑道：“四师弟，你知道我外号叫做什么来着？”

冷血也不禁笑道：“双臂如铜，无毒能侵，断金碎石，是为铁手。”

铁手傲然道：“她的暗器射在我手上，再毒十倍，也不济事——”声音一转，叹道：“这暗器——幸亏也只是射在我的手上，要是——”

冷血道：“要是暗器射向我，只怕我现在已是死人了，我又没有二师兄您的铁手。”

铁手笑道：“要是独孤威那一枪是刺向我，我又没有应付他霸王枪的经验——只伯遭遇也不会比你挨毒莲花的暗器好上多少！”

说着身形一动，道：“我们还是继续奔驰吧，欧阳大等要迫上来了。”

冷血力追而去，一面道：“二师兄，你说冷柳平救三师兄，是什么用意？”

铁手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据我所知，三师弟和冷柳平素无接触，这次救他，未必是好意。”

冷血道：“现在也不知在何处找冷柳平了！”

铁手道：“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三师弟落在冷柳平手上，至少会比留在欧阳大等人手上来得好。”

冷血道：“可惜我们不知道冷柳平目的为何？”

铁手道：“冷柳平还曾暗狙过大师兄哩！”

冷血道：“看来冷柳平必不会走回头路，撞上大师兄的，我们这边追去，可能是冷柳平的路向，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追我们的人，会遇上大师兄。”

铁手喃喃地道：“大师兄才智双绝，机警敏捷，只可惜身体不好，双腿被废，不免会吃上许多暗亏。”

不但无情是才智双绝的高手，就算铁手和冷血，亦一样文武双全。

只是这次他们猜错了，而且错得厉害。

他们全力奔驰，追了很久，却依然追不到冷柳平的踪影，等他们发觉不对劲时——

冷柳平已戳上了无情。

无情倏地一声暴喝：“什么人？”

他在轿中，两只手已扣住轿内二十四道机钮，随时手劲一催，暗器立发，三十步之内，连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得过。

他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知道来者必然是个高手。

他一路上追踪铁手与冷血留下的暗记，到了这松林间，就听到松林有一

阵急速的脚步声，下足很轻，奔驰得很快。

无情一听到这步声，轿子立即就停了，而来人也立即发觉了，也立刻止步，变得完全没有一点声息。

接着下来，便是数十丈外树梢微微一响，再跟着下来，是七八丈外的松枝轻轻一晃。

无情再也不能让来人继续迫近，但他不想滥杀无辜。

他的暗器一发出去，连自己也没有能力控制生死。

对方能接得下来，则是他死，对方如接不下来，他也挽救无及。

他的暗器之所以称绝江湖，与他这种一击无还的胆力与气魄不无关系。

只听东南边十八步开外的一株老松上有人道：“好耳力。”声音平板，不带丝毫情感。无情目光收缩，道：“冷柳平。”

一人飘然而下，落下无声，目光如两片寒芒，盯着铁黑色的轿子道：“我给你送礼来了。”

无情道：“哦？”

冷柳平猛地一声暴喝：“给你！”“砰”一掌拍在松树干上，树干大晃，一人高空落下，跌在轿子旁！

这人穴道被封，而且身受重伤，这一从高处跌下，更痛得人心入脾，但仍咬紧牙关，不吭一声。

只听轿子里的人抖索一声，似受了不小的震惊，好一会才传来无情的声音，听来仿佛很镇定：“三师弟。”

地上的追命，强笑了笑，道：“大师兄。”

轿子里良久没有声音，好一会儿才道：“是我害了你。”

追命笑道：“怎么见得？”

无情道：“我本不该使你独自回去，也不该让冷血独自追敌，结果，你们都受苦了。”

追命大笑，伤口迸裂，但脸不改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语音一震，道：“大师兄，个人死生有何足道，记住，二师兄、四师弟，以及京城里无数性命，万民苍生，那我就安心了。”

言下之意，是要无情不要为了他，而接受冷柳平的无理威胁。

无情沉默良久，舒了一口气，平静地道：“我晓得。”

又隔了半晌，没有人说话。

然后无情道：“冷兄。”

冷柳平冷冷地道：“不敢。”

无情道：“敢问冷兄——”

冷柳平截道：“我救追命出来，别无所求，只求你出轿来，我们决一死战。”

无情一阵错愕，道：“这——”

冷柳平一晒道：“别以为我冷柳平是忘恩负义，贪生怕死之辈！”他涨红了脸，青筋凸露，好不容易才道：“昨天在三歇脚中一役，承蒙手下留情，又不戮穿，某家心领就是。”

——清晨，小镇中，棺材店前，跛子与肥汉的纠缠。

——跛子就是冷柳平，肥汉就是独孤威。

——他们骤然发动，还有郭彬与胡飞两人。

——胡非还没有冲近轿子，关刀还未斫下，便死了。

——郭彬发出了暗器，冲入了轿子，还是一样死。

——可是无情冲天而起时，冷柳平就发动了。

——无情虽发出暗器震开寒芒，但仍为寒芒所伤。

而这一段经历，在冷柳平来说，不单一点也不得意，而且是耻辱；这是平生最见不得人的一件事。他生性薄凉，只因他幼年全家在苗疆遭杀，仇人见他禀赋好，抓他回寨，施以各种虐待，他艰苦求生，暗自苦练绝技，一面以忠诚与血汗，换得仇家信任，得以生存。

等到他长大了，武功练成了，他杀尽仇人的亲友，然后把仇人追杀八百里，赶到大漠之中，在亲死朋丧的绝境，活生生在沙漠中渴死。

冷柳平眼见仇家咽了最后一口气，才剥其皮割其头颅，回到苗疆，独行独往，杀人如麻。

到最后遇到苗疆“七泽死神”霍桐的迫害，冷柳平刀法造诣不及之，远入中原，遇头儿，答应一切条件，换得“无刀一击”的绝技，大败霍桐，扬威七海。

——可是他深深记得，昨日午阳下，他扮作麻子，欧阳大扮作卖烧饼的，在“三歇脚”中，对无情施突袭！

——他不信破不了轿子，于是伸手要扳，不料双箭急至今他没有躲避的余地。

——一根飞箭给欧阳大接去，但另一根，他根本接不住，只好用铁环砸开！

——以箭之劲道，他又仓促回环，断断格不开强矢，不料一格之下箭即落地。

——这一箭也等于是说，轿中的无情只用了前力，潜力却是免去不用，所以箭到半途，才没有力，就算射中了人，也只伤不死。

——也就是说，无情根本无意要杀他。

——而他却两度暗算无情，而且在无情饶了他一命后，还杀伤了无情，而无情始终还没有揭破他这件事。

——无情真的无情？

——他不知道，可是他宁死也不愿意作一个缩头乌龟的冷柳乎！

无情目中已有了笑意，干咳一声，道：“冷兄——”

冷柳平截断道：“我受过头儿恩，得过他真传，绝不能做出对不起他的事。”

无情沉声道：“我明白。”

冷柳平道：“所以我先还你的情，再要与你决一死战。”

无情双手往座上一按，已自轿子飘出，坐在松针密布的地上，说道：“我出来了。”

冷柳平看着无情只能坐不能站的身躯，道：“我知道这并不公平，你原来就与轿子结在一起，我要你出来后决一死战，因为我知道，你若坐在轿子中，我没有一成胜算！”

无情道：“轿子是外物，我觉得很公平，除非你看不起我这个废了腿的人。”

冷柳平目中已流露出崇敬之色：“我点追命兄穴道，是因为不想让他参加这个战团，让我分心，也让你分心。”

名家较量时，如果身边有牵挂的人，总是件易分心的事！

因为如果自己有败迹，牵挂者必会加入战团，令对方不利，又或者牵挂者加入战团而遇危，更使自己应战时不能专心。

何况追命还受了伤。

无情点点头道：“我了解。”

冷柳平慢慢向后退了两步，松针落下来，忽然松针越落越多，冷柳平衣襟渐渐鼓起。

无情垂目，一直在看着地上的枯松针，仿佛有只青蝉伏在那边似的，他似乎不肯移开目光。

冷柳平缓缓伸手向后，取出铁环，动作缓慢、坚定、有力、而无暇可袭：“人说无情四绝，一绝是当年鲁班座下首席大弟子鲁志子后代制的轿子，一绝是暗器，另一绝是轻功，还有一绝是才智，我现在就来领教你的后三绝。”

无情仍是望着地下，声音出奇的凝重，缓滞：“人说苗疆使刀最老练狠辣者，要算是：‘七泽死神，霍桐，可是霍桐败在你‘无刀一击’下；人说苗疆刀法最快、而且没有破绽、无坚不摧者，要算‘一刀千里’莫三给给，但莫三给给对你的‘无刀一击’也心悦诚服——”

无情望着地上的枯萎松针，还用手去撩拨，仿佛真有些事物黏在上面似的：“老实说，要击破你‘无刀一击’，我丝毫没有把握，也因此，我的心情——你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样吗？”

冷柳平道：“怎样？”

无情的声音平静得连一丝波动也没有：“兴奋！”

冷柳平目光收缩，一字一句地道：“二十五年来，你是第一个在与我比斗之前，还感到兴奋的。”

无情道：“武艺是我们的事业，如果在一场盛大的比斗前面没有兴奋与喜悦，那不能算是会武艺的人。”

停了一停，眼中有笑意，接又道：“何况是对你，一位介于暗器与刀法的大行家。”

冷柳平忽道：“若此战我俩不死，我交你这个朋友。”语音一顿，在说不尽的落寞：“我一生中，还没真正的朋友。”

无情黯然道：“只可惜我们一出手，都无法控制对方的死活。”

冷柳平忽然道：“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无情道：“请说。”

冷柳平道：“等我说完那句话，我们就动手，否则只怕我们已不能动手。”

——他们两人已开始惺惺相惜，再不动手，只怕动不了手了。

——但他们各事其主，立场不同，正邪必分，是非交手不可的。

——只是一旦交手，他们之中，只怕只有一人能活了。

山风吹来，松针落得更密。

山崖在冷柳平身后三十余丈，山风自那儿急送。

山的那边不知是甚么地方？

冷柳平大声道：“不管你是生是死，追命一定是活的。”

——如果他能杀了无情，也可以回去交差，无愧以对“头儿”了。

——他说出来，是消除无情的后顾之忧，以全力一搏的。

——无情当然知道。

——那是冷柳平决战前的最后一句话了。

无情大声道：“谢！”

这也是无情最后一句话。

“谢”字一出，无情比冷柳平先一步发动攻势。

——虽然非战不可，可是这“谢”字，仍如鲠骨在喉，不得不说。

——可是他没有把握接得下“无刀一击”，他只好抢攻。

——抢攻，把握所有的机会，以致对方无反攻之能！

冷柳平无坚不摧的寒芒正待发出，无情的暗器却已到了。

松针。

枯萎的松针为无情以弹指间的巧力激射，漫天花雨，直刺冷柳平。这“巧力”一如乡野孩童用铁钉果或撕茅草作“飞镖”一般，只要，发射得法，锐力一如高手发放利器。

冷柳平身子斜飞而起，松针落空！

松针落下，十二点精光已向冷柳平打到。

冷柳平急退。一退便是丈余远。

无情掠起，白鸟一般追去，左手一伸，一道白光，直打冷柳平胸腹。

冷柳平猛一吸气，刀已及襟，但冷柳平胸腹一收，刀尖贴着冷柳平的胸襟，而冷柳平已开始倒飞。

这一倒飞，足足退了十余丈，刀才告落下，他才站稳，陡地无情一声大喝，“锥！”手中一线细链，链端一记流星槌，直射过来！

冷柳平“鹞子翻身”，寒光一闪，切断白链，突又“飕飕”数声，八枚铁蒺藜飞到。

冷柳平只好再退。

无情身形一起一落，又掠迫了过去。

这次，冷柳平不等无情出手，便已身退。

他一面身退，一面蓄势发出寒芒。

只要他寒芒一出。便可以反守为攻了，暂时的退却在位暗器高手来说，算得了甚么呢！

退却本来是算不了甚么。

可是他退到一半，忽觉脚踏一空。重心顿失，往后跌去！

松林外边是山崖。

这块松林地只不过在半山腰，可是从这儿落下去还是粉身碎骨。

无情打从一开始就抢得攻势，而冷柳平一开始就在退。……

第二十五章 名捕变血人

冷柳平避过满天松针，已退出七八丈，避过十二点精光，又去了丈余远，再避过那一记穿心飞刃，又退了十余尺，等到闪过飞镖与铁蒺藜，又再退了十七八尺。

这一次，他已退出了悬崖。

他连忙收势，凭他深厚的内力，虽硬把退势收住，但已踏出了悬崖的脚步，便无法制止地下沉。

冷柳平这一次估计错误，无情这次的一扑，是想扑至他背后，截断他退路，以使他不至跌落山崖的。

两人身形闪动如疾电，那时语言根本来不及表达。

可是冷柳平误解了无情的意思，以为敌手要全力出击，于是退得更急，终于下坠绝崖。

这片土地虽只是山腰，但离地逾两百丈，这样落下去，只怕未到中途便被尖棱的岩石砸得个粉身碎骨。

冷柳平只觉一阵昏眩，重心顿失，往下落去，怪叫一声，双臂乱舞一通，想抓住些什么——左臂一紧，一件东西已紧紧扣住他的左腕。

人手，无情的手！

可是无情出手虽及时，内力却不济，被冷柳平下坠之力一扯，不禁往下沉去。

无情人已给扯离崖沿，翻身下坠，但他下坠之势，却不似冷柳平那般猝不及防，故能及时抓住崖边的一片草根与泥块。

这一来，无情挂在崖边，另一只手仍紧扣住冷柳平的左手，冷柳平的身子在半空不住摇晃。

无情勉力想把冷柳平抡上去，可是内力太弱，无法办到，想自己扳身撑上，但身负两人之体，也力有未逮，尝试了几次，手已酸麻，只伯就快支持不下去，只好不敢再试，任由自己吊在那里。

冷柳平惊魂稍定，仍不禁问道：“你为甚么要救我？”

无情道：“因为你连铁环都未发出过，我怎能让你死。”

冷柳平闭上嘴巴好一会儿，忽然道：“放开我吧！”

无情道：“为什么？”

冷柳平道：“因为我在，你撑不上去的。”

无情冷笑道：“看不出你是个婆婆妈妈的人。”

无情与冷柳平就吊在悬崖上。

日暮猿啼急，寒鸦点点飞，翠峰九重，满天血霞，黑夜已迫近眉睫。

无情的手，也越来越无力。

冷柳平沉默了良久，忽然道：“你骂我没种也好，婆婆妈妈也好，我还是要求你一件事。”

无情道：“为甚么？”

冷柳平道：“放开你的手。”

无情烦恶叱道：“闭你的口。”

其实，此际冷柳平若要借力一扯趁势，身跃上山崖，也有六成把握，可是这么一来，力已将尽的无情就势必给他扯落断崖下去成肉泥。

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沙沙之声，脚步声。

风急，霞落，暮已至。

冷血和铁手，仍是找不到冷柳平的踪迹。

几乎在同时的，冷血和铁手在一片桑树林里止了步。

铁手道：“不对。”

冷血道：“冷柳平冒险救了追命，而他与追命又并无恩怨，一定另有所图。”

铁手道：“问题是他所图的是什么！”

冷血道：“棺材店前的一役中，无情曾激走冷柳平。”

铁手疾道：“冷柳平誓要与无情在暗器上较个高低，决一死战。”

冷血急道：“但冷柳平怕的是无情的轿子。”

铁手道：“他要与无情交手，就必须把无情迫出轿子。”

冷血道：“不错。若无情在轿中，冷柳平根本没有胜算。”

铁手道：“要无情出轿，也是绝不容易。”

冷血道：“除非用饵。”

铁手道：“追命是饵。”

冷血道：“我们追错了。”

铁手道：“冷柳平既知我们埋伏树上，也必然知道无情就在我们后头接应。”

冷血变色道：“只怕他们已经遇上了。”

铁手喝道：“我们马上赶去。”

正待转身，忽然漫天暗器，又急又快，打向铁手、冷血。

冷血疾喝：“杜莲！”

铁手怒叱：“欧阳大！”

原来他们过于关切无情的安危，不意已被人钉上了。

脚步声缓慢而轻，终于走了近来。

冷柳平喜而叫道：“救——我们在崖边，喂！”

那人似乎歇了歇脚，迟疑了一阵子，才走了过来。

无情沉声叫道：“这位老哥，我们失足落崖，请高抬贵手，拉拔一下。”

那人已走得比较近，这壁崖是平斜的，所以冷柳平仍可以清楚地望见崖上面的人，脸色遽变：“嘎——”

只听崖上的人亲善地笑道：“原来是你们两位。”

——无情的心沉了下去。

棺材店前，他之所以被迫出轿，就是败在一个侏儒的手上。

——他听过这侏儒的声音，迄今还不忘。

——这侏儒当然便是九幽先生的心爱入室弟子，“土行孙”孙不恭。

土行孙俯首端详，遂而笑道：“赫，咱们可真有缘哩。”

无情没说话，他的手越来越酸，越来越麻。

土行孙笑道：“欧阳大、杜莲、司马荒坟、独孤威去追捕铁手、冷血，而我认为，冷柳平骡子脾气，定必找你一决雌雄，铁手、冷血既已跟上来，你必因行动不便而在后头，我独自过来想伺机下手，没料到三大高手忙得团团转，却让我老孙独拣便宜，哈哈……”

冷柳平怒道：“老孙，说甚么也得拉我上来，咱们再慢慢解释。”

土行孙容色一冷，咧齿而笑道：“我拉你上来，你眼睛是屁眼？”

冷柳平脸色勃然大变，土行孙冷笑，提起脚，慢慢的、缓缓的、带着欣

赏似的，用脚向无情指骨屈露的手指踩下去。

杜莲外号“毒莲花”，她一出道，手上便有了一株毒莲，心狠手辣，毒莲花中暗器无数，而在她手上死得不明不白的人，甚至比她的暗器还要多。

杜莲很少狙击过人，因为她的暗器，用不着狙击，也可以使人无法防范。

欧阳大外号“阴阳神扇”，他是武林中唯一能把“阴阳扇法”练好的人，武林人都说他扇子一挥，阴阳立判。

不过这终究是据说而已，可是他“阴阳神扇”中有三招绝技，其中一招是扇中的暗器。

多而密，细如牛毛，且淬厉毒。

而今他们一齐狙击铁手与冷血。

铁手与冷血正在全神贯注的对话中。

就算不是对话中，要躲开欧阳大与杜莲的暗器，也极不容易。

可是欧阳大与杜莲也犯了一个毛病。

轻敌之心。

他们一见铁手与冷血，便认定冷血已挨了独孤威一记凌厉威猛的“霸王枪”，铁手已中了杜莲剧毒无救的毒针，所以立时分别出手。

他们没有等司马荒坟、独孤威也联手。

他们甚至没有全力出手。

要不然，纵铁手与冷血，武功再高，人再机警，也得立即送命。

暗器漫天袭至，铁手、冷血避无可避，猛向前冲去。

他们冲入暗器网中。

土行孙的脚慢慢踩下去，暮色更沉，远山重重，只见无情冷静得悲哀的望着他，手指因力尽而颤抖，冷柳平望着他，眼睛已露出哀怜之色。

人类求生存是本能的欲望。生命都是珍贵的，你怎能这般忍心，一脚踩断两条生命。

土行孙忽然在半空停了腿，收回，露齿笑道：“不，不用脚，我要用手一根根把你的手指拗断。”

说着便蹲下来，仔细地看着无情青筋暴现的手指，土行孙十指如钩，慢慢地伸了过去，扳开了无情的食指。

只听冷柳平恨声道：“你这可耻的家伙，莫要怪我不客气。”

土行孙得意地笑道：“待会他五指齐折，你才知道甚么才是真正的可耻哩。”

说着，正待运力，忽然呼啸一声，寒芒破空而至。

土行孙根本没有防备，两大高手的性命在他的掌握之中，使他太过踌躇满志了。

刀锋砍至，他不及遁土，只得飞起。

他反应快，可是刀更快！

他免去断膝之危，但五指自第二节骨起被齐齐切去。

他的拇食二指，本要扳断无情的食指，而今先给切断了，仍拈在无情的食指上。

寒芒“虎”地旋了一个大弯，沉下崖底去，收回冷柳平手上。

土行孙还来不及感觉到疼痛，及至发觉五只手指都没了时，另一只手抓住自己的手腕，双目睁大，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尖啸来。

然后他瞪着无情！

无情冷冷地看着他。

无情身下的冷柳平，也淡淡地看着他！

土行孙怪叫道：“你……！”

冷柳平平静他说道：“是你先要杀我的。”

土行孙脸涨得发紫，五指伤处这时才剧痛起来。

剧痛入心入肺，土行孙反而冷静下来，冷笑道：“莫要忘了，你们尚在崖下，只要我一切断无情的手，你们是要死在我手里。”

冷柳平冷笑道：“你敢过来，我人虽在崖下，但我的刀仍可追杀你于崖上。”

土行孙怪笑道：“反正你们上不来，我等你们疲极落崖，也是一样。”

笑声一歇，举步向右侧一株巨松行去，边道：“不过，我还是要亲手杀死你们的好——而且保证不必走近崖边的。”

无情看着巨松，冷柳平看着土行孙，脸色都变了。

铁手冲向杜莲，冷血冲向欧阳大。

铁手的手一下子变成了千手金刚。

暗器都钉在他手上、掌上、腕上、臂上。

暗器震飞，四散而落。

在这刹那间，铁手已冲近杜莲。

杜莲心中一凛，一记莲花迎头劈下。

铁手一手抓了过去。

杜莲心中大喜，毫不回避。

“毒莲花”梗上长满倒刺，连追命都是栽在一抓之下的。

铁手抓住毒莲花，劈手夺了过去。

铁手毕竟是铁手，“毒莲花”还奈他不何。

杜莲一招失算，莲花已被夺，大惊失色。

铁手一拳擂了过去，快若惊雷。

拳至半途，明明是打向杜莲，忽然一转，往后打出。

打出了那一拳，铁手才回身。

那一拳是打向司马荒坟的。

司马荒坟正好潜在铁手身后，正欲全力施出“三丈凌空锁喉指”的刹那。

铁手那一拳往后打出，可说十分突然，司马荒坟不及戒备，勉力侧身一闪，“砰”地拳中其右肩，司马荒坟立时倒飞了出去。

可是司马荒坟震飞去的同时，他的“三丈凌空锁喉指”也发了出去。

铁手也只来得及一侧身。

指风锁不中喉咙，却扣中他左肩。

铁手的手比铁还难以击破，由指至臂，内力遍布刀枪不入，肩膊的护体罡气只有手臂功力的一半。

“三丈凌空锁喉指”击碎铁手的内家罡气，侵袭铁手的左胛骨。

在同时间，铁手听到自己骨头的呻吟声，还听到另一种声音。

司马荒坟的肩头，被他一拳打碎的声音。

铁手不得不作玉石俱焚的决定。

因为他要以一敌二，胜算太微了，他只好乘一鼓作气，利用片刻间的错愕，自己双手的奇功，击毁敌人的防线。

他左臂已抬不起来，却吐气扬声，右手一搯，竟把“毒莲花”捏得成为

一团烂铁。

然后他冲向独孤威。

因为独孤威已严重地威胁到冷血的性命。

土行孙在摇着一棵巨松，才摇了没几下，松针簌簌而下，松根已裂土而出了小部分。

土行孙停下手来，看着位置，调整一下，换个角度，才合抱松干，再摇一阵，树已倾斜。

树身倾斜向崖边，正好向着无情那疲惫的手。

无情瘦嫩的手，怎经得起百年巨松的崩压？

冷柳平怒叱道：“土行孙，你给我住手！”

土行孙用臂摇了一阵子，五指剧痛，收手调息了一会，又再摇动，边道：“冷柳平，你认命吧！”

冷柳平手一震，“呼”地一声，一道寒芒，自右手飞出。

寒芒直斩土行孙头部。

可是土行孙刚受了创，学了精，身形一闪，已闪至巨松背后。

“霍”，寒芒插入树中。

树簌簌而动，轧轧倾斜，参天的枝桠互相磨擦，发出嘎然杂响。

土行孙大笑道：“冷无刀，多谢你的刀。”

刀入树干，使将要倾倒的树干更危危乎。

土行孙反手拔刀，不料刀身一震，竟倒飞而出，土行孙急忙缩手，右手尾指已被削去。

寒芒倒飞，居然能回到崖下冷柳平手中。

土行孙痛极怒极，呱呱大叫，猛一沉身，竟遁入地去，泥尘飞扬，古松之根，转眼已给他掘出了一半，树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无情似疾对冷柳平说了几句话，冷柳平一震腕，寒芒再度飞出。

无情因左手攀崖，右手抓住冷柳平的左手，所以只有冷柳平的右手能动，要不是冷柳平的刀法能飞取人之性命，土行孙早就得手了。

寒芒飞出，射向上行孙，土行孙猛一低头，没入土中，寒芒旋劈两圈，终于力尽，欲倒飞回，土行孙猛地冒出头来，反手激起一大团泥块，盖绽在寒芒上。

寒芒原来就是铁环，这一下打得铁环大抖，往斜里飞出，不知落在何处，再也没有回到冷柳平手上。

土行孙冒出半个身子在土外，大笑道：“冷柳平，看你还逞凶不！”

但土行孙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再也不走前去，双臂合拢起松干，力拔大喝道：“你们去死吧——”

眼看这一拔，就要把松树连根拔起，把无情与冷柳平，一齐砸落崖底去。

土行孙丢了六根手指，自是非取无情与冷柳平性命不可。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土行孙忽然脸色大变。

因为一道急风，自他背后陡然而起！

快且有力，雷霆万钧！

土行孙不及出上，也不及入地，只好反手一格。

但他忘记他的左手已经没有了手指，而他用的正是左手。

“砰”，招架不住，土行孙被那一脚劲道扫中！

“蓬”，他的背撞在松干上，这时他才回过头。

追命就站在他身前，已开始踢出第二脚！

土行孙没有招架，因为他的功力已被第一脚踢散。

他实在不明白，因为追命明明是被点住了穴道的，怎会站起身来给他这一击。

土行孙是在第二腿时失去了知觉，第三腿上丧了命，而追命一共踢了四腿。

踢了四腿之后，树已开始倒下了。

追命冲到崖边，用一只腿，挑起无情与冷柳平。

两人借一挑之力，飞身上崖，然后追命开始倒下。

这几天来的折磨，以及受伤，使追命仅能凭一股真气，杀土行孙，救二人后，便已力殆而晕。

冷柳平及时挟着追命，掠出三丈。

无情双掌往地上一按，飞出四丈。

树轰然而倒，落下崖去，带动土行孙的尸首，消失不见，余音仍不绝传来。

无情、冷柳平惊魂甫定。土行孙怎么也没料到，冷柳平那最后的一记飞环刀，虽给他破去了，但也是冷柳平有意带动环身，使它落于追命卧地处，撞开他的穴道。

这一下拿捏奇准，授计人却是无情。

问题只剩下一个，就是追命还有没有能力伏杀土行孙。

关键是土行孙的六指已被冷柳平削去，所以事出猝然，抵挡不住追命的铁脚一轮急攻。

在追捕这十三凶徒里，追命是首先参与也首先受伤的人，土行孙是他第一个手刃的凶徒，其他薛狐悲与莫三给给，是死在无情手上的。关老爷子、武胜东、武胜西、张虚傲则是相互残杀而死，西门公子乃死于冷血剑下。

冷血冲向欧阳大。

他人还没冲到，已刺出三十七剑。

他的剑招原本都是攻势，可是他反攻为守，三十六剑砸开三十七暗器。

第三十八剑到了欧阳大的咽喉。

对方人多，也必须速战速决。

欧阳大是在他第三十七剑才肯定了一件事，肯定了冷血丝毫未曾伤在独孤威的“霸王枪”下。

欧阳大的“阴阳神扇”立即运聚起“阴阳神功”，斜切而出，扇面都铺了一层淡濛濛、幽森森的紫气。

冷血的剑快，欧阳大的扇慢，然而欧阳大的扇却及时敲中冷血的剑身！

“叮”，剑从中折为二截。

“阴阳神扇”天下就没有多少人能练得好，一旦练成，则柔可分水，刚可断金。

欧阳大是在武林中“阴阳神扇”的第一高手。“阴阳神扇”所包涵的三种绝技，他都能精通而透，所以他才能成为司马荒坟等高手之领袖。

“阴阳神功”正是“阴阳神扇”的第二种武技。

冷血剑断，断剑一抖，竟比长剑还快，直刺欧阳大。断剑本就是冷血的绝技。

西门公子就是死在这一击之下，可是欧阳大却不晓得，等到剑断剑光再

起时，剑已离喉不到三寸！

欧阳大百忙中一偏，折扇一张，一扇打了出去，只运得及三成的“阴阳神扇”的功力。

断剑刺人欧阳大左肩。

扇拍在冷血胸前。

冷血倒飞出去，飞鸟投林，飘然落下，嘴血已溢出。

冷血倒飞时抽剑，欧阳大左肩创口血亦泉涌而出。

这一招平分秋色，但冷血知道，自己是出奇制胜，而对方的“阴阳神功”只聚了三成，要是七成以上的功力，他现在就断断挨受不住。

欧阳大脸色也变了，因为他知道，武林四大名捕中，以无情最难对付，铁手次之，追命再其次，冷血名列最末。

然而冷血仍能使他重创。

两人各自心悸，正在此时，独孤威大吼一声，手中的长枪，如电殛一般刺了过来。

冷血想闪躲，想迎击，但枪长势猛，冷血根本冲不近去，只有挨打的份儿。

就在这时，铁手已到！

铁手一拳打出，金铁交鸣，竟未能震飞金枪，却打歪了枪嘴。

冷血趁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冲了过去。

独孤威本就是枪长人远，已立于不败之地，但冷血忽然间冲了进来，使独孤威长枪全不管用。

冷血断剑直刺独孤威的咽喉！

他受过独孤威的暗算，也吃过独孤威的大亏，是以他矢志要先废掉这劲敌！

不料乌光一闪，独孤威的左手竟还有一支枪。

一支短枪，枪尖已闪电般点来。

这才是独孤威的绝技：“霸王枪”。

枪短而细，但破空一划，竟有雷霆之势，才是真正的霸王枪。

所以不少武林中人都以为独孤威只擅长攻不善短打，往往不惜想尽法子欺近身去，结果也只是送死。

山谷听来是这般宁静，树泥之声沉落谷底之后，便再也没有什么声息。

良久，无情忽然说道：“你可以动手了。”

冷柳平道：“我已不想与你动手。”

无情冷然道：“不行。”

冷柳平道：“为什么？”

无情道：“十九年前，你们一十三人，是否冲入一位叫盛鼎天的家里去，烧杀殆尽？”

冷柳平微微一震，道：“你是——？”

无情道：“我便是唯一的生还者。”

冷柳平脸色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隔了一会，只听他道：“不错，我们迟早仍得一战。”

无情道：“既然迟早，不如现在。”

冷柳平断然道：“不行。”

无情道：“为什么？”

冷柳平道：“适才我自欧阳大千里劫走追命兄时，已惊动冷血、铁手二位挡驾，现在只怕——”

无情变色道：“那我先料理那儿的事，再与你决一死战！”

冷柳平冷然道：“错了。”

无情道：“怎么错了。”

冷柳平道：“我仍是他们一伙的，我认识路途，先带你过去那儿，届时你做你的捕快，我当我的杀手，咱们公私事一齐了。”

无情忽然大笑，声音一顿说道：“好！”

冷柳平道：“那你快把追命兄扶上轿子，只有在轿子之中，别人才不敢对他妄动。”

无情道：“我双足不便，烦你扶他到轿中去。”

冷柳平一愕道：“你不怕我抢夺了你的法宝么？”

无情肃然一字一句地道：“你不是那种人。”

冷柳平呆了一阵子，仰天长笑，止声而道：“我冷柳平交得着你这种朋友，死而无憾。”说着去背起追命，走向轿子。

无情淡淡道：“我们这就动身吧。”

枪尖已到了冷血的咽喉！

冷血已刺出去的剑忽然斜劈，斩在枪尖上。

枪尖所蕴含的力道，捣碎断剑，但也被震得一歪！

枪尖贯入冷血右胸，鲜血尚未标出，冷血又发出了一剑。

冷血手中已无剑，他怎么还能发剑？

独孤威发现时已迟，冷血以手作剑，掌中隐然淡金乍现，闪电般刺了出去。

“掌剑”！

当日冷血大败诸葛贤德的大师兄，用的就是这一式绝招！

独孤威眼见一枪得手，正在大喜之际，“掌剑”已切中他的咽喉。

刹那间，他唾液、眼泪、粪便便全流了出来，想大声叫喊，却发现喉管十裂，发不出一个字。

在同时间独孤威便倒了下去。

这边的铁手，却已身历奇险。

因为他迫开独孤威一枪，但杜莲、欧阳大、司马荒坟已纷纷扑过去。

杜莲愤怒如狂，因为她的独门武器“毒莲花”已毁在铁手的铁手里。

司马荒坟愤忿至极，因为他的右手已毁在铁手的拳下！

欧阳大扑过去，但却不是标向铁手，而是震动折扇，攫杀冷血，因他的右肩正是给冷血一剑刺得鲜血淋漓。

杜莲扑了过去，十指直插铁手脸部，她已把铁手恨之入骨。

铁手只做了一件事。

他把揸成一团烂铁的毒莲花，扔了过去。

毒莲花中所有的机簧皆已损坏，里面的暗器正不断的发出来。

杜莲一见自己的独门兵器飞过来，下意识里便伸手去接，不料暗器如雨，向自己射来，纵退避得快，也中了几枚。

杜莲脸色死灰，痛痒难当，她自己对毒莲花里的暗器有多霸道，是心知肚明的，急忙撕开衣襟，以取解药，但因毒发，全身抖个不停，动作更是困难。

铁手正待追击，猛地人影一闪，司马荒坟左手持钹，一钹盖下。

铁手左臂受伤，只得功聚右臂，用力一格！

“崩”一声，二人各退三步，俱被震得热血翻腾。

这电光石火间的一战内，铁手已毁毒莲花，碎司马荒坟一臂、震开霸王枪、重创杜莲，但自己一臂也为司马荒坟所伤，功力大打折扣。

那边欧阳大冲向冷血。

冷血与独孤威二人本就相隔极近，只见独孤威乌枪陡现，冷血、独孤威二人便缠斗作一团，到冷血断剑粉碎，欧阳大登时舒了一口气。

他以为冷血已经死了。

然而倒下去的却是独孤威，欧阳大一惊，阴阳神扇平推而出，一股紫色的罡气直迫冷血。

冷血已然惊觉，倏然回头，但他所有的剑招中无一招可以破这股罡气的。

他只有把“掌剑”向紫气刺了过去。

淡金的剑气与淡紫色的罡气相碰互撞，冷血胸中的扇伤与枪伤，一并发作，后力不继，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跌当场！

欧阳大大喜，猛前一步，折扇一合，直戮冷血的百会死穴！

此时天色已全黑，猛地电光陡闪，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将下，也在同时，一道精光，直夺欧阳大后心。

欧阳大猛地惊觉，不及伤人，半空三个翻身，凛然落开丈外。

“霍”！一柄长刃，没入桑树干中。

三丈外有一顶铁黑色的轿子，轿子旁有一枯瘦清癯的老人！

轿中飞刀的当然是无情。

而在轿旁的老人，却正是“无刀叟”冷柳平。

欧阳大倒抽一口凉气，冷笑道：“是你们！？”

冷柳平身形一闪，鹰划长空，已立欧阳大身边，道：“欧阳大，我们——”

这一句话本来是说：“欧阳大，我们现在是同一阵线的人——”但话未说完，欧阳大折扇一张，紫气大盛，“阴阳神功”已撞向冷柳平！

这也怪不得欧阳大不分青红皂白，因为事实上，冷柳平午间劫走追命，尚有铁手与冷血为他护驾，而今居然和无情一齐回来，一回来就给他一刀，救了冷血一命。更且还过来直呼他的姓名，欧阳大只晓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当下全力施为。

冷柳平不尊称他为谷主，乃因他不想与无情为敌，却被迫无奈，见欧阳大等重施故技，以多击少，心中十分不快，故此直呼其名，不料却惹动了欧阳大的杀机！

欧阳大一扇击来，冷柳平始料不及，仓促间掷出铁环，寒芒直劈欧阳大。

欧阳大不想同归于尽，紫气一转，撞向寒芒。

寒芒被紫气一撞之下，斜飞而出，“夺”地插入了一株桑木干上，再也没有回到冷柳平手中。

照常理来说，冷柳平寒芒虽未必敌得过欧阳大“阴阳神扇”中的第二种绝技“阴阳神功”，但也不致于一招便丢了铁环，只因冷柳平仓促飞环，功力未聚，故不及欧阳大全力而为的“阴阳神功”，乃为其所破！

欧阳大一破飞环，“阴阳神功”大盛，再袭冷柳平！

冷柳平急飞身长空拔起，欧阳大已贴身而至！

冷柳平猛吸一口气，再升丈余，欧阳大龙腾而上，紫气已迫冷柳平眉梢。

冷柳平大喝道：“好！”

人在半空，一刀劈出。

冷柳平铁环已失，手中无刀，何来刀芒？

刀芒来自手中，比刀还锋锐。

这正是“手刀”，也正是“无刀一击”的绝技！

他的刀已练得与人合一的境界，正如“驭剑之术”的最高技法。

当年“一刀千里”莫三给给，就是雌伏在“无刀望”冷柳平这一击之下的。

冷柳平“无刀一击”一出，金芒大盛，紫色冲破，“阴阳神扇”扇面破碎，“阴阳神功”自然也运不起来了。

冷柳平飘然落地，不再追击。

忽然乌光一闪，欧阳大手中的折扇，扇虽已毁，数十根扇骨却完好，忽迅疾搭扣在一起，成一长链，长链射出，直刺冷柳平心窝，快得不可思议。

电光一闪，雷声霹雳。

冷柳平捂着心口，欲呼无声，口咯鲜血，勉力指着欧阳大道：“你，你……”

欧阳大冷笑道：“这就是‘阴阳神扇’，三种绝技之最后一种‘阴阳一线’！”说着手握链尾，用力一扯，乌链收回，鲜血标出，冷柳平捂心，一脸痛苦之色，缓缓倒地。

冷柳平以“无刀一击”大破“阴阳神功”，旋又被欧阳大以“阴阳一线”搏杀的当儿，无情也遇上了事。

杜莲中暗器后，好不容易才吞服了解药，伸手一摸，整个脸颊都浮肿了起来，心中又急又恨，眼见铁手犹自力战司马荒坟，心中大怒，猛潜身于后，意图夹击铁手。

就在这时，电光一闪，杜莲马上看到，一黑色的轿子，拦住她的路。

她心中一凛，想起江湖上的人们对这顶轿子的传说，可是她还没有吃过这顶轿子的亏。所以她只是提高戒备，依然走了过去。

倏地，她双足一点，直扑铁手。

同时，轿中打出三点寒星！

杜莲猛一偏身，已扑向轿子，三点寒星落空。

杜莲足尖在轿子的杠木上一点，蜻蜓点水，已扑上轿顶，正想一掌击下。轿顶确是打开的，可是杜莲身影才现，数十枚飞蝗石已射了出来。

杜莲心中暗叫不好，鹞子翻身，斜飞丈外。

猛地一白衣人影长身而出，右手一震，一道白光，飞射而来，破空而至！

杜莲心中一凛，知道此人便是四大名捕之首：无情。

杜莲足尖一挑，挑起霸王枪，横枪一格。

这一管丈二长的“霸王枪”，乃精钢铸成，自然犀利，白刃“ ”地打在枪杆上。

白刃斜飞而出，弹入一桑树干内，直没至柄。

杜莲虎口发麻，长枪也脱手落下。

倾盆大雨，密集而下。

周遭传来铁手与司马荒坟的喊杀声，及冷柳平和欧阳大高来低去无声之拼斗。

杜莲心中大怯，电光掠空，猛见地上有一铜铁。

这铜钹本来共有两面，原本是司马荒坟的武器，但他右臂已被铁手打碎，一钹也落了下来。

杜莲心中一动，一个翻身，起来时已抄起铜钹，往轿前冲去。

大雨急下，社莲衣衫皆湿，但铜钹却把她身上的要害都护住。

轿中又“夺夺”两道精光，“登登”打在铜钹上，被激飞了出来。

杜莲已冲近轿前。

轿于又“飕飕”两道小箭，射向杜莲，也给铜钹“叮叮”格落地上。

杜莲身形更快。

轿中“霍霍霍”三声，三粒铁胆，专取上、中、下三路！

杜莲听声不好，双脚腾空，两粒铁胆险险打过，而头上一紧，原来发髻露在铜钹之外，给一粒铁胆打散。

这一下，只差一发，杜莲惊魂甫定，横空而起，钹在身前，连人带钹，直撞轿子。

这一下她全身藏在钹后，轿子中的暗器纵然再强，也奈不了她的何！

杜莲快如闪电，钹已顶中轿子。

轿子轰然反倒。

杜莲心头大喜，急风陡起，“霍”地一声，一柄一尺一寸长的白刃，自背心而没，前胸出。

杜莲呆住了一阵，缓缓回身，只见黑夜里，大雨中，无情就盘坐她身后，冷冷的瞧着她。

杜莲这一刹那间，想起了很多事，也明白了自己何以致命。

她之所以致命乃因为中了无情飞刀，她之所以中无情之飞刀乃因不知无情在她身后，她之所以不知无情在她身后乃因铜钹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用钢钹护身是因为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付那轿子上，但她本来要对付的不是轿子而是无情。

所以她只有死。

杜莲缓缓的倒下去。

无情双手往地一按，正想回到轿去，忽见身影一长，一人已拦在轿前。

无情冷然道：“你杀了冷柳平？”

欧阳大垂拖着乌链，道：“你也杀了杜莲。”

无情沉默了一下，抬首，雨水流遍了他的脸：“你知道，冷柳平在死前，和我已经是朋友。”

欧阳大淡淡一笑道：“我知道，所以我才要杀他。”

无情静静地道：“所以，我为他报仇。”

欧阳大目光转向地上伏尸的杜莲，忽然道：“你可知道她是我什么人？”

无情没有作声，欧阳大继续道：“去年，她为我生了个孩子。”

无情的目光闪过一丝悲悯，旋又回复平静，一种极其冷酷的平静。欧阳大仰望雨天，道：“所以不管你武功有多高，我也要为她报仇。”

无情道：“你可知我若离轿，放手与冷柳平一战，可有多少胜算！”

欧阳大笑说：“你说。”

无情道：“六成。”

欧阳大道：“很好。”

无情道：“但你却杀了他。”

欧阳大道：“你不用担心，我对你也只有五成胜算。”

无情冷声道：“而我现在，就要与你一战。”

欧阳大仰天长笑，说道：“可是不管如何，你是绝不可能有机会回到轿子里去了。”

巨雨声中，传来阵阵嘶喝，那边的铁手与司马荒坟已拼出了真火，到了玉石俱焚的阶段了。

司马荒坟与冷血的武功，可说是功力相当。冷血攻人每在咽喉，而司马荒坟的“三丈凌空锁喉指”，也专取咽喉。

可是总括来说，追命的武功，要比冷血来得高一些，而铁手的武功，又要比追命高一些。

铁手一开始因连战司马荒坟、杜莲、独孤威三人，所以精力大耗，后来又因心分二用，计伤杜莲，而被司马荒坟铜钹取得先机，要不是他还有一只铁臂可用，根本无法挡得住司马荒坟的一轮急攻。

司马荒坟一旦占得先手，铁手就极难挽救得过来了，因为他们二人功力本就相距不远。

可是三十招后铁手仍不倒，局势就有了显然的转机。

铁手的肩部琵琶骨给司马荒坟捏得重创，但司马荒坟也给铁手击碎一臂。

铁手伤的是左手，司马荒坟伤的却是右手。

司马荒坟和平常人一样，总是右手较为灵便，何况他善使以钹，双钹本就是要右左配合的兵器，一旦少了一只手，就使得不大如意了。

铁手喘得了一口气，便全力反攻，铁手撞在铜钹上，发出震天价响。

八十招后，铁手与司马荒坟已打成平手。

一百招后，铁手已占上风。

这点司马荒坟自然清楚得很，他心头大急，无奈下风已现，他欲败走，但铁手的铁拳却把他的退路封死。

一百三十招后，司马荒坟已是败迹毕露，险象环生了。

司马荒坟情知久战下去，遭殃的必定是自己，忽然大喝一声，铜钹绽出。

司马荒坟掷出的铜钹飞斩而去，虽不及冷柳平的迅急犀利，不及莫三给给飞刀的歹毒凌厉，却用铜钹体积大，所挟的声势，更摧人心魄！

铁手不敢怠慢，反手欲全力相接，猛见司马荒坟拇食二指凌空一扣，竟施出“三丈凌空锁喉指”指风直锁向自己的咽喉。

铁手闪躲不及，只好招架，但招架铜钹就格不住指风，格得住指风就架不住铜钹的旋劈。

“三丈凌空锁喉指”有名断喉碎骨，一招致命，而司马荒坟手中铜钹，向不轻易脱手，这一掷已是拼命招式，铁手却宁愿硬接铜钹，也不愿硬挨一记“三丈凌空锁喉指”！

铁手不退反进，猛然冲近。

铁手右臂一招猛格，“嗤嗤”二声，指风便扣在他的手臂上，衣衫俱裂，臂上留下两道焦痕，但筋骨未伤！

同时间，铜钹已劈中铁手腰间。

铁手在瞬息间已把一生功力，全凝聚在腰间，加上这一力硬冲，硬接这一钹！

铁手原本除了一双铁臂绝技外，内力也算是四大名捕中最为深厚者。

他这一发挥，铅钹劈中他腰间，血溅出，但铜钹也被带得回撞过去。

这时铁手已冲近司马荒坟，贴身撞在一起。司马荒坟不料铁手不退反进，闪避不及，铜钹另一端完全割入他胸腹间。

司马荒坟始料不及，是以并未凝聚内力，功力又不如铁手，这一下被铜钹反割，嵌入胸际，惨呼不绝。

铁手藉着余劲，一拳擂下，司马荒坟的脸马上一团稀烂，厉鬼一般惨呼着倒了下去，铁手眼见司马荒坟倒下，舒了口气，反手拔出铜钹，鲜血溢出，他随手丢掉铜钹，反身倚靠在一棵桑树干上，大声的喘息着，任由大雨冲涤着他的伤口。

也冲涤这一场如恶梦一般的拼斗。

大雨唱着壮烈激昂的歌，无情与欧阳大衣衫尽湿。

无情忽道：“谁是你头儿？”

欧阳大干笑道：“凭什么我要告诉你！”目光闪动，桀桀笑道：“只怕你回去京城之际，已见不到紫禁皇城了。”

无情道：“万一你毙命了，十三个高手都为了他丧命，不是太不值得了么？”

欧阳大忽道：“好，我说——”

乌光一闪，长蛇般噬向无情胸膛。

无情右手一震，一道白练飞出，人冲天而起。

欧阳大全身蒙有一遍淡淡的紫气，竟把“阴阳神功”不必透过阴阳神扇，也可发散出来了。白刃飞近欧阳大，受罡气一阻，落于地上。

无情冲天而起，也躲过乌链一刺！

“飏”，乌链又抽回欧阳大手中。

欧阳大未等无情落下，又发出了第二刺。无情在半空猛一提气，又急升三尺，双手一震，双刃绽出。

欧阳大一刺又告落空，但护身的阴阳神功，也把二刃震飞！

欧阳大不等无情身形落下，纵身而上，又是一刺。

无情正想提气再腾挪闪避，忽觉腰间一阵剧痛，他本无内劲，所以剧痛一生，换气寒堵，便告落下。

他腰间剧痛，乃在棺材店前，被上行孙迫出轿子时，给冷柳平一刀所伤而致的。

无情在百忙间还发出一刀。

刀飞向欧阳大，但半途脱了力，斜飞他处。无情唯一能控制的是使他身形往斜侧落去。

欧阳大的“阴阳神刺”“飏”地刺入他左肋之中。链入一寸二分，无情顺势斜飞，脱链而出，落在地上血流不止。

欧阳大笑道：“你认命吧——”正待发出最后一刺，忽觉背后一麻！

一柄一尺七寸长的白刃，自背后射入，前胸贯出。

欧阳大就在这一刻，看到自己的胸前忽然冒出一截带血的刀尖，没有比这件事更惊疑的事了，欧阳大望着这一截刀尖，简直不能相信。

只听无情喘息道：“刚才……我那一刀……是飞向轿子，撞开机钮……再弹出这一刀的……”

欧阳大听完了无情这一番解释，才甘愿地倒下去。

他最畏惧无情的轿子，所以要想尽办法，把无情迫出轿外，但仍是死在这轿子的机关下。

欧阳大倒下去，倒在泥泞中，雨中把他身上的血，冲到泥上里去。

大雨终于止息。

第一个转醒的反而是追命。

他踉跄地自轿子里跨出来，只听桑林里鸟语花香，空气清新，好一片崭新的风光。然后他便看到尸体，杜莲的、冷柳平的、独孤威的、还有司马荒坟的，甚至欧阳大的。

他惊震。立刻全身肌肉绷紧，寻索了起来。

只见一人慢慢扶着腰，自泥泞中挣扎而起，正是铁手。

铁手的左肩挨了一记“三丈凌空锁喉指”，腰际吃了一记飞钹，受伤甚重，但总算都不是要害，而他内力也最深厚，是故苏醒得也最快。

追命急忙过去扶持铁手，但他身受数伤，尚未复原，脚下一阵踉跄，扶着一棵桑树，大声喘息了起来。

正在那时，另一个浓浊的呻吟响起，追命和铁手一起望去，只见冷血自地上挣扎而起，冷血本就挨上欧阳大一扇，胸膛中又中了独孤威一枪，再加上给“阴阳神功”一激，所受的比任何人都重。

可是冷血的躯体就像是铁打的。

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也有超人体魄。

所以他站了起来。

就算他站不起来，只要一口气，他爬也得爬起来。

铁手、追命、冷血三人的手握在一起，良久没有说话，然后他们都在同时间脱口而问道：“大师兄呢？”

然后他们同时瞥见翻倒的轿子，心里已凉了半截。再看到伏在地上的无情，都说不出话来。

无情伏在地上，一身都是泥泞。伏身的泥土上显然有鲜血的痕迹。

他们没有把握肯定，无情是不是已经死亡。他们忘了自己身上的伤，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地上的无情没有声息。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眼神里有说不出的悲哀。然后他们一齐扶起无情，把无情翻过来。无情一脸都是泥泞，手按左肋，但居然睁开了眼睛，脸上展开了笑容，缓缓的游目看了看铁手、追命、冷血一阵子，欣然道：“我们都平安无事……可惜还不知道头儿是谁……”

铁手、追命、冷血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要欢呼大笑，要唱一千首歌。

只要知交都健在，天大的失败，都承担得起！何况他们根本不能算是失败。

就算是失败，也有失败的英雄，譬如项羽。

项羽何等英雄盖世，何等叱咤风云，只因他刚愎自用，终于被刘邦击溃，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性命。

他虽是被打败了，不过被打败的也不过是形躯而已，他的意志力，他的精神是打不败的。

更何况天下真英雄者，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得失成败？